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 等撰

舊五代史

第一卷
一至卷二四（梁書）

中華書局

出版說明

舊五代史原稱五代史，或梁唐晉漢周書，共一百五十卷，修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閏十月，由薛居正監修，盧多遜、張澹、李昉等同修。後歐陽修五代史記出，稱爲新五代史，薛史則稱爲舊五代史。原書已佚，現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時的輯本。

舊五代史所敘述的歷史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大規模分裂割據的時期。從公元九〇七年朱溫稱帝起，到九六〇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間，中原地區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王朝前後相繼，中原以外有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獨立王國，史稱「五代十國」，其中還沒有包括當時我國境內契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這個時期，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中原地區的分裂割據政權之間，充滿了激烈的軍閥混戰，造成了頻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軍閥集團的割據政權是極端殘暴、極端腐朽的，舊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這些政權的反動統治。他們「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一」他們「峻法以剥下，厚斂以奉上」。「二」他們急徵暴斂，明搶暗奪，或使「數州之

「一」舊五代史 卷三四 唐莊宗紀八

「二」舊五代史 卷一四六 食貨志

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煙火斷絕，凡十餘年」，「二」或使「一方之民，若據爐炭」。「三」他們甚至用泥土製錢，因楊柳吐絮而徵稅，把山中的野草當茶賣！他們「賣官鬻獄，割剥蒸民，率有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後晉石敬瑭不惜匍匐於契丹軍事集團脚下，甘當「兒皇帝」。舊五代史揭露的軍閥割據勢力的種種罪惡行徑，對於我們認識歷史上分裂割據的危害性和維護全國統一的重要意義，無疑是有益處的。

舊五代史在編撰上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它基本上取材於五代時人所修的各种實錄。這些實錄「皆無識者所爲，不但爲尊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四」舊五代史在轉述時，不可避免地會帶上它們固有的缺陷。石敬瑭這樣的無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禮賢從諫」，「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維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軍事貴族集團的，舊五代史編撰者却爲之開脫，說「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六」讚美桑維翰是「効忠」後晉的「社稷臣」。「七」馮道毫無骨氣，一生投靠過許多搞分裂割據的軍閥，舊五代史的作者却說：「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體」。「八」這些論述，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不能不說

「一」舊五代史 卷一五 李罕之傳

「二」舊五代史 卷一三五 僭偽列傳 二 劉陟傳

「三」舊

五代史 卷九八 安重榮傳

「四」十七史商榷 卷九三

「五」舊五代史 卷八〇 晉高祖紀六

「六」舊五代史 卷八九 桑維翰傳

「八」舊五代史 卷一二六 馮道傳

是舊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舊五代史還有其他許多缺點，如材料蕪雜，概括力差，觀點不統一，大多數文章寫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於舊五代史編撰者大都親身經歷過五代的歷史場面，見聞較近，因而保存了比較豐富的原始資料。相反，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刪去了許多應當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兩者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〇七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二」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于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注，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互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全書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注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

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注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爲「考證」附于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爲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爲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

我們這次整理校點舊五代史時以影庫本爲底本，同時用殿本、劉本及其他三種抄本參校，並適當吸收了邵晉涵的批校及孔荭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對史文輯錄所據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處，除根據原書通行本進行必要的校勘外，還參校了殘宋本冊府元龜影印底樣、復旦大學藏舊抄本五代會要、周星詒過錄的顧廣圻校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永樂大典殘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刪或重要異文可備參考的，一律作爲校記附于卷末。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數民族的人

名等，輯本曾按照當時官定的遼史索倫國語解的譯名作了改動。這種譯名後來並不通行，今均恢復原文，于譯名第一次出現處出校。輯本原注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的卷數頗有錯誤和脫漏，今有原本可查對的逕予改正增補。關於注文，除保留影庫本原有的外，還在避免重複的原則下，根據邵晉涵舊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補，並注明來源，以求成爲比較完備的本子。由于舊五代史的版本流傳問題比較複雜，現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錄書後，以供參考。

本書先在陳垣同志的指導下，由劉迺蘇同志點校，「文革」前已經完成大部分工作。一九七一年，舊五代史和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等五史決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編輯室組織力量在上海繼續進行工作。本書的點校由復旦大學完成。參加點校的有朱東潤、陳守實、胡裕樹、蘇乾英、顧易生、徐鵬、周斌武、陳允吉、張萬起、周維德、葉盼雲同志，其中參加定稿的有朱東潤、胡裕樹、蘇乾英、徐鵬、周斌武、陳允吉同志。參加本書編輯整理工作的有陸楓、葉亞廉、馮菊年、劉德權、周琪生、萬愛珍同志。（以上名單及排列順序均由各單位提供）

這次重印，就已經發現的問題和可能條件做了少量的修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舊五代史目錄

卷一 梁書一

太祖 朱溫本紀一……………一

卷二 梁書二

太祖本紀二……………二三

卷三 梁書三

太祖本紀三……………四三

卷四 梁書四

太祖本紀四……………五九

卷五 梁書五

太祖本紀五……………七

卷六 梁書六

太祖本紀六……………九二

卷七 梁書七

太祖本紀七……………一〇三

卷八 梁書八

末帝 朱友貞本紀上……………一二三

卷九 梁書九

末帝本紀中……………一二九

卷十 梁書十

末帝本紀下……………一四一

卷十一 梁書十一

后妃列傳一

文惠皇太后……………一五五

元貞張皇后……………一五六

張德妃……………一五七

卷十二 梁書十二

宗室列傳二

廣王全昱……………一五九

友諒……………一六〇

惠王友能……………一六〇

邵王友誨……………一六一

安王友寧……………一六一

密王友倫……………一六二

郴王友裕……………一六三

博王友文……………一六五

庶人友珪……………一六五

福王友璋……………一六五

賀王友雍……………一六六

建王友徽……………一六六

康王友孜……………一六六

卷十三 梁書十三

列傳三

朱瑄……………一六九

朱瑾……………一七一

時溥……………一七四

王師範……………一七五

劉知俊……………一七八

楊崇本……………一八一

蔣殷……………一八二

張萬進……………一八三

卷十四 梁書十四

列傳四

羅紹威……………一八七

趙犖……………一九三

弟祖……………一九五

珣……………一九七

王珂……………一九八

從兄珙……………二〇〇

卷十五 梁書十五

列傳五

韓建……………二〇三

李罕之……………二〇六

馮行襲……………二〇九

孫德昭……………二一一

趙克裕……………二二三

張愼思……………二二四

卷十六 梁書十六

列傳六

葛從周……………二二七

謝彥章……………二二一

胡眞……………二二三

張歸霸……………二二三

張歸厚……………二三五

張歸弁……………二二七

卷十七 梁書十七

列傳七

成汭……………二二九

杜洪……………二三一

鍾傳……………二三一

田頽……………二二三

朱延壽……………二二三

趙匡凝……………二三四

張佖……………二三六

雷滿……………二三六

卷十八 梁書十八

列傳八

張文蔚……………二四一

薛貽矩……………二四二

張策……………二四三

杜曉……………二四五

敬翔……………二四六

李振……………二五一

卷十九 梁書十九

列傳九

氏叔琮……………二五五

朱友恭……………二五七

王重師……………二五七

朱珍……………二五九

李思安……………二六一

鄧季筠……………二六二

黃文靖……………二六三

胡規……………二六四

李讜……………二六四

李重胤……………二六五

范居實……………二六六

卷二十 梁書二十

列傳十

謝瞳……………二六九

司馬鄴……………二七〇

劉捍……………二七一

王敬堯……………二七二

高劭……………二七三

馬嗣勳……………二七四

張存敬……………二七五

寇彥卿……………二七七

卷二十一 梁書二十一

列傳十一

龐師古……………二八一

霍存……………二八二

符道昭……………二八四

徐懷玉……………二八五

郭言……………二八六

李唐賓……………二八七

王虔裕……………二八八

劉康乂……………二八九

王彥章……………二八九

賀德倫……………二九三

卷二十二 梁書二十二

列傳十二

楊師厚……………二九五

牛存節……………二九八

王檀……………三〇二

卷二十三 梁書二十三

列傳十三

劉鄩……………三〇七

賀瓌……………三一三

康懷英……………三一五

王景仁……………三一七

卷二十四 梁書二十四

列傳十四

李珽……………三三一

盧曾……………三三三

孫騰……………三三四

張儁……………三三五

張衍	三三五
杜荀鶴	三三五
羅隱	三三六
仇殷	三三八
段深	三三九
卷二十五 唐書一	
武皇李克用本紀上	三三一
卷二十六 唐書二	
武皇本紀下	三四七
卷二十七 唐書三	
莊宗李存勗本紀一	三六五
卷二十八 唐書四	
莊宗本紀二	三七九
卷二十九 唐書五	
莊宗本紀三	三九五

卷三十 唐書六	
莊宗本紀四	四二一
卷三十一 唐書七	
莊宗本紀五	四二五
卷三十二 唐書八	
莊宗本紀六	四三五
卷三十三 唐書九	
莊宗本紀七	四五三
卷三十四 唐書十	
莊宗本紀八	四六七
卷三十五 唐書十一	
明宗李嗣源本紀一	四八一
卷三十六 唐書十二	
明宗本紀二	四九五
卷三十七 唐書十三	

明宗本紀三……………五〇七

卷三十八 唐書十四

明宗本紀四……………五二七

卷三十九 唐書十五

明宗本紀五……………五三三

卷四十 唐書十六

明宗本紀六……………五四七

卷四十一 唐書十七

明宗本紀七……………五五九

卷四十二 唐書十八

明宗本紀八……………五七五

卷四十三 唐書十九

明宗本紀九……………五八七

卷四十四 唐書二十

明宗本紀十……………六〇一

卷四十五 唐書二十一

閔帝李從厚本紀……………六一三

卷四十六 唐書二十二

末帝李從珂本紀上……………六二五

卷四十七 唐書二十三

末帝本紀中……………六四三

卷四十八 唐書二十四

末帝本紀下……………六五七

卷四十九 唐書二十五

后妃列傳一

貞簡曹太后……………六七一

劉太妃……………六七二

魏國夫人陳氏……………六七三

神閔劉皇后……………六七四

韓淑妃……………六七五

伊德妃……………六七五

昭懿夏皇后……………六七六

和武曹皇后……………六七六

宣憲魏太后……………六七六

孔皇后……………六七七

劉皇后……………六七八

卷五十 唐書二十六

宗室列傳二

克讓……………六八一

克修……………六八二

子嗣肱……………六八三

克恭……………六八四

克寧……………六八五

卷五十一 唐書二十七

宗室列傳三

永王存霸……………六八九

邕王存美……………六九〇

薛王存禮……………六九〇

申王存渥……………六九〇

睦王存乂……………六九〇

通王存確……………六九一

雅王存紀……………六九一

魏王繼岌……………六九一

弟繼潼等……………六九二

從璟……………六九二

秦王從榮……………六九三

從璨……………六九五

許王從益……………六九六

重吉……………六九七

雍王重美……………六九七

卷五十二 唐書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七〇一

子繼韜……………七〇六

裴約……………七〇九

李嗣本……………七〇九

李嗣恩……………七一〇

卷五十三 唐書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七一三

李存孝……………七一四

李存進……………七一七

子漢韶……………七一九

李存璋……………七二〇

李存賢……………七二二

卷五十四 唐書三十

列傳六

王鎔……………七二五

子昭誨……………七三〇

王處直……………七三一

子都……………七三一

卷五十五 唐書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七三七

薛志勤……………七三九

史建瑭……………七四〇

李承嗣……………七四二

史儼……………七四三

蓋寓……………七四四

伊廣……………七四六

李承勳……………七四六

史敬鎔……………七四七

卷五十六 唐書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七四九

符存審……………七五五

子彥超……………七五九

卷五十七 唐書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七六三

卷五十八 唐書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七七五

弟光胤……………七七七

鄭珏……………七七八

崔協……………七七九

李琪……………七八一

蕭頊……………七八七

卷五十九 唐書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七八九

閻寶……………七九〇

符習……………七九二

烏震……………七九三

王瓚……………七九四

袁象先……………七九六

張溫……………七九八

李紹文……………七九九

卷六十 唐書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八〇一

王緘……………八〇五

李敬義……………八〇六

盧汝弼……………八〇九

李德休……………八〇九

蘇循……………八二〇

子楷……………八二一

卷六十一 唐書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八二五

從子審通……………八二六

安元信……………八二六

安重霸……………八二八

劉訓……………八三〇

張敬詢……………八三一

劉彥琮……………八二三

袁建豐……………八二三

西方鄴……………八二三

張遵海……………八二四

孫璋……………八二五

卷六十二 唐書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八二七

張文禮……………八二九

董璋……………八三一

卷六十三 唐書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八三七

朱友謙……………八四四

卷六十四 唐書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八五一

王晏球……………八五三

戴思遠……………八五五

朱漢賓……………八五六

孔勅……………八五八

劉玘……………八五八

周知裕……………八五九

卷六十五 唐書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八六三

石君立……………八六五

高行珪……………八六六

張廷裕……………八六七

王思同……………八六八

索自通……………八七一

卷六十六 唐書四十二

列傳十八

安重誨……………八七三

朱弘昭……………八七六

朱洪實……………八七八

康義誠……………八七九

藥彥稠……………八八〇

宋令詢……………八八〇

卷六十七 唐書四十三

列傳十九

豆盧革……………八八三

韋說……………八八五

盧程……………八八六

趙鳳……………八八九

李愚……………八九〇

任圜……………八九四

卷六十八 唐書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八九九

崔沂……………九〇〇

劉岳……………九〇一

封舜卿……………九〇二

竇夢徵……………九〇三

李保殷……………九〇四

歸藹……………九〇五

孔邈……………九〇五

張文寶……………九〇五

陳父……………九〇六

劉贊……………九〇七

卷六十九 唐書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九一一

王正言……………九一四

胡裝……………九一六

崔貽孫……………九一七

孟鵠……………九一七

孫岳……………九一八

張延朗……………九一九

劉延皓……………九三一

劉延朗……………九三二

卷七十 唐書四十六

列傳二十二

元行欽……………九三五

夏魯奇……………九三七

姚洪……………九二九

李嚴……………九二九

李仁矩……………九三一

康思立……………九三二

張敬達……………九三三

卷七十一 唐書四十七

列傳二十三

馬郁……………九三七

司空顗……………九三八

曹廷隱……………九三九

蕭希甫……………九四〇

藥縱之……………九四一

賈馥……………九四一

馬縞……………九四二

羅貫……………九四二

淳于晏……………九四三

張格……………九四四

許寂……………九四四

周玄豹……………九四五

卷七十二 唐書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九四九

張居翰……………九五三

馬紹宏……………九五五

孟漢瓊……………九五五

卷七十三 唐書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九五九

聶嶼……………九六〇

溫韜……………九六一

段凝……………九六二

孔謙……………九六三

李鄴……………九六五

卷七十四 唐書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九六七

朱守殷……………九七一

楊立……………九七二

竇廷琬……………九七二

張虔釗……………九七三

楊彥溫……………九七四

卷七十五 晉書一

高祖石敬瑭本紀一……………九七七

卷七十六 晉書二

高祖本紀二……………九九一

卷七十七 晉書三

高祖本紀三……………一〇一三

卷七十八 晉書四

高祖本紀四……………一〇三五

卷七十九 晉書五

高祖本紀五……………一〇三七

卷八十 晉書六

高祖本紀六……………一〇五一

卷八十一 晉書七

少帝石重貴本紀一……………一〇六七

卷八十二 晉書八

少帝本紀二……………一〇八一

卷八十三 晉書九

少帝本紀三……………一〇九三

卷八十四 晉書十

少帝本紀四……………二〇七

卷八十五 晉書十一

少帝本紀五……………二二一

卷八十六 晉書十二

后妃列傳一

李皇后……………二二二

安太妃……………二二三

張皇后……………二二三

馮皇后……………二二三

卷八十七 晉書十三

宗室列傳二

廣王敬威……………二二七

弟 贊……………二三八

韓王暉……………二三八

剡王重胤……………二二九

號王重英……………二二九

楚王重信……………二三九

壽王重义……………二四〇

夔王重進……………二四一

陳王重杲……………二四一

重睿……………二四一

延煦……………二四二

延寶……………二四三

卷八十八 晉書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二四三

李彥韜……………二四六

張希崇……………二四七

王庭胤……………二五〇

史匡翰……………二五〇

梁漢顥……………一一五三

楊思權……………一一五三

尹暉……………一一五四

李從璋……………一一五四

子重俊……………一一五六

李從溫……………一一五六

張萬進……………一一五七

卷八十九 晉書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一一六一

趙瑩……………一一六九

劉昫……………一一七一

馮玉……………一一七三

殷鵬……………一一七四

卷九十 晉書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一一七七

馬全節……………一一七九

張筠……………一一八一

弟錢……………一一八三

華溫琪……………一一八四

安崇阮……………一一八六

楊彥詢……………一一八六

李承約……………一一八八

陸思鐸……………一一八九

安元信……………一一八九

張朗……………一一九〇

李德琬……………一一九一

田武……………一一九二

李承福……………一一九二

相里金……………一二九三

卷九十一 晉書十七

列傳六

房知溫……………一二九五

王建立……………一二九八

康福……………一一九九

安彥威……………一二〇二

李周……………一二〇二

張從訓……………一二〇四

李繼忠……………一二〇五

李頤……………一二〇六

周光輔……………一二〇七

符彥饒……………一二〇八

羅周敬……………一二〇八

鄭琮……………一二〇九

卷九十二 晉書十八

列傳七

姚顗……………一二三三

呂琦……………一二三五

梁文矩……………一二三六

史圭……………一二三七

裴皞……………一二三八

吳承範……………一二三九

盧導……………一二四〇

鄭韜光……………一二四一

王權……………一二四二

韓憚……………一二四三

李懌……………一二四四

卷九十三 晉書十九

列傳八

盧質……………一二二七

李專美……………一二二九

盧詹……………一二三一

崔稅……………一二三一

薛融……………一二三三

曹國珍……………一二三四

張仁愿……………一二三四

趙熙……………一二三五

李遐……………一二三六

尹玉羽……………一二三六

鄭雲叟……………一二三七

卷九十四 晉書二十

列傳九

裴從簡……………一二四一

潘環……………一二四三

方太……………一二四四

何建……………一二四五

張廷蘊……………一二四六

郭延魯……………一二四七

郭金海……………一二四八

劉處讓……………一二四九

李瓊……………一二五一

高漢筠……………一二五三

孫彥韜……………一二五四

王傳拯……………一二五五

祕瓊……………一二五五

李彥珣……………一二五六

卷九十五 晉書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一二五九

王清……………一二六一

梁漢璋……………一二六二

白奉進……………一二六三

盧順密……………一二六四

周環……………一二六五

沈贊……………一二六六

吳巒……………一二六七

翟璋……………一二六八

程福贊……………一二六九

郭璘……………一二六九

卷九十六 晉書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一二七一

陳保極……………一二七二

王瑜……………一二七三

張繼祚……………一二七四

鄭阮……………一二七四

胡饒……………一二七五

劉遂清……………一二七六

房嵩……………一二七七

孟承誨……………一二七七

劉繼勳……………一二七八

鄭受益……………一二七九

程遜……………一二七九

李郁……………一二八〇

鄭玄素……………一二八〇

馬重績……………一二八一

陳玄……………一二八二

卷九十七 晉書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一三八五

張從賓……………一三八八

張延播……………一三八九

楊光遠……………一二九〇

子承勳……………一二九三

盧文進……………一二九四

李金全……………一二九六

卷九十八 晉書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一三〇一

安從進……………一三〇五

張彥澤……………一三〇五

趙德鈞……………一三〇八

子延壽……………一三一

張礪……………一三三

蕭翰……………一三六

劉晞……………一三七

崔廷勳……………一三七

卷九十九 漢書一

高祖 劉知遠 本紀上……………一三二

卷一百 漢書二

高祖本紀下……………一三三

卷一百一 漢書三

隱帝 劉承祐 本紀上……………一三四

卷一百二 漢書四

隱帝本紀中……………一三五

卷一百三 漢書五

隱帝本紀下……………一三六

卷一百四 漢書六

后妃列傳一

李皇后……………一三八一

卷一百五 漢書七

宗室列傳二

魏王承訓……………一三八五

陳王承勳……………一三八五

蔡王信……………一三八六

湘陰公贊……………一三八七

卷一百六 漢書八

列傳三

王周……………一三九一

劉審交……………一三九二

武漢球……………一三九四

張瓘……………一三九五

李殷……………一三九五

劉在明……………一三九六

馬萬……………一三九七

李彥從……………一三九七

郭謹……………一三九八

皇甫立……………一三九八

白再榮……………一三九九

張鵬……………一四〇〇

卷一百七 漢書九

列傳四

史弘肇……………一四〇三

楊邠……………一四〇八

王章……………一四〇九

李洪建……………一四一一

弟業……………一四一一

閻晉卿……………一四一二

聶文進……………一四一三

後贊……………一四三

郭允明……………一四四

劉銖……………一四四

卷一百八 漢書十

列傳五

李崧……………一四九

蘇逢吉……………一四三

李鱗……………一四六

龍敏……………一四七

劉鼎……………一四九

張允……………一四九

任延皓……………一四三

卷一百九 漢書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一四三

李守貞……………一四七

趙思綰……………一四四

卷一百一十 周書一

太祖 郭威本紀一……………一四七

卷一百一十一 周書二

太祖本紀二……………一四七

卷一百一十二 周書三

太祖本紀三……………一四七

卷一百一十三 周書四

太祖本紀四……………一四九

卷一百一十四 周書五

世宗 柴榮本紀一……………一五〇

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六

世宗本紀二……………一五五

卷一百一十六 周書七

世宗本紀三……………一五三九

卷一百一十七 周書八

世宗本紀四……………一五五五

卷一百一十八 周書九

世宗本紀五……………一五六七

卷一百一十九 周書十

世宗本紀六……………一五七九

卷一百二十 周書十一

恭帝柴宗訓本紀……………一五九一

卷一百二十一 周書十二

后妃列傳一

聖穆柴皇后……………一五九九

楊淑妃……………一六〇〇

張貴妃……………一六〇一

董德妃……………一六〇二

貞惠劉皇后……………一六〇三

宣懿符皇后……………一六〇三

卷一百二十二 周書十三

宗室列傳二

剡王侗……………一六〇七

杞王信……………一六〇七

越王宗誼……………一六〇八

曹王宗讓……………一六〇八

紀王熙謹……………一六〇八

蘄王熙誨……………一六〇八

卷一百二十三 周書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一六一一

安審琦……………一六一四

安審暉……………一六一六

卷一百二十四 周書十五

列傳四

安審信	一六二七
李從敏	一六二八
鄭仁誨	一六三〇
張彥成	一六三一
安叔千	一六三二
宋彥筠	一六三三
王殷	一六三五
何福進	一六三七
劉詞	一六三八
王進	一六三〇
史彥超	一六三〇
史懿	一六三一
王令溫	一六三二

卷一百二十五 周書十六

列傳五

周密	一六三三
李懷忠	一六三三
白文珂	一六三三
白延遇	一六三四
唐景思	一六三五
趙暉	一六三九
王守恩	一六四〇
孔知濬	一六四二
王繼弘	一六四三
馮暉	一六四四
高允權	一六四六
折從阮	一六四七
王饒	一六四八

孫方諫……………一六四九

卷一百二十六 周書十七

列傳六

馮道……………一六五五

卷一百二十七 周書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一六六七

馬裔孫……………一六六九

和凝……………一六七一

蘇禹珪……………一六七四

景範……………一六七四

卷一百二十八 周書十九

列傳八

王朴……………一六七九

楊凝式……………一六八二

薛仁謙……………一六八七

蕭愿……………一六八八

盧損……………一六八八

王仁裕……………一六八九

裴羽……………一六九〇

段希堯……………一六九〇

司徒詡……………一六九一

邊蔚……………一六九二

王敏……………一六九三

卷一百二十九 周書二十

列傳九

常思……………一六九七

翟光鄴……………一六九八

曹英……………一六九九

李彥頤……………一七〇〇

李暉……………一七〇一

李建崇……………一七〇一

王重裔……………一七〇三

孫漢英……………一七〇三

許遷……………一七〇三

趙鳳……………一七〇四

齊藏珍……………一七〇五

王環……………一七〇六

張彥超……………一七〇六

張穎……………一七〇七

劉仁贍……………一七〇七

卷一百三十 周書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一七一

慕容彥超……………一七二六

閻弘魯……………一七一八

崔周度……………一七一八

卷一百三十一 周書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皞……………一七三一

張沆……………一七二三

張可復……………一七二四

于德辰……………一七二五

王延……………一七二五

申文炳……………一七二六

扈載……………一七二六

劉袞……………一七二七

賈緯……………一七二七

趙延義……………一七二九

沈邁……………一七三一

李知損……………一七三一

孫晟……………一七三二

卷一百三十二

世襲列傳一

李茂貞……………一七三七

從巖……………一七四一

從昶……………一七四二

茂勳……………一七四三

高萬興……………一七四四

允韜……………一七四五

韓遜……………一七四五

洙……………一七四五

李仁福……………一七四六

彝超……………一七四七

彝興……………一七四九

卷一百三十三

世襲列傳二

高季興……………一七五一

從誨……………一七五二

保勗……………一七五四

馬殷……………一七五六

希範等……………一七五八

劉言……………一七六五

錢鏐……………一七六六

元瓘……………一七七二

佐……………一七七三

倬……………一七七四

俶……………一七七四

卷一百三十四

僭偽列傳一

楊行密……………一七七九

渥……………一七八二

渭……………一七八三

溥……………一七八三

李昇……………一七八四

景……………一七八七

王審知……………一七九一

延鈞……………一七九二

昶……………一七九三

延義……………一七九三

卷一百三十五

僭偽列傳二

劉守光……………一七九九

劉陟……………一八〇七

玢……………一八〇九

晟……………一八〇九

鉅……………一八一〇

劉崇……………一八一〇

卷一百三十六

僭偽列傳三

王建……………一八一五

衍……………一八一九

孟知祥……………一八二三

昶……………一八二三

卷一百三十七

外國列傳一

契丹……………一八三七

卷一百三十八

外國列傳二

吐蕃……………一八三九

回鶻……………一八二

高麗……………一八三

渤海靺鞨……………一八四

黑水靺鞨……………一八四

新羅……………一八五

党項……………一八五

昆明部落……………一八六

于闐……………一八六

占城……………一八六

牂柯蠻……………一八六

卷一百三十九

志一

天文……………一八七

卷一百四十

志二

曆……………一八六

卷一百四十一

志三

五行……………一八一

卷一百四十二

志四

禮上……………一八三

卷一百四十三

志五

禮下……………一九〇

卷一百四十四

志六

樂上……………一九三

卷一百四十五

志七

樂下……………一九三五

卷一百四十六

志八

食貨……………一九四五

卷一百四十七

志九

刑法……………一九六一

卷一百四十八

志十

選舉……………一九七七

卷一百四十九

志十一

職官……………一九八九

卷一百五十

志十二

郡縣……………二〇二一

進舊五代史表……………二〇二五

編定舊五代史凡例……………二〇二七

請照殿版各史例刊刻舊五代史

奏章……………二〇三一

舊五代史鈔本題跋……………二〇三三

孔莊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二〇三四

影庫本舊五代史熊跋……………二〇三七

影印內鈔舊五代史緣起……………二〇三九

舊五代史卷一

梁書一

太祖紀第一

案：薛史本紀、永樂大典所載俱全，獨梁太祖紀原帙已佚，其散見於各韻者，僅得六十八條，參以通鑑考異、通鑑注所徵引者，又得二十一條，本末不具，未能綴輯成篇。考冊府元龜閏位部所錄朱梁事蹟，皆本之薛史原文，首尾頗詳，按條採掇，尙可彙萃。謹依前人取魏澹書、高氏小史補北魏書闕篇之例，采冊府元龜梁太祖事，編年系日，次第編排，以補其闕，庶幾略還薛史之舊。仍於各條下注明原書卷第，以備參核焉。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溫，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八十七。宋州碭山人。其

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卽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冊府

元龜卷一百八十二。

案五代會要：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

肅祖，葬興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

永安陵。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葬光天陵。

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葬咸寧陵。以唐大

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於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

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隣人以誕孩告，衆咸

異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一十九。

案：以上亦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二。以此推之，知冊府元龜引五代事蹟

多本薛史。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案：冊府元龜引此條「母」字下有「王氏」二字。攜養寄於蕭縣人劉

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唯崇母自

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

見其熟寐之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永樂大典卷五千九百四十九。

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荐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於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

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

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於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

爽率所部屯於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於巢。

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

勞於灊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郾、夏之師於興平，所至皆立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原本缺「翊」字，今據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合諸侯（二），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鄰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於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賊，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監軍使嚴實，原本作「嚴實」，考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嚴實，疑原本傳寫之訛，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舉郡降於重榮。案舊唐書僖宗紀：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真、謝瞳等來降。薛史作九月，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通鑑亦作九月丙戌，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皆與薛史同。是朱溫之降，實在九月，舊唐書誤。重榮卽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拜溫 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薛史以爲僖宗詔授，與歐陽史異。考舊唐書：王鐸承制拜溫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通鑑作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是王鐸承制所拜之官，非如歐陽史所載也，至謝瞳奉表行在，乃詔授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耳。當以薛史爲得其實。仍賜名全忠。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僖宗賜名，惟鑑戒錄云：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三）。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方悔焉。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舊五代史考異）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卽得赴鎮。案舊唐書：中和三年五月，以檢校尙書右僕射、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據薛史則全忠授宣武節度在三月，非五月也；由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遷授，非由潼關防禦等使也；賜名全忠在二年九月，亦非三年五月也。通鑑所敘年月、官爵、名號，皆以薛史爲據。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於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於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

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案瓦子寨，原本作「瓦于寨」，考通鑑注，黃巢撤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殺賊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春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黃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犢迎於馬前。俄聞巢黨尙在陳北故陽壘，帝遂逕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於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於王滿渡，王滿渡，原本作「王蒲」，今據通鑑改正。

（影庫本粘籤）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於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於冤句。

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案：自「五月甲戌」至此，又見通鑑考異所引薛史梁紀，與冊府元龜所引符

合。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於電光中踰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

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於其郡。是歲，黃巢雖歿，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於潞水，殺數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

光啓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於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三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啓。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

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圍幅數千里，殆絕人煙，惟宋、亳、滑、潁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

案舊唐書：光啓元年三月，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爲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據薛史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爲王也，與舊唐書異。歐陽史從薛史。

是月，僖宗

移幸興元。

五月，嗣襄王煊僭卽帝位於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賫僞詔至汴，帝命焚之於庭。未

幾，襄王果敗。

七月，蔡人逼許州，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三〕，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弘爲蔡賊所害。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於軍政，爲部下所殺。

案舊唐書云：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

其帥安師儒，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朱全忠殺之。新唐書云：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

儒。歐陽史從舊唐書作奔汴，通鑑從新唐書作被擄，據薛史則師儒自爲部下所殺，與新、舊唐書俱作

十月，而薛史作十一月，通鑑仍從薛史。

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案

舊唐書云：朝廷以汴帥朱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

據薛史胡眞傳云：眞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蓋全

忠雖嘗兼領義成，而不之鎮，故署其將胡眞爲留後〔四〕。

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

王，食邑三千戶。

是歲，鄭州爲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爲行軍司馬。宗權旣得

鄭，益驕，帝遣裨將邏於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書），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於四郊，既以少擊衆，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衆十倍於帝，恥於頻敗，乃誓衆堅決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謀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

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案：自募兵於東道至此，亦見通鑑注，與冊府元龜同。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

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於夷門，帝喜曰：「吾事

濟矣。」是時，賊將張啞屯於北郊，秦賢屯於版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衆以爲神助。庚午。案通鑑考異云：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

薛史誤。今考舊唐書，光啓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日數計之，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此非薛史之誤，乃通鑑考異之

誤耳。賊將盧瑋領萬餘人於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案通鑑注引薛史

梁紀曰：盧瑋於圃田北夾汴爲梁，以扼運路。視冊府元龜所引稍有刪節。帝擇精銳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

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者甚衆，盧瑋自投於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

併在張咥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警，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

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衆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僵仆相枕〔六〕。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逕入張咥寨。〔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其日晚，大星隕於賊壘，有聲如雷。〔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七十一。〕辛巳，兗、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於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咥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雒、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慎選將佐，俾完葦壁壘，爲戰守之備，於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復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案舊唐書：光啓三年十一月〔七〕，楊行密遣使求援於朱全忠，制授全忠檢校太尉、侍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使、行營兵馬都統。〕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薛史則全忠兼領淮南自在九月以前，與諸書異。又，薛史下文作閏十二月，而通鑑作閏十一月〔八〕，亦有互異。

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於太清宮，遣霍存討平之。〔案

新唐書云：光啓三年六月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八月壬寅，謝殷伏誅。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九月，與新唐書

異。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瑄、案：歐陽史作朱宣，薛史前後皆作「瑄」，舊唐書、通鑑並同薛史。朱瑄，歐陽

史作朱宣。曾三異云：流俗本「宣」傍加「玉」，非也。今考舊唐書及通鑑皆作「瑄」，蓋朱瑾、朱瑄兄弟命名皆從「玉」，今仍從

薛史原文，加案聲明。（影庫本粘籤）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

力於己，皆厚禮以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於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

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詞不遜，案通鑑考異引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

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

公方欲圖大事，輜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於主上及告四隣，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

「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衆十倍。今案高若拙所紀，深得敬翔與梁祖陰謀情狀。薛史止據梁實錄原

辭，未及改正。歐史作移檄亮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亦未詳考。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姦。未幾，珍

伐曹州，執刺史丘禮以獻，遂移兵圍濮。亮、鄆之釁，自茲而始矣。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騎數千巡師於濮上（九），帝親

騎數千，以文義求之，「親」字上疑脫「帥」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因破朱瑄援師於

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踰月乃還。

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

閏月甲寅，帝請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

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案歐陽史云：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璠至泗州，時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是李璠未嘗得至揚州也，當以薛史爲實錄。帝怒，遂謀伐徐。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鎮之師，皆受帝之節制。案新唐書：正月癸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舊唐書作五月，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

三月庚子，昭宗卽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

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弘信爲帥。弘信既立，遣使送款於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於太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於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於溫縣，晉人與罕之俱敗。於是河橋解圍，全義歸於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

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戊辰，詔改帝鄉曰衣錦鄉，里曰沛王。

里_(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諱舉漢南之地以歸於朝廷，案新唐書昭宗紀：五月壬寅，趙德諱以襄州降。舊唐書及通鑑皆作五月，與薛史同。歐陽

史敘其事於三月以前，疑有舛誤。

且遣使送款於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諱

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使_(三)。冊府

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諱以伐蔡賊於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

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

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

中其左腋，血漬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洩。」

永樂大典卷二萬七百十二。

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

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於吳康鎮，徐人大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攜散騎馳入彭

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

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

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於呂梁。時溥領軍二萬，晨壓師古之軍而陣，

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於彭門。

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於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

案舊唐書：文德元年十二月甲

子朔_(二)，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

新唐書作十一月辛酉_(四)，與舊唐書月日互異。

薛史作龍紀元年二月，蓋卽其遣使

來告之月而書之也。歐陽史作正月，誤。帝卽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進於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卽斬宗權於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案舊唐書：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等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上柱國、沛郡王、食邑四千戶朱全忠爲檢校太尉、中書令，進封東平王，仍賜賞軍錢十萬貫。薛史及歐陽史俱作三月，與舊唐書異。

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於宿州城下。

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修好於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授於儒焉。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案舊唐書：五月，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爲太原東南面招討使。歐陽史從舊唐書作東南面，通鑑作南面，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云：五月，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六月辛未，朱全忠爲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蓋先爲南面招討使，後改東面也。又，六月，全忠兼領宣義軍，新、舊唐書皆不載，通鑑用薛史。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

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於潞。案舊唐書：五月，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七月，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薛史統作八月，蓋據入潞之月而追言之也。

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二吾。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胤以徇，遂班師焉。案：自「九月壬寅」至此，又見通鑑考異，與冊府元龜同。

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羅於魏，既而爲牙軍所殺。羅弘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於太原。

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

二年春正月，魏軍屯於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弘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弘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於河上。

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

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案：舊唐書作十一月，汴軍陷宿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新唐書、通鑑俱從薛史作十月。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案新唐書：十一月己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於全忠。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

十二月，兗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之，敗於金鄉界_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

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於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於許州。

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於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鳥止於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瑄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於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遂頓兵於村落間_二。時朱瑄尙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將歸於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有浚溝_二，躍馬而過，張歸厚援稍力戰於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

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

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二年四月丁亥_{二五}，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通鑑考異引薛史梁紀。案：冊府元龜引薛史，於

景福二年事多所刪節。考是年春有石佛山之戰，今不載。通鑑注引薛史云：「石佛山在彭門南。」疑卽此處闕文也。

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駐於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

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於兗、鄆。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壘。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歐陽史作漁山，考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

舊。（舊五代史考異）朱瑄覘知，卽以兵逕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瑄、瑾已陣於前。須

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卽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焰亙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

百二十。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

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斬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於兗，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餉於高吳。案：通鑑作高梧，考薛史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舊五代史

考異）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己酉，帝領親軍屯於單父，以爲友恭之援。

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於鄆。

案通鑑：乾寧二年四月，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人馳入於鄆。此據薛史梁紀原文，惟史儼兒作史儼爲微異耳。下

又云：七月，克用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十二月，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假道於魏以救之。前後複互，且其時

汴、鄆日有戰爭，道路阻隔，史儼既於四月入鄆，不應七月已在石門，十二月又過魏也。考舊唐書云：初，克、鄆求援於太

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寶等千騎赴之。不言其赴鄆爲何時。據此篇下云：八月，獲蕃將史完府。十一月，擒何

懷寶。然則四月馳入於鄆者，當是史完府、何懷寶，非史儼、李承嗣也。參考薛史唐武皇紀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

二年之冬，梁紀似有舛誤。通鑑並采梁、唐帝紀，亦未能考定畫一。朱友恭遂歸於汴。

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於梁山以待之。既而獲蕃將史完府，

奪馬數百匹。朱瑄脫身遁去，復入於鄆。案通鑑：九月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作八月。

十月，帝駐軍於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即瑾之從父兄也。案新唐書昭宗紀：十一月

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降於朱全忠。據薛史則朱瓊自請降至見殺皆在十月，與新唐書異。通鑑從新唐書。帝因移軍

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給，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玘爲齊州防禦使。

十一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案：通鑑作薛懷寶，考舊唐

書亦作何懷寶，今仍之。（舊五代史考異）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繫賀瓌等以示於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於兗城之下，乃班師。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

案通鑑云：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與薛史梁紀異。又，

薛史葛從周傳作十月事。既至，與朱瑾戰於壘下，殺千餘衆，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

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寨於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患之，使來求援。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二月三，帝領親軍屯於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於碭山縣午溝里。冊府元龜
卷一百八十九。

四月辛酉，河東泛漲三，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洪、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

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於洹水，以備蕃軍。

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於斥丘，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於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修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於羅弘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

八月，復壁於洹水。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於濟水之次，案胡三省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卽鄆城清河水也。（舊五代史考異）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於

鄆，朱瑄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獻，案：自「辛卯營於濟水之次」至此，又見通鑑考異，惟中少數字，蓋引書間有刪節也。尋斬汴橋下。鄆州平。己亥（言），帝入於鄆，以

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案通鑑：正月，以龐師古爲天平軍留後。三月，表朱友裕爲天平軍留後。據薛史、柳王

友裕傳，四年，帝下東平，卽爲天平留後。與通鑑異。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豐沛，原本

作「豐沛」，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惟留康懷英以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

聞鄆失守，俄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案新唐

書昭宗紀：四年正月丙申，朱全忠陷鄆州，天平軍節度朱宣死之。二月，朱全忠寇兗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奔於淮南。舊

唐書：正月癸未，汴將龐師古陷鄆州。二月戊申，汴將葛從周陷兗州。與薛史月日前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乃以葛

從周爲兗州留後。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黃、鄂二州。（通鑑考異引薛史梁紀。）

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案珂原本訛作「琦」，今據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於猗氏，大敗之。

九月，帝以兗、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

十一月，薛史繫於九月，蓋舉南征之議實始於九月，其後遂終言之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雨雪而敗，有九國志可據，斷非九月事也。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

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歿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校勘記

〔二〕糾合諸侯 「合」原作「兵」，據冊府元龜（以下簡稱冊府）卷一八七改。

〔三〕委之關東國無患矣 原作「遷之關無患矣」，據鑑誠錄卷二改。殿本考證作「遷之關東，國無患矣」。

〔三〕蔡人逼許州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 許州原作「司州」，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殘宋本冊府、

舊唐書卷一九僖宗紀、新唐書卷九僖宗紀、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二五六均作許州。通鑑注：「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據改。「鹿宴弘」，殿本、劉本、彭本、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殘宋本冊府、歐陽史卷四〇韓建傳、舊唐書卷一九僖宗紀、新唐書卷九僖宗紀、通鑑卷二五四、本書卷一三六王建傳作鹿晏弘。

〔四〕蓋全忠雖嘗兼領義成而不之鎮故署其將胡眞爲留後。孔本作「是全忠未嘗兼領義成軍也。」歐陽史亦作以胡眞爲留後。

〔五〕武陽橋 殿本、劉本同。本卷下文有陽武橋。冊府卷一八七亦此處作武陽橋，下文作陽武橋。通鑑卷二五七注：「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

〔六〕僵仆相枕 「相」原作「就」，據冊府卷一八七改。

〔七〕光啓 原作「光化」，據殿本考證、舊唐書卷一九僖宗紀改。按光啓爲唐僖宗年號，光化爲唐昭宗年號。

〔八〕通鑑作閏十一月 「閏十一月」原作「閏十二月」，據殿本考證、劉本、舊五代史考異、通鑑卷二五七考異改。通鑑本文作十二月，無「閏」字。

〔九〕帝親騎數千 孔本、彭本、盧本、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殿本、劉本作「帝親帥騎數千」，彭校作「帝親率騎數千」，殘宋本冊府作「帝賜親騎數千」。

〔一〇〕行軍司馬「軍」原作「營」，據冊府卷一八七、通鑑卷二五七、本卷下文改。

〔一一〕詔改帝鄉曰衣錦鄉里曰沛王里 原作「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據冊府卷一八七改。

〔一二〕應接使「使」字原無，據冊府卷一八七補。

〔一三〕文德元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二月」原作「十一月」，據殿本考證、舊唐書卷二〇昭宗紀改。

〔一四〕新唐書作十一月辛酉「十一月」原作「十二月」，據殿本考證、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改。

〔一五〕澤州 原作「渾州」，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殿本、劉本作鄆州，殘宋本冊府、通鑑卷二五八考異引薛史作澤州。按此次戰役在山西澤潞，當作澤州，據改。

〔一六〕襲之敗於金鄉界 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殿本作「襲敗之於金鄉界」。

〔一七〕頓兵於村落間「頓」原作「領」，冊府卷一八七同，殿本作「頓」。舊五代史考異云：「案『領』字考文義應是『頓』字之譌。」據改。

〔一八〕前有浚溝「有」原作「後」，據冊府卷一八七改。

〔一九〕丁亥 原作「丁丑」，據通鑑卷二五九考異引薛史改。按二十史朔閏表，景福二年四月己巳朔，丁丑爲初九日，丁亥爲十九日。通鑑卷二五九云：「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戊子爲四月二十日，則此當作丁亥。

〔二〇〕十一月 原作「十月」，據殿本考證、本卷下文改。

三二月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八九作乾寧二年二月，本書誤繫在三年。

三河東泛漲 殿本、彭本、冊府卷一八七同。劉本作「河東水泛漲」，廬本作「河水泛漲」，通鑑卷二六〇作「河漲」。

三己亥 原作「乙亥」，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據殘宋本冊府改。按二十史朔閏表，乾化四年正月丁丑朔，無乙亥，己亥爲二十三日。通鑑卷二六一記朱溫入鄆亦在己亥。

舊五代史卷二

梁書二

太祖紀第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略地於山東，遂次于邢、洛。

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正月，朱全忠遣判官韋震奏事，求

兼領鄆州。

薛史作三月事，蓋奏事在正月，制下在三月也。

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

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於魏，魏人送於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於城下，敗晉軍萬餘衆於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洛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

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而死。磁州，原本作

「惠州」，今從新唐書及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五日之內，連下三州。案通鑑，朱全忠陷洛州在四月，陷邢州、磁

州在五月，俱以薛史爲據。新、舊唐書總繫於五月，歐陽史總繫於四月，皆非實錄。因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案：趙匡凝，原本避宋諱作趙凝，今從新、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後倣此。聞帝軍有清口之敗，密附於淮夷。

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琳臨陣就擒「三」。案新唐書：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隨州，執刺史趙匡璠。八月戊午，陷鄧州，執刺史國湘。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詳略不同。舊唐書俱作七月。歐陽史以唐州爲泌州，尙仍薛史之舊。

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於內黃，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黃爲三月事，與薛史異。帝遂親征。

三月，與燕軍戰於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案通鑑：單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舊唐書作生擒單可及，薛史梁紀作單無敵，蓋仍當時軍檄之文也。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於臨清，擁其殘寇於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於滄州。

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於潞州，

以援丁會。案：自「六月帝表丁會」至此，又見通鑑考異。

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於淮南。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於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繇是潞州復爲晉人所有。案新

唐書：八月，李克用陷澤、潞、懷三州。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作八月，歐陽史從薛史作七月。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於帝。

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

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臬刺史傅公和於城上。己亥，進攻浮陽。

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於乾寧軍，老鶚隄，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旣而以連雨，遂班師。

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洛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洛州復平。案：收復洛州，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

八月。

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鎮、定爲其囊橐，卽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鎮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領親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綰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

十月，晉人以帝宿兵於趙，遂南下大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

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

甲寅，朱全忠陷瀛州。十月丙寅，陷景州。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舊唐書俱作九月事，薛史又

俱作十一月事，前後互異。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郃以精甲二萬戰於懷德亭，盡殲之。郃懼，

奔於太原。遲明，大軍集於城下，郃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繒帛三十萬爲獻，帝卽以處

直代郃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於易水之上，繼爲康懷英、張存敬等所

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

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

願以唐之神器輸於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於汴，大計未決。案：通鑑考異引唐補紀，謂全

忠初與季述通謀，後乃改計。今考新、舊唐書皆不載此事，薛史亦不取。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於帝曰：

「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閻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

因請振復使於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案：自「季述幽昭宗」至此，亦見通鑑考異，惟字句稍有刪節。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案：天復元年正月，當從舊唐書作甲申朔。考光化三年十二月爲乙卯朔，天復元年

二月爲甲寅朔。舊唐書作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俟之。以癸未爲除夜，

則正朔斷爲甲申也。通鑑從薛史作乙酉朔，疑誤。

唐宰相崔胤潛使人以帝密旨告於侍衛軍將孫德昭

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卽時迎昭宗於東內，御樓反正。癸巳，降制進封帝

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

案舊唐書：二月，制以全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梁王。

新唐書：二月辛未，封全忠

爲梁王。

與薛史月日先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

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

召巖至汴，折其足，送於長安，杖殺之。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於太原，帝怒，遣大將張

存敬率將涉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卽

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緡權領絳州，晉、絳平。己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

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

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報命。

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氏叔琮，原本作

「氏叔琮」，今據列傳改正。（影庫本粘籤）

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

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

入，案：原本闕「王處直」三字，今據通鑑增入。

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

叔琮引軍逼潞州，節度使孟遷乞降。

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歸

命，乃進軍趨太原。

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卽日與諸軍至晉陽城下〔四〕，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案舊唐書：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據薛史，則汴人伐太原自在三月也。新唐書云：三月辛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於朱全忠。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澤二州。丁巳，饒州刺史張鄂叛附於全忠。大略與薛史同，惟旋師之期，薛史梁紀作四月，唐紀作五月，微有互異。歐陽史作三月旋師，誤。

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

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

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丁卯，視事於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

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九十五。

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

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旣誅劉季述，以韓全海、張弘彥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胤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全海等屬垣聞之，嘗於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勅胤，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海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宮中陰事，昭宗不悟，胤謀漸泄。中官

視胤皆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譙聚，則相向流涕。時胤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又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胤知政事。案舊唐書：十一月壬子，出幸鳳翔。甲戌，崔胤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新唐書亦作十一月甲戌，崔胤罷。是未幸鳳翔以前，崔胤未罷知政事也，與薛史異。胤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

辛亥〔五〕，駐軍於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牋納款，華帥，原本作「華師」，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爲闕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蓋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遂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卽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案：自「丙辰」至「促令赴任」，又見通鑑考異，與冊府元龜同。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且日宋文通扈蹕入其闔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於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擄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文通，原本作「文帝」，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請帝入覲。丙辰〔六〕，及岐闔，文通渝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齎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

奉辭，且移軍北伐。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孥以爲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

己丑〔七〕，唐丞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案舊唐書：十二月己卯，

崔胤至三原，與全忠謀攻鳳翔。通鑑作癸未，至三原。薛史又作己丑，與舊唐書異。

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於河中。

二月，聞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寧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

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於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喜，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

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於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康懷英，原本脫「英」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丁酉，唐丞相崔胤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羣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帝爲動容。胤將辭，啓宴於府署，帝舉酒，胤情激於衷〔八〕，因自持樂板，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資，旣行，命諸將繕戎具。

五月丁巳，帝復西征。

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

遂逼其壘。案舊唐書：五月，岐軍出戰，大敗於武功南之漢谷。新唐書：五月丙申，李茂貞及朱全忠戰於武功，敗績。與薛史異。

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勅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於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浹旬之內，并平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煙靄四絕，忽有紫雲如繖蓋，凝於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八。是時，帝以岐

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

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

「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尋

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願錄其孥，原本作「願戮其孥」，今參考

通鑑及北夢瑣言，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帝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案北夢瑣言：時因

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逐之。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闔，詐以軍怨東遁爲

告，且言列寨尙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案：李茂貞卽宋文通，此紀前後

互異，蓋仍當時軍檄之文，未及改從畫一。（舊五代史考異）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

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闔。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

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壁而已。

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翼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時必無守備，因命孔勅乘虛襲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案舊唐書：十二月癸酉，汴將孔勅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即以兵士來降。新唐書：十二月己亥，朱全忠陷

鄜州，保大軍節度李茂勳叛附於全忠。考茂勳即周彝也。薛史統作十一月事，與新、舊唐書異。茂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繇是議還警蹕，誅闔寺以自贖焉。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啓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尋又命翰林學士韓渥、趙國夫人寵顏。趙國夫人寵顏，原本作「龍顏」，考舊唐書作寵顏，舊唐書又有內夫人可證，蓋寵顏，可證皆其名也，今改正。（影庫本粘籤）齊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七。丙辰，華州留後李

存審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考王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舊五代史考異）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

範遣牙將張厚輦甲冑弓槊，詐言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

劉鄩盜據兗州。案：劉鄩陷兗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薛史作丙辰，與唐書異。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

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

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既而

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

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菓等躬自拜進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十六。及

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已巳，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清廟，得親奉觴酒，奠於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即召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翼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於內侍省。

二月庚辰^三，制以帝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案：喜，原本訛「熹」，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

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

四月丙子，巡師於臨朐，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於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

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於楊師厚，帝乃東還。

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卯時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

戊午，師範舉城請降。案：王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朔，新唐書從薛史作九月戊午。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略地於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

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於長安。訃至，帝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已，致友倫暴死。案：九國志趙庭隱傳云：庭隱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鞠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友倫，而九國志以爲友亮，蓋傳聞之訛。

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案：劉鄩降于全忠，新唐書作十一月丁丑，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竊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優，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鄆州留後。

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案：歐陽史云：遣朱友諒殺胤於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據薛史則殺崔胤者乃友諒，非友謙也。

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梁本紀不同，曾三異嘗校正其誤。又，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工匠財力，同搆洛陽宮，不數月而成。

二月乙亥，昭宗駐蹕於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

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於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於全忠矣。」因歔歔泣下。後數日，帝開宴於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翼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蹀帝之足，帝遽出，以爲圖己，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二月丁酉，唐帝遣間使以絹詔告難于我及西川、河東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舊五代史考異）

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薺，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內東幸。

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唯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於別幄，召而盡殺之，皆坑於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於坑所，卽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都，帝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宮。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案洛陽縉紳舊聞記：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少忤

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舊五代史考異）

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赦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內，召帝於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即令敬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辭東歸。乙亥，至大梁。

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於洛陽。

七月甲子，昭宗宴帝於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

八月壬寅，昭宗遇弒於大內，遺制以輝王 祝爲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

九月辛未，班師。

十月癸巳，至洛陽，詣西內，臨於梓宮前，祇見於嗣君。辛丑，制以案：原本有闕文。帝至自西征。

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歟於帝，尋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丘，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

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師。

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

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案舊唐書：八月丁未，制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十一月，削奪荆南留後趙匡明官爵二。蓋匡凝官爵因全忠表奏而削奪，匡明官爵至奔蜀後始追奪也。

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濟師之所。

九月甲子，師厚於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振於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州，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沒者數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於西廡下有一亭，窗戶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啓扉，中有一大匱，緘鐫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帝因歎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孑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邪！」遂以百餘錠賜楊師厚。襲荊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上峽，原本作「并城」，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 荊、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荊州，楊師厚權領襄州，卽表其事。

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於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於正陽。

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

案十國春秋：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舊五代史考異）帝至

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

案師友雜誌：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爲

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轂，柳木

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尙何待！」左右數十人摔言爲車轂者，悉撲殺之。（舊五代史考異）丁卯，帝至自南征。辛

巳，天子命帝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

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案：以二十一道爲

魏國；薛史止載十九道，據舊唐書尙有忠武、鎮國二道，薛史闕載。武昭：原本脫「武」字，匡國，原本作「章國」，今俱

從歐陽史增改。（影庫本粘籤）進封帝爲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讚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

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

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齋本司須知孔目並印

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璨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

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略曰：「但以鴻名難掩，懿實須彰，宜且徇於秦陳，未便行於典冊。」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飾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

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於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於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於鄴城，因以兵仗數千事實於橐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橐而入於魏，聲言爲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洎于嬰孺，亦無留者。是日，帝次于內黃，聞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伐滄州，聞牙軍之死，卽時奔還。帝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於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修制相國魏王法物。

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戶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

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瀋、博、貝、衛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帥師救之，晉人乃遁去。

五月，帝略地於洛州，旣而復入於魏。

七月己未，自魏班師。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七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今考癸未乃己未傳寫之誤。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

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於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永樂大典卷

一萬五千二百七。

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於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案：新唐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戰于美原，敗績。與薛史互有詳略。

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

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請備廊廡，詔從之。

閏月，晉人、燕人同攻潞帥，丁會舉城降于太原，帝聞之，遂自長蘆班師。案：以上疑有闕文。據舊唐書哀帝紀：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

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以寨內糗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於帝，乞留餘糧以救饑民，帝爲留十餘困以與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案：容齋續筆：滄

州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洪氏所述與冊府元龜略同，惟「留十餘困」與「留數困」微異。

校勘記

〔二〕盧廷彥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舊唐書卷二〇昭宗紀、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通鑑卷二六一作盧彥威。

〔三〕趙琳 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殿本、劉本作趙匡琳。殿本考證云：「趙匡琳，原本沿宋諱作趙琳，今據新唐書增『匡』字。」按殘宋本冊府作趙琳，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通鑑卷二六一、本書卷一七趙匡凝傳均作趙匡琳。

〔三〕己未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按「己未」前當有「二月」二字。據二十史朔閏表，天復元年二月甲寅朔，己未爲二月初六。通鑑卷二六二記本條事亦在二月。

〔四〕晉陽 「晉」字原無，冊府卷一八七同，據劉本、彭校及本書卷一六葛從周傳、通鑑卷二六二補。按晉陽屬太原府，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五〕辛亥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按「辛亥」前當有「十一月」三字。據二十史朔閏表，天復元年十一月己酉朔，辛亥爲十一月初三。舊唐書卷二〇昭宗紀、通鑑卷二六二記本條事皆在十

一月。

〔六〕丙辰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通鑑卷二六二、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作戊辰。

〔七〕己丑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按「己丑」前當有「十二月」三字。據二十史朔閏表，天復

元年十二月己卯朔，己丑爲十二月十一日。通鑑卷二六二、舊唐書卷二〇昭宗紀記本條事皆在十二月。

〔八〕情激於衷 「衷」原作「哀」，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據殘宋本冊府改。

〔九〕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八七作「兵法以正理，以奇勝，奇者詐也」。

〔一〇〕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闔 「數騎」，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通鑑卷二六三作「數百騎」。

〔一一〕三十餘人 原作「三千餘人」，據劉本、明本冊府卷一八七改。殘宋本冊府、通鑑卷二六二作「二十餘人」。

〔一二〕二月庚辰 「二月」原作「三月」，明本冊府卷一八七同，據劉本、殘宋本冊府、通鑑卷二六四改。

〔一三〕九月戊午 「九月」原作「十月」，據本卷上文、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改。

〔一四〕十一月削奪荆南留後趙匡明官爵 「趙匡明」，劉本作趙匡凝。按舊唐書卷二〇哀帝紀：十月丙戌，制削奪荆南留後趙匡凝官爵。舊唐書校勘記卷一〇引張宗泰云：「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

凝官，前已書於八月，且其官節度，非留後也。據匡凝傳，成汭敗匡凝，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當爲匡明。」本書「十一月」或爲「十月」之訛，舊唐書及劉本則誤「明」爲「凝」。

〔五〕振於江濱 殿本、劉本、冊府卷一八七同。彭校作「陳於江濱」。

〔六〕是日 原作「是月」據劉本、冊府卷一八七改。

〔七〕閏月……帝聞之 二十一字原無，據冊府卷一八七補。下文「遂自長蘆班師」句下注文謂「案：以上疑有闕文」，彭校云：「冊府元龜原文不闕，此案應刪。」

舊五代史卷三

梁書三

太祖紀第三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迴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羅紹威，原本作「昭威」，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慮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於府署之上。（冊府元龜卷二百三。）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貽矩謁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既而拜伏於砌下，帝側躬以避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七。）唐

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祕，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語其詳，至於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成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內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儒，皆以應圖讖爲辭。然「朱」字「牛」下安「八」，「牛」下安「八」，原本作「牛不安八」，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八卽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構喪亂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

四月，唐帝御札勅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通鑑考異引薛史。宋州刺史王阜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冊、金寶及文武羣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冊府元龜卷二百三。令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使人。」案：原本有闕文。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

之言。爰考簡書，求於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二），或從一德以徽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緇。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況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顯契於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玄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二）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通鑑注引薛史）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戊辰，卽位（三）。制曰：

王者受命於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處。洎玄穹之所贊，知唐運之不興，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事殷，原本作「事殷」，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於南河，眷清風於潁水。而乃列嶽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斑白緇黃之衆，謂朕

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爲國。拒彼億兆，至於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萬幾，原本作「萬機」，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

顧惟涼德，曷副樂推，慄若履冰，慄如馭朽。金行啓祚，玉曆建元，方弘經始之規，宣布惟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爲令範；詩稱周客，蓋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曰軌儀〔三〕，並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羣材，終爲晉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効。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著啓祚之美，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仍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案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爲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四〕，萬年縣爲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額。始命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

是日大酺，賞賜有差。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

案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

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

尙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尙書張緯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案：朱梁篡位之事，薛史應爲詳載，今全篇不可得見，謹附錄通鑑於此。

宋州刺史王臯進兩歧麥，陳州袁象先進白兔一，付史館編錄，兼示百官。冊府元龜卷二百二。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換〔丑〕，其篆文則各如舊。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與帷幄之謀，故首擢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追尊四代廟號：高祖嬀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諡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秦國夫人楊氏追諡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諡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國夫人劉氏追諡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諡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咸寧；皇妣晉國太夫人王氏追諡文惠皇后。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判建昌院事，原本缺「昌」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爲子。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

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玄德殿，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鳥、白兔、白蓮之合蒂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通鑑注引薛史。以大內正門爲元化門，皇牆南門爲建國門，滴漏門爲啓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玄德殿前門爲崇明門，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兔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牆東門爲寬仁門，浚儀門爲厚載門，皇牆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丘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爲畿縣。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二十。案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舊五代史考異）

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三。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冊府元

〔龜〕卷一百九十六。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一百

八十七。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乙酉，立皇兄全

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永樂大典〕

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歐陽史：封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

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六〕。〔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

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通鑑〕注引薛史。甲午，詔天下管屬及

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慕化縣改爲歸化

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

案魏泰東軒筆錄：京師呼城外爲州東、州西、州

南、州北，而韋城、相城、昨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昨縣，蓋沿梁時避諱之舊也。詔樞密院宜改爲崇政院〔七〕，

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改爲佐鸞

院〔八〕。案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爲司膳使，小馬坊使爲天驥使。〔舊五代史〕考異：以西都水北宅爲大昌宮，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

君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

千一百七十五。丙申，御玄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

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鎮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青州，原本誤作「清州」，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於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於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宿州刺史王儒進白兔一。（濮州刺史圖嘉禾瑞麥以進。冊府元龜卷二百二）

廣州進奇寶名藥（九），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紬六千疋、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疋，以爲常式。荆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百味」二字，以文義求之當作「甘味」，五代會要亦作「百味」，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案五

代春秋：五月，李思安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冊府元龜引薛史，八月始命李思安代帥，而五代春秋于五月

已書李思安敗績，疑有舛誤。今仍錄五代春秋于六月以前，以備參考。（影庫本粘籤）

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己亥，

帝御崇元殿，內出追尊四廟上諡號玉冊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鼓吹導引至太廟行事。癸卯（二〇），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爲『武』。」從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

案：容齋續筆以爲「戊」類「成」字（二二），故司天諂之。殊不知「戊」字乃避梁祖會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記）嘗辨正之。今崇福侯廟碑立於開平二年，正作武辰（二三），可見當時避諱之體。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

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冤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

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沒，並許歸葬，以明恩蕩。〔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以西都徽安門

北路逼近大內宮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趣端門之南。〔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改耀州報

恩禪院爲興國寺。〔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馬殷奏破淮寇。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

七月丙申，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穎起復爲安南都護〔三〕，充節度使。〔通鑑考異引〕

薛史。案五代會要：七月，敕云：「建國遷都，俾新其制；沉山河之險，表裏爲防。今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

州，復置河潼軍使，命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爲軍，仍置虎牢關軍使。〔舊五代史考異〕己亥，案長曆，七月

不得有己亥，今考通鑑亦作七月己亥，當是引薛史原文，今仍之。〔舊五代史考異〕追尊皇妣爲皇太后。〔永樂大典

卷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六。〕

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四〕，於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

行營都統。〔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勅：「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勳烈，以隆恩榮，固合親臨，

式光典禮。舊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永樂大典卷一萬六

千七百五十一。案五代會要：八月，敕云：「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畫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

四方館收接。〔舊五代史考異〕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於南極。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

並圖形以獻。是月，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案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有脫字，考通鑑亦

間作固鎮，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舊五代史考異〕今月八日，黃河清，至十月如故。〔冊府元龜卷二百一。〕

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勅以

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住，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

慢國經。臣節旣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三〕、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

一月〔二〕，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

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

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魏博羅紹

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

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冊

府元龜卷二百一十〕浙西奏〔七〕，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

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玄章；隱言賜紫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案五代

會要：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舊五代史考異〕

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韓

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袞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

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並先於西京祇候。〔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庚午，大明節〔二〕，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

宣旨罷之。命閣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七。駕幸繁臺講武。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三。

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河

東，命朝臣先赴維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

帝閱其圖書，至是命師厚進焉。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

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

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冊

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

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含稜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冊府元

龜卷一百九十七。

廣南管內獲白鹿，並圖形來獻，耳有兩缺。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

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

十二月辛亥，詔曰：「路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於寇圍；飛輓之勤，實勞於

人力。永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於是人戶聞

之，皆忘其倦。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

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訥贈太師，故武

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爲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

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荊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

命周汭舉舟師沿流以救之。薛史本紀仍當時詔誥之文，稱成汭爲周汭，列傳仍作成汭，謹附識于此。（影庫本粘

籤）汭於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俘掠且盡。既

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鬪志，遂爲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於江。汭之本

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故賜姓周氏。案：薛史本傳仍作成汭。（舊五代史

考異）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師，

淮師，原本作「淮賜」，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貞歿於王事。帝每言諸藩

屏翰經綸之業，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贈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錄用焉。冊府元龜

卷二百一十。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併失怙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

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

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

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案五代會要：十二

月，于輝州碭山縣置崇德軍。太祖榆社在碭山，置使以領之，始命朱彥讓爲軍使。（舊五代史考異）

校勘記

（一）漢帝詢衍之文「衍」原作「衍」，明本冊府卷一八二同，據殘宋本冊府、漢書卷一二平帝紀注改。

〔三〕戊辰卽位 殿本、劉本同。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歐陽史卷二梁本紀、通鑑卷二六六均作「甲子，卽位」。沈鎮朱福泰校本五代會要（以下簡稱會要）卷一作四月十八日，按該日卽甲子。歐陽史、

通鑑又云：「戊辰，大赦。」

〔三〕凡曰軌儀 殿本、劉本同。彭校作「凡百軌儀」。

〔四〕長安縣爲大安縣 「爲大安縣」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會要卷一九補。

〔五〕在京百司 「百」字原無，據冊府卷一九一補。

〔六〕建昌院 原作「建昌宮」，據殿本、本書卷一四九職官志、會要卷二四、通鑑卷二六六改。

〔七〕改爲崇政院 「改」原作「加」，據殿本、本書卷一四九職官志、會要卷二四改。

〔八〕佐鸞院 孔本、彭本、盧本、冊府卷一九六同。殿本、劉本、會要卷二四、舊五代史考異作「儀鸞院」。

〔九〕名藥 原作「名樂」，明本冊府卷一九七同，據殿本、殘宋本冊府改。按本卷下文亦有廣州進藥事，並屢見于冊府卷一九七其他條。

〔二〇〕六月……癸卯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八九此條繫于五月。按二十史朔閏表，開平元年六月丙午朔，無癸卯，五月丁丑朔，癸卯爲二十七日。

〔二一〕容齋續筆 原作「容齋三筆」。按此事見容齋續筆卷六「戊爲武」條，據改。

〔二二〕武辰 原作「武寅」。按二十史朔閏表，開平二年爲戊辰，金石萃編卷一一九崇福侯廟碑文有

「開平二年，歲在武辰」句，據改。

〔三〕六月……癸亥……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 殿本、劉本同。按通鑑卷二六六考異引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並謂「行營」當作「行軍」。

〔四〕別議戎帥 「帥」原作「師」，冊府卷一九九同，殿本、劉本、彭校作「帥」，據改。影庫本批校云：「別議戎師之『師』，疑『帥』字之訛。」

〔五〕安南 原作「南安」，冊府卷一九一同，據殿本、會要卷二四改。按南安屬福建，安南屬廣府，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府皆隸廣府都督統攝。

〔六〕許住一月 「住」原作「任」，冊府卷一九一同。影庫本批校云：「許任之『任』疑『住』字之訛。」殿本、劉本、彭校作「住」，據改。本卷下文「許住二十日」、「許住十日」中「住」字同。

〔七〕浙西奏 殿本、劉本句上有「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十字，盧本、冊府卷一九四均無，係殿本增補者，事見會要卷一一。

〔八〕庚午大明節 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一、會要卷一皆云朱晃生於十月二十一日，會要注：「以其日爲大明節。」本卷上文開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據二十史朔閏表，是年十月乙巳朔，庚午爲二十六日，二十一日當爲乙丑。

舊五代史卷四

梁書四

太祖紀第四

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二〕。幽州劉守光進海東鷹鵠〔三〕、蕃馬、氍毹、方物。〔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案五代春秋：正月，晉王克用薨。

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遂命庶官徧祀於羣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

案通鑑：二月癸

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新唐書昭宣帝紀亦云二月遇弒。歐陽史作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弒濟陰王，與諸書異。〕帝

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禮。乃下令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案五代會要：十月，以尙書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宮副使。〔舊五代史考異〕兵部侍郎姚

洎爲鹵簿使〔三〕，開封尹、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四〕。

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冊府元龜卷二百五。〕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

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丁丑，幸澤

州。辛巳，案：辛巳，〔歐陽史、通鑑俱作壬午。〕〔舊五代史考異〕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

使。壬午，宴扈駕羣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甲申，登東北隅逍遙樓，蒐閱騎乘，旌甲滿野。〔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四。〕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

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冊府元龜卷二百五。〕以鴻臚卿

李從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爲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從合留三廟，於西都選地位建立

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一。〕

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爲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二相於行在。〔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案通鑑：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

卒。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爲右僕射。是拜二相於行在，所以代張文蔚、楊涉也。梁代避諱，改「承旨」爲「奉

旨」，通鑑誤作「承旨」。四月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於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

鄭州。壬子，幸東京。案：五代春秋作丙午，帝還東都。〔歐陽史作壬子，至澤州。〕惟通鑑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

〔異〕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冊府元龜卷二百五〕鄢陵居人程震以兩歧麥穗并畫圖來進。〔冊府元龜卷二百二〕

甲寅，淮寇侵軼，侵軼，原本作「侵軼」，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

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黃瑀率樓船遮擊之，賊衆沿流宵遁，

追至鹿角鎮。〔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爲右僕射。迪敏事慎言，達吏

治，明籌算。帝初建節旄於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爲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

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卽知軍

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閭閻，甚有裨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

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期月復起，師長庶官焉。〔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一〕

五月丁丑，王師圍潞州將及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俟攻擊，當自降。太原李存勗

以厚幣誘結北蕃諸部，並其境內丁壯，悉驅南征決戰，以救上黨之急。部落帳族，馳馬勵

兵〔五〕，數路齊進，於銅鞮樹寨，旗壘相望。〔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王師敗於潞州。〔永樂大典卷一

萬四千二百一十二〕

案：潞州之敗，歐陽史作五月己丑，通鑑作壬申。（舊五代史考異）己丑，令下諸州，去年

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無雪，至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

多在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

史奏，災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軍前行營

都將康懷英、孫海金以下主將四十三人，於右銀臺門進狀待罪。帝以去年發軍之日不利，有違兵法，並釋放，兼各賜分物酒食勞問。〔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二。制〔之〕：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河間，原本作「河澗」，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是月癸未，淮賊寇荊州石首縣，襄陽舉舟師沿滬港襲敗之。〔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

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遭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丙辰，邠、岐來寇，雍西編戶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結營自固。踰月，同州劉知俊領所部兵擊退，襲至幕谷，案歐陽史作漠谷，〔五代春秋仍作幕谷。〕大破之，俘斬千計，收其器甲，宋文通僅以身免。〔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鐫溢目，徒殫資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九。〕邕州奏，鎮鄣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是月壬戌，岳州爲淮賊所據，帝以此郡此郡，原本作「北郡」，今據

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委輸商賈，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舉舟師同力致討〔七〕。王師集，淮夷毀壁焚郭而遁。〔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

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四〕詔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

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降，祇許用銅〔八〕，冀定尊卑，永

爲條制。仍令執法官糾察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案五代會要載七月敕曰：祭祀之儀，有國大事，

如聞官吏慢于恪恭，牲具禮容有異精審，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舊五代史考異〕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

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

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

遷陟。〔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三〕勅禁屠宰兩月。〔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爲講

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於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於其側，

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寢，案：綿寢，原作「綿浸」，今據通鑑注改正。〔舊五代史考異〕雖官吏亦從俗焉。

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案：以上又見通鑑注所引薛

史，與冊府元龜相符，惟字句稍有異同。

八月辛亥，勅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兩浙錢鏐奏，請重鑄

換諸州新印。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脩禮敬。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甲寅，太史奏，壽星見於南方。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

極宮爲眞聖觀。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通鑑注引薛史。案十國春秋吳

越世家：八月，梁敕改唐山縣爲吳昌縣（九），唐興縣爲天台縣。又敕升杭、越等州爲大都督府。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城

縣曰長興，樂成縣曰樂清，避梁諱也。（舊五代史考異）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裂帛。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六十六。廣州上言（二），白龍見，圖形以進。永樂大典卷五百二十。

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

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

從，餘文武百官並在東京。壬午，達雒陽。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孟、

懷，原本作「孟懷」，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

丙戌，至陝州駐蹕（二），案：通鑑作乙酉。（舊五代史考異）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戟、

食味、方物。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內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彥章

八十人騎先在并州，乃於晉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以示懷

服。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五。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三）。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戊子，

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

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至夕而遁，原本作「至久」，今參考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福州貢玳〕

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於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

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瑋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 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通鑑注引薛史〕

乙巳，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瑋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三〕。辛亥，宰臣百僚起居於殿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乙卯，實錄作丁巳。今考五代春秋作丁巳，與薛史同。歐陽史作丁未，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己未，大明節，諸

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七〕 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四〕 諸道

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乙

未〔四〕，又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案歐陽史：癸巳，張策罷，左

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伏以詩稱有客，書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

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於歷代，襲用舊章。謹

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鄴國

公，爲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崧爲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爲三恪，

鄴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一。〕案五代會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龍虎軍，左右龍

虎爲天武軍，左右天威爲羽林軍，左右羽林爲天威軍，左右英武爲神武軍，左右神武爲英武軍。前朝置龍虎六軍謂之衛

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舊五代史考異〕癸丑，獵畋于含耀門外。〔冊府元龜卷

二百五。

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於東上閣門。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

辭於開明門外。〔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

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爽、河陽節度使張歸霸並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冊府元龜卷二百五〕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

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六十六〕庚寅，親享

太廟。〔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辛卯，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

禮畢，御五鳳樓，五鳳樓下原本衍一「于」字，今據文刪去。〔影庫本粘籤〕宣制大赦天下。〔永樂大典卷四千

三百七十六〕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

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圖帟二百六十件賜張宗爽。〔二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九〕案歐陽史：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改西京貞觀殿爲

文明殿，含元殿爲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二七〕勅東都曰：「自昇州作府，建邑爲都，未廣邦畿，頗虧國

體。其以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鄆

陵縣〔二八〕、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封府，仍昇爲畿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案輿地

〔廣記〕朱梁時，楊氏據江、淮，于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恥聞逆姓，請改松陽縣爲長松。〔舊五代史考異〕丁酉，

宴羣臣於崇勳殿。甲辰，又宴羣臣於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

四十八（二五）。丙午，宗正寺請修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並令添修上下宮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勅：「豐沛之基，寢園所在，悽愴動關於情理，充奉自繫於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碭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

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爲丹、延等州安撫、招誘等使。（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五）辛未，詔曰：

「同州邊隅，繼有士衆歸化，暫思巡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陝，（今幸蒲、陝，原本作「今幸」，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陝州。己卯，

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幸右軍舊杏園

講武。（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四）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

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八百一十七）

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內諸司

使扈從，至申時迴。（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謙扈從官。甲寅，宴宰

臣及扈從官於內殿。（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

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案：甲寅，通鑑作庚子，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

異）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弘農郡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

十六。

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於內殿。己卯，車駕至西京^(三)。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仍以毫、輝、潁爲屬郡。通鑑注引薛史。

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制令削奪劉知俊在身官爵，仍徵發諸軍，速令進討。如有軍前將士，懷忠烈以知機，賊內朋徒，憤脅從而譏變，便能梟夷逆豎，擒獲凶渠，務立殊功，當行厚賞。活捉得劉知俊者，賞錢一萬貫文，便授忠武軍節度使，並賜莊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案：一千，原作「一萬」，今據通鑑長編引梁代賞功之典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便與除刺史，有官者超轉三階，無官者特授兵部尚書。如活捉得劉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將並梟送闕廷者，賞賜有差。（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六。）辛亥，駕至蒲、陝，案：通鑑作癸丑，帝至陝，與薛史前後異。（舊五代史考異）文武百官於新安縣奉迎。（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劉知俊弟內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雒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溫以上二十二人於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勅：「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

內，一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勅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勘名銜，分析申奏，當與施行。」〔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是月，知俊奔鳳翔，同州平。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一十三。〕

七月乙丑，勅行營將士陣歿者〔三〕，咸令所在給櫬槨，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涕。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九。〕改善

門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却改爲左、右興善門。〔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勅：「大內皇

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於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

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

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三〕，勒控鶴官昇擡至內門前，準例令

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案：興善原作「章

善」，今據上文及五代會要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勅：「皇牆大內，本尙深嚴，

宮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

戒門閭。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處分。」〔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

守光爲燕王。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

案通鑑：七月癸酉，帝發陝州。

乙亥，至洛陽，寢疾。（舊五代史考異）

己丑夕，寢殿棟折，詰旦，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遂詔有司釋放禁人，從八月朔日後減膳，進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一。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通鑑注引薛史。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於社稷諸祠。

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

詔曰：「封嶽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恆規。朕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災祥互降於域中。」慮於告謝之儀，有缺齋虔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拜禱祀訖聞奏。」于兢，原本作「於兢」，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八。

又勅：「朕以干戈尙熾，華夏未寧，宜循卑非之言，用致雍熙之

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鑾、崇勳兩殿，只於便殿聽政。」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辛亥，制：

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

五。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尙書。班，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爲郡守，主留事於襄陽，爲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爲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爲亂兵所害。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勅：「建國之初，用兵未罷，未罷，原本作「之罷」，今據五代

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准例收接。（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闊大。」（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勅：「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勅文券，並不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於鄉村乞託擾人。」（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弘，特賜勅書慰諭。又制：「左馮背叛，左馮，原本作『左憑』，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元惡遁逃，如聞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國，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罪。仍令同、華、雍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梟斬溫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獎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戶，切加安存。」（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五）己卯，幸西苑觀稼。（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校勘記

〔二〕見于崇元門 殿本、劉本句下有「封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十三字，廬本、冊府卷一九七

均無，係殿本增補者。

〔三〕幽州劉守光 「劉守光」原作劉守文，冊府卷一九七同，據劉本、本書卷一三五劉守光傳改。按天祐四年四月，守光自爲幽州節度，其兄守文在滄州。

〔三〕姚洎 原作「姚洎」，冊府卷二〇五同，據殿本、劉本、本書卷八梁末帝紀改。

〔四〕東都留守 殿本、劉本句下有「辛未，契丹主安巴堅遣使貢良馬」十三字，殿本考證云：「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盧本、冊府卷二〇五均無，係殿本增補者。以後影庫本正文中出現「安巴堅」，均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爲「阿保機」，不另出校。

〔五〕馳馬勵兵 殿本同。劉本「勵」作「厲」，冊府卷二一七作「馳馬甲兵」。

〔六〕制 原作「封」，冊府卷一九六同，據殿本改。

〔七〕遂令荆湘湖南北舉舟師同力致討 殿本、劉本、冊府卷二一七同。冊府卷二一六作「遂令荆襄、湖南皆舉舟師，同力攻討」。

〔八〕祇許用銅 「許」原作「取」，據冊府卷一九一、會要卷六改。

〔九〕敕改 原作「敕封」，據十國春秋卷七八吳越武肅王世家改。

〔一〇〕廣州 原作「唐州」，據冊府卷二〇二改。按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唐州已於天祐三年朱全忠表請更名泌州。

〔二〕駐蹕 「蹕」字原無，據冊府卷二〇五補。

〔三〕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九七作「丁亥，西幸陳州，錫宴扈從官」，卷二〇五僅作「丁亥，錫宴扈從官」。按上文有「丙戌，至陝州駐蹕」，由陝州至陳州，非一日可達，下文又有「十月己亥，上在陝」，疑此「至陳州」三字衍文。

〔三〕文思殿 原作「文明殿」，據冊府卷一九七改。影庫本粘籤云：「文明殿，原本脫『明』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按冊府卷一九六謂開平三年正月，始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則此時尙無「文明殿」之名。

〔四〕乙未 原作「己未」，據殿本、冊府卷一九七改。按二十史朔閏表，開平二年十一月己巳朔，無己未。

〔五〕庚寅親享太廟 本條原在上條「詔曰」前，據殿本移此。按上文云：「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庚寅爲二十三日，詔中既有「直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之語，自應在「庚寅」之前。

〔六〕茵褥圖帟 「圖帟」原作「圖轡」，明本冊府卷一九七同。殿本作「幃帟」，劉本作「圍帟」，殘宋本冊府作「圖帟」。據改「轡」作「帟」。按：轡，帶也；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圖帟」當爲有圖之帟，與「茵褥」相對成文。

〔七〕金鸞殿 原作「金鸞殿」，據殿本、冊府卷一九六、會要卷一二改，下同。本書卷一四九職官志

云：「前朝因金巒坡以爲門名……梁氏因之以爲殿名。仍改『巒』爲『巒』，從美名也。」

〔六〕扶溝縣 「縣」字原無，冊府卷一九六同，據殿本、劉本補。殿本考證云：「案『扶溝』下脫『縣』字，今據文增入。」

〔七〕丁酉……從之 本條原在下文「丙午」條後，據殿本移此。按二十史朔閏表，開平三年二月丁酉朔，甲辰爲初八日，丙午爲初十日。

〔八〕車駕至西京 「車駕」原作「車馬」，據殿本、劉本、彭校改。

〔九〕勅行營將士陣歿者 「營」原作「官」，明本冊府卷一九五同，據劉本、殘宋本冊府改。

〔十〕排當訖 「訖」原作「抗」，據會要卷二四改。

〔十一〕災祥互降於域中 「互」原作「訝」，據殿本、冊府卷一九三、會要卷三改。「域」原作「城」，據冊府卷一九三改。

〔十二〕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 「南」字原無，冊府卷二一〇同，據彭校及通鑑卷二六七補。「王班」，孔本、彭本同，殿本、劉本作王珽。通鑑卷二六七作王班，通鑑考異云：「薛史作王珽，今從實錄。」

舊五代史卷五

梁書五

太祖紀第五

開平三年九月〔二〕，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疋，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綵有差〔三〕。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案通鑑：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

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尙書戶部侍郎、平章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唯於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尙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從己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聞。」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

以天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

候李繼業齋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三〕，案：歐陽史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舊五代史考異）以

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事。

案歐陽史：九月壬寅，陳暉克襄州。據薛史則陳暉以壬寅奏捷，非以是日克城。考通鑑克城繫九月丁酉，與薛史今月五

日正合。歐陽史蓋據奏捷之日而書之耳。（舊五代史考異）通鑑：八月，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四〕。

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殿本）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襄漢

下原本衍「收」字，今據文刪去。（影庫本粘籤）受宰臣以下稱賀。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五。詔曰〔五〕：「秋冬

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奏聞。」是月，禮儀使奏：「今

據所司申奏，十一月二日冬至〔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月

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河中奏，准

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即易騎以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

內外諸司使咸有進獻。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七。詔以寇盜未平，凡諸給過所，並令司門郎

中、案司門，原本作「司關」，考五代會要有司門郎中，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員外郎出給，以杜姦詐。永樂

大典卷六千九百二十。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內出，於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壇告謝。〔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司天臺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風微扇，帝座澄明，至曉，黃雲捧日。〔冊府元龜卷二百二。〕丙申，敕于上東門外。〔冊府元龜卷二百五。〕戊戌，制曰：

夫嚴親報本，所以通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規，敢歎大猷，茲唯古義。粵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於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涵於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奸宄作孽，旱霖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於責躬；履薄臨淵，冀昭于玄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天垂丕佑，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兇渠，「致」字疑有脫誤，蓋冊府元龜引薛史原文偶有舛誤也。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就不戰之功，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况靈旗北指，喪犬羊于亂轍之間；飛騎西臨，下廊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內夏，內夏，原本作「內憂」，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益知天

命之攸歸；喙息蚊行，共識皇基之永固。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圓丘之禮。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弘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所冀漸臻蘇息〔七〕，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以來，歲時尙邇，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於餽糧，飛輓頻勞於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斂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人。凡關庶獄，每望輕刑。只候纔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奏聞。〔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八〕。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通鑑考異引薛史〔九〕〕辛丑，幸穀水。〔冊府元龜卷二百五〕戊午，御文明

殿，冊太傅張宗奭爲太保韓建受冊畢〔一〇〕，按：原本疑有脫訛。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尙書省上。〔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勅

改乾文院爲文思院，行從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威殿〔一一〕。〔冊府

元龜卷一百九十六〕靈州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邠、岐、秦、涇之師侵迫州城。帝遣陝州康懷英、

華州寇彥卿率兵攻迫邠、寧，以緩朔方之寇。〔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六〕案五代春秋：十一月〔一二〕，秦人

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十二月乙丑臘，較獵于甘泉驛。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於

是巡幸數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獎而封崇之。

冊府元龜

卷二百十一。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

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

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

福建

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勅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

冊府

元龜卷一百九十四。

贈牢牆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彥洪、高漢詮、丘奉

言、仇瓊並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

罹其酷，至是褒贈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

劉守光上言，于薊州西與兄守文戰，生擒守文。通

鑑注引薛史。

開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用禮樂也。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勅：「公事難於稽遲，居處悉皆遙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

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並宜輪次于中書側近宿止。」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帝出師子

門二，至榆林坡下閱教。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

壬寅，幸保寧毬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

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

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案五代春秋：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通鑑引）

薛史劉守光生擒守文在三年十二月，五代春秋作正月克滄州，與薛史前後互異。今附錄五代春秋于正月末，以備參考。

（影庫本粘籤）

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冊府

元龜卷二百十四）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恭錦服銀帶并食。（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五）己丑，出光政門，

至穀水觀麥。（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八）戊辰，宴於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

勳戚宴於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

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

已上。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宴宰臣，原

本脫「宴」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勳戚、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於內殿。丙辰，於興安毬場

大饗六軍，樂春時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

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靜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

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先世，原本作「先正」，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

各追贈一等。」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

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懽，至午而罷。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丁卯，宋

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冊府元龜卷二百一。

案通鑑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爲上

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容齋續筆亦載此事，疑皆采薛史原文，而冊府元龜徵引梁

書有所刪節也，謹附載于此。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

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

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

是無禮也。」至是，勅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葉縣鎮遏使

馮德武於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潰等七人以獻。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五。鎮海軍節

度使錢鏐擊高澧於湖州，大敗之。案九國志：高澧以三年十月叛，四年二月奔吳。薛史繫于四月，蓋以奏

聞之日爲據。（舊五代史考異）梟夷擒殺萬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南，故詔鏐討

之也。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六。

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

二。自朔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內壘。冊府元龜

卷一百九十七。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眞，既刑典之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

京及諸道州府，制造假犀玉眞珠腰帶、璧珥并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毀棄。如行勅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慟曰：「天不使我一海內，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尙書令。〔冊府元龜卷二百四〕〕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羣臣於宣威殿，賜物有差。〔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劉知俊攻逼夏州。案通鑑：七月，岐王與邠二王、涇二帥各遣使告晉，請合兵

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侵夏州，與

薛史及通鑑異。〔舊五代史考異〕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

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六。西路行營，原本作「兩路」，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福州

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時陳、許、汝、蔡、潁

五州境內有蝻爲災，俄而許州上言，有野禽羣飛蔽空，旬日之間，食蝻皆盡，是歲乃大有秋。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九。

八月，車駕西征。己巳，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悅。〔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午，次陝府。辛

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二），賜物有差。（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甲午，至

西京。案：五代春秋作九月己丑，帝還西都，歐陽史同。通鑑作己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舊五代史考異）下詔

曰：

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尙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繇國有萬幾，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共力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

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別勅

處分。〔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三〕

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崇定鼎門，趙光逢祠嵩岳。〔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二十一〕勅：

「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壬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乙巳，王師敗蕃寇於夏州。初，劉

知俊誘沙陀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節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先是，供奉官張漢玫宣諭在壁，國禮使杜廷隱賜幣于夏，案：廷隱，原本作「定隱」，下仍作廷隱，今據九國志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及石堡寨，聞賊至，以防卒三百人馳入州。

既而大兵圍合，廷隱、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大軍奮擊，敗之。河東、邠、岐賊分路逃遁，夏州圍解。〔案通鑑：甲申，遣夾〕

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舊五代史考異〕丙午，詔曰：「劉知俊貴

爲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竄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諒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尙稽擒戮，宜懸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將孫坑、卓瓌、劉儒、張鄰等，賞有差。」〔冊府〕

元龜卷二百十六。乙卯，宴會羣臣於宣威殿。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校勘記

〔二〕九月 劉本同。殿本作九月癸巳朔，冊府卷一九七作九月甲午。

〔三〕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綵有差。殿本句下有「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判建昌宮事，兼延資庫使」二十一字。按該條史實參見冊府卷三二九、會要卷一五延資庫使條及卷二四建昌宮使條。

〔三〕程暉 劉本、冊府卷四三五同。殿本、舊五代史考異、歐陽史卷二、通鑑卷二六七均作陳暉。

〔四〕王求 原作「士求」，劉本作「士□」，據通鑑卷二六七改。

〔五〕詔曰 殿本句上有「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尚書戶部侍郎、平章事」六十三字。按「太常卿趙光逢……平章事」三十九字，影庫本及劉本在本卷上文。

〔六〕十一月二日冬至 「十一月」原作「十月」，據冊府卷一九三、通鑑卷二六七、本卷下文補。冊府「十一月」上有「晝日內」三字。

〔七〕漸臻蘇息 「臻」原作「增」，據冊府卷一九一改。

〔八〕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劉本同。按本書卷一四、歐陽史卷三九羅紹威傳、通鑑卷二六七考異引梁功臣列傳均作紹威三子。廷規、周翰、周敬。與本書所云廷規改名周翰不符。通鑑考異云：「廷規更名周翰，亦恐實錄之誤。」殿本作「以羅周翰爲天雄軍節度副使，知府事，從鄴王紹威請也。」

〔九〕通鑑考異引薛史。劉本同。按本條見通鑑卷二六七考異引實錄。

〔一〇〕冊太傅張宗奭爲太保韓建。劉本同。冊府卷一九九「太保」與「韓建」間有空闕，殿本作「冊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無「爲」字。按本書卷一五韓建傳謂韓建「九月冊拜太保」。此處疑有脫誤。

〔一一〕行從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威殿。「興安殿」、「興安毬場」原作「興宅殿」、「安毬場」，冊府卷一九六同，據殿本、會要卷五改。「宣威殿」原作「宣武殿」，明本冊府卷一九六同，據殘宋本冊府、會要卷五改。

〔一二〕十一月。殿本、劉本同。五代春秋卷上作十月。

〔一三〕用禮樂也。劉本，冊府卷一九七同，殿本作「始用禮樂也」。按歐陽史卷二梁紀：「壬辰朔，始用樂。」疑脫「始」字。

〔一四〕帝出師子門。劉本同。殿本句上有「乙未」二字，冊府卷二一四有「四年正月」四字。

〔吾〕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 〔己丑〕原作「丁卯」，據殿本、冊府卷一九八、冊府卷二〇五、歐陽史卷二梁紀改。殿本本條在下文「三月壬辰」上。

〔古〕高澧 原作「高澧」，殿本考證同，據本卷正文、劉本考證、冊府卷二一六、九國志卷二高澧傳改。

〔七〕邠 原作「汾」，據通鑑卷二六七改。

〔六〕辛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設龜茲樂 殿本、劉本同。按「辛未，老人星見」，輯自冊府卷二〇二。下文「是日……設龜茲樂」，輯自冊府卷一九七，「是日」，冊府作「辛未」。

舊五代史卷六

梁書六

太祖紀第六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八〕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并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駟價。〔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幸開化，大閱軍實。〔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

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幸廣王第，原本「幸」作「辛」，今據文改正。（影

庫本粘籤）

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

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

宴羣臣。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

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

己亥，日南至，帝被袞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於庭，羣臣稱賀。（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帝畋於伊水。（冊府元龜卷二百五）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謀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冀絕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郢、延等道，並同處分。」（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郢、延，原本作「鹿延」，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案：原本訛「湘州」，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叛，結連晉人，故遣將討之。（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六）案五代會要：十一月十

四日，司天奏：「月蝕，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爲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舊五代史考異）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於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鬪於教馬亭。（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己巳，詔曰：「滑、宋、輝、亳等州，水澇敗傷，人戶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都畿內（二），如宋、滑制。（冊府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永樂大典

卷二千六百三十二。制曰：「兩漢以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

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誠。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況茲謫見，當

有咎徵。其在列辟羣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七十八。二日，日旁有祲氣，向背若環耳，案：原本訛「環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舊五代史考異）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憂矣。」帝爲之盱食。是日，果爲晉軍及鎮、定之師

所敗，都將十餘人被擒，餘衆奔潰。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二十四。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

戰；鬼方未服，尙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

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於元惡，挺災可憫於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

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丘壠，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

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藉於賦租，稅粟尙煩於力役。」

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

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

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於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

案五代春秋：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

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

權知軍州事。蔡人久習叛逆，刺史張愼思又哀斂無狀，帝追愼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行琮，原本作「行踪」，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因縱火驅擁，爲渡淮計。

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爲主^{〔三〕}，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

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鄆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

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壬戌，詔曰：「東京舊

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

「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案五代會要：二月，敕：「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日食萬錢之半。〕〔舊五代史

考異〕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庚午，幸白馬坡^{〔五〕}。〔冊府元龜卷二百五〕詔金吾大將軍、待制

官各奏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牋表。虔州本支

郡也，兵甚銳，自得韶州益強大，升爲百勝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願收復使府，立功自

效，上因兼授江西觀察留後。光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楊渭遣人僞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禮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奸謀，且開導貢路，非敢貳也。」以其僞制來自陳，案原本「僞訛爲」，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可不甚加撫卹。」尋兼授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案九國志：盧延昌歸命于吳，僞乞命于梁。（舊五代史考異）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二十一。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續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於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六〕，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七〕。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任。應關、西、同、雍、華、鄜、延、夏等六道兵馬，并委冀王收管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九。

五月甲申朔，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於宣威

殿，賜帛各有差。〔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

十六。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

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癸巳，觀稼於伊水，登建春門，幸

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臯視物色，賞賜甚厚。〔冊府元龜卷二百五。〕詔左、右銀臺門〔二〕，朝參

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親王許一二人執條床手簡，餘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

闔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通內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

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

案：劉隱卒，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五月，惟通鑑作三月，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輟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

慰〔九〕。

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洛。丁巳，鎮、定鈔我湯陰，

案：原本作「蕩陰」，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效尤，誘其蕃戎，動我

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洛。是用遣將徂征，爲人除害。但初頒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

之，諒非獲已。況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並由姦佞。密通人使，潛結沙陀，既懼罪

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直未

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前功〔三〕。如有率衆向明，拔州效順，

亦行殊賞，冀狗來情，免令受弊於疲民，用示惟新於污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准此敕文，散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弘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五。〕詔修天宮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眞並乞賜紫衣。」從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

七月，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於歸仁亭子，崇政使、內諸司及翰林院並止於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內。〔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癸亥，老

人星見。〔冊府元龜卷二百一。〕戊辰，幸故上陽宮，至於榆林觀稼。〔冊府元龜卷二百五。〕丙子，閱四

蕃將軍、屯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

閱，帝自指麾，無不踴扑，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右神武統軍丁審衢對御，右神武統軍，原本「右」作「立」，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恕之，以劉重霸代其

任。〔冊府元龜卷二百九。〕

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閣，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羣臣於興安殿。〔冊

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庚子，親御六師，次於河陽。甲辰，至於衛州。乙巳，至於宜溝，幸民劉達

墅。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冊府元

龜卷二百一十。

十月辛亥朔，駐蹕於相州，相州，原本作「湘州」，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宮起居。戶部郎中孔昌序齋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郢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爲御營使。冊府元龜卷二百五。有司以立冬太廟薦享上言，詔丞相杜曉赴西都攝祭行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癸丑，閱武於州闔之南樓。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於軍門。通鑑注引薛史。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閣門使李郁報宰臣，案：原本李郁下衍「寶」，今據列傳刪正。（舊五代史考異）兼敕內外。是夜二，車駕發輟於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先鋒將黃文靖伏誅。通鑑注引薛史。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案：己未，歐陽史作乙未。（舊五代史考異）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於行宮之外廡。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既而漁人獲巨魚以獻，帝命放之中流，從臣以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是日名其潭曰萬歲潭。永樂大典卷一千六百十二。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卽命丞

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

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案通鑑：帝以來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舊五代史考異）車駕發自行闕，夕次洹水縣。癸未，至內黃縣。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於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溫縣。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五。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鷟、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齎香合三、祝版，告祭於孟津之望祠。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三。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東郊迎拜，其文武官並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望祠，原本作「望詞」，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爲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

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詣望祠祈禱。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癸酉，

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於近苑。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命大理卿王鄴

使於安南，左散騎常侍吳藹使於朗州，皆以旌節官誥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爲朗州

旌節官告使副^{二三}。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三。

案五代會要：舊制，巡撫、黜陟、冊命、弔贈、入蕃等使，選朝臣爲

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卽以中官爲之，今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舊五代史考異）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二四}，

領軍於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並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

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二五}。

是月，魏博節度上言，於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

數，并擒都將以下四十餘人。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五。

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琢畫宮衣五百副。

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

安南兩使留後曲美，

案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

爲節度使^{二六}。（舊五代史考異）

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

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陞綾花緞越氍毹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所支權課

葛三萬五千匹。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校勘記

（二）東都 原作「東郡」，據劉本、冊府卷一九五改。

〔三〕稅粟尙煩於力役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九一「稅」作「輓」。

〔三〕都將鄭遵 「都將」原作「諸將」，據殿本、冊府卷二一四改。

〔四〕宜今日食萬錢之半 「日」字原無，據會要卷一二補。

〔五〕白馬坡 殿本、劉本、冊府卷二〇五同。本書卷三八唐明宗紀作白司馬陂。通鑑卷一八二作白司馬坂，注云：「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坂音反。」十七史商榷卷九八云：「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思止鞫誣告人反者，輒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也。」

〔六〕龍虎門 殿本、劉本同。明本冊府卷一九七宴會門作龍虎門，慶賜門作龍門。殘宋本冊府兩處均作龍門。

〔七〕廣化寺 殿本此下有「壬申，契丹遣使來貢」八字。按該事見冊府卷九七二，文異。

〔八〕左右銀臺門 「右」字原無，據冊府卷一九一、會要卷五補。

〔九〕清海軍節度使……百僚詣閤門奉慰 二十七字原無，據殿本補。按冊府卷二一五無此條。

〔一〇〕當保前功 「前」原作「全」，據冊府卷二一五改。

〔一一〕是夜 原作「丙寅夜」，冊府卷二〇五同，據殿本改。按本卷上文十月辛亥朔，甲寅爲初四日，丙寅爲十六日，不應在乙卯初五日之前。上文云「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則此當卽是日之夜。

〔三〕各齋香合 「合」字原無，據冊府卷一九三補。

〔三〕旌節官告使副 「告」字原無，據冊府卷二二三補。

〔四〕高萬興 「興」原作「行」，冊府卷四三五同，據殿本、劉本、本卷上文、本書卷一三二高萬興傳改。

〔五〕各奉表賀 「奉」原作「奏」，據殿本、冊府卷四三五改。

〔六〕以靜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 「留後」二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六八補。

舊五代史卷七

梁書七

太祖紀第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彩燈」，〔一〕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

三省官羣望祈禱。

〔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

三省，原本作「五有」，今改正。〔影庫本粘籤〕

詔曰：「謗

木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內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二〕以丁審衢爲陳州，而審衢厚以鞍馬、金帛爲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

復其獻而停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五〕

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爲琅琊郡王。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命

供奉官朱嶠於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並僉從一十四人，並釋放，仍命押領送至

貝。

案：原本「貝」訛「具」，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

騰，唐戶部侍郎潔之子也。廣明喪亂，客於

北諸侯，爲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所辟，去載領貢獻至闕。未幾，其帥稱兵，其帥原本作「其師」，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遂繫之。至是，帝念賓介之來，又已出境，特命縱而歸焉。（冊府元龜卷二百

九。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丙申夕，

熒惑犯房第二星。（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十六。

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對訖（三），於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案五代會要：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弘信爲趙王。（舊五代史考異）癸丑，

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案歐陽史：丁巳，光祿卿盧琬使於蜀。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

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

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大內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

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尙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鷟、右諫議大夫張衍（三）、兵部侍郎

劉邈、兵部郎中張儁、光祿少卿盧秉彝並令扈蹕。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案通鑑云：至白

馬頰，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鷟、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乙

丑，次溫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於境上，其內外所備，咸豐霈焉。丁卯，

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案：原本脫「發」字，今據文增入。（舊五代史考異）夕

止淇門，內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於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內黃。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瑒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於野落。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強縣之西城〔四〕。案通鑑：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舊五代史考異）丙戌，鎮、

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強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案通鑑：帝以舊縣未

下，引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戊子，至冀州。與薛史異地。又案五代春秋：二月，侵趙，克棗強，與薛史異月。（舊五代

史考異）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來朝。冊府元龜卷二百五。案五代春秋：二月，侵趙，

克棗強，進次舊縣，圍之。晉人救舊，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辛卯，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

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於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冊府元龜卷一百

九十七。甲午，幸貝州之東闔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闔閱騎軍。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勅以攻下

棗強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並超加檢校官，衙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軍職。冊府

元龜卷二百一十。丙午，次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祈禱龍潭。」戊

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

二。案五代會要：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本于人民；惠養疲羸，尤資于令長〔五〕。苟選求之踰濫，固撫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除授〔六〕，或緣親舊所請，或爲勢要所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實，念茲蠹弊〔七〕，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省藩身之才業，驗爲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尙行請說，猶假貨財，其所司人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舊五代史考異）

四月己酉，幸魏州。

案通鑑：乙巳，帝發貝州。

丁未，至魏州。

俱在三月，與薛史異。

（舊五代史考異）

金波

亭，賜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學士。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

甲寅夕，月掩心大星。

丙辰，敕：「近者星

辰違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

以迎福應。」（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

己未，次黎陽縣。

案通鑑：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

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

（舊五代史考異）

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己

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準備內宴錢三千貫、內宴，原本作「內安」，今據文改

正。（影庫本粘籤）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於食殿，召丞相、文武從官等侍焉。

冊府元龜卷一百

九十七。帝泛九曲池，御舟傾，帝墮溺於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驚悸久之。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

十二。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開封尹、博王友文爲特進、檢校太保，兼

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留守。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九。

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

牟縣。

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發自鄭州，原本「發」作「鄧」，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至滎陽，河南尹魏王宗爽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邇迤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爽入對，便於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於汜水，宰臣、河南尹、大學士並於內殿起居，勅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案五代會要：其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宗爽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舊五代史考異）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贊、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尙書孔續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於東郊（八）。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維苑使曹守璫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上閣門進名奉慰。冊府元龜卷三百一十九。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二。案五代會要：彗星見于靈臺之西，

至五月始降赦宥罪，以答天譴。又云：五月壬戌夜，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司天奏：「大星爲帝王之星，宜修省以答天譴。」（舊五代史考異）詔曰：「生育之人，爰當暑月，乳哺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於刳屠，豈推恩於長養，俾無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內禁斷屠宰及採捕。天民之窮，諒由賦分，國章所在，亦務興仁。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卹。史載

葬枯，用彰軫卹；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功收瘞。國瘼之文，尙標七祀；良藥之市，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喜之術。案：原本

「有喜」訛「有嘉」，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凡有疫之處，委長吏檢尋醫方，於要路曉示。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卽仰長吏差醫給藥救療之。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辛卯，詔曰：「亢陽滋甚，

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

壇、風師雨師、九宮貴神，案：原本「貴神」訛「降神」，今據通典及新唐書禮志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委中書各

差官祈之。」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一。通鑑：閏月壬戌，帝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帝長子郴、王友裕早

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

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殿本）案通鑑：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

徵其婦入侍（九），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

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

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

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勅。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

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

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衄裹之，瘞于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今考友珪弑逆之事，薛史原文永樂大典已佚，冊府元龜亦無所徵引，謹附錄通鑑於此。友珪葬太祖於伊闕縣，號宣陵。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百十四。

案五代會要：

太祖崩年六十一。中書侍郎、平章事杜曉撰哀冊文，門下侍郎、平章

事趙光逢撰謚冊文，太常卿李燕撰謚議。

又案：友珪篡位後諸僞政，考薛史之體，應附見太祖紀後。今原本已佚，而

其事散見諸臣列傳者猶可考見，今不復援引他書補載於後焉。

五代史補：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

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

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

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

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

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

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宋陶岳撰五代史補，多述瑣事以補薛史所未備。其事有關係者，通鑑及歐陽史亦間爲

采取。並識小之流，于史學固不無裨益也。今每條分綴紀、傳之後，以備參考。（影庫本粘籤）

五代史闕文：世傳梁太

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罪，昭宗佯爲繫鞵，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汗流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案：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睹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王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鞵之事，耻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卽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戒，不可不書。宋王禹偁撰五代史闕文，多舉軼事，兼駁正舊史之失，議論多可取。今每條附見紀、傳之末，後倣此。（影庫本粘籤）

校勘記

〔一〕諸寺 原作「諸市」，據冊府卷一九一改。

〔二〕略對訖 「對」原作「封」，明本冊府卷一九七同。舊五代史考異云：「案：此下疑有闕文，今無可校，姑仍之。」今據彭校及殘宋本冊府改。

〔三〕右諫議大夫張衍 「右」原作「左」，冊府卷二〇五同，據殿本、通鑑卷二六八、本書卷二四張衍傳改。

〔四〕西城 孔本、彭本、盧本同。殿本、劉本、舊五代史考異引薛史作「西原」。冊府卷二〇五作「西縣」。

〔五〕尤資于令長 「尤」原作「凡」，據會要卷一九改。

〔六〕中書除授 「除」原作「降」，據會要卷一九改。

〔七〕念茲蠹弊 「念茲」原作「茲念」，據會要卷一九改。

〔八〕東郊 殿本此下有「渤海遣使朝貢」六字，按劉本、冊府卷二〇五均無此六字，該事見冊府卷九七二，文異。

〔九〕常徵其婦入侍 「常」原作「帝」，據通鑑卷二六八改。

舊五代史卷八

梁書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案：永樂大典原本誤作「瑱」，冊府元龜誤作「瑱」，今從歐陽史校正。初名友貞，及卽位，改名鎰，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案：歐陽史作第三子，五代會要與薛史同，蓋并假子博王友文而數之也。（舊五代史考異）母曰元貞皇后張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帝美容儀，性沉厚寡言，沉厚，原本作「沉原」，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封均王。時太祖初置天興軍，最爲親衛，以帝爲左天興軍使。案：原本脫「使」字，今據歐陽史增入。（舊五代史考異）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依前天興軍使，充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化二年六月三日，庶人友珪弑逆，矯太祖詔，遣供奉官丁昭浦馳至東京，密令帝

害博王友文。友珪卽位，以帝爲東京留守，行開封府尹，檢校司徒。友珪以篡逆居位，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從帝私讎，從帝私讎，原本作「從常」，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誠款謀之，巖曰：「此事易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巖時典禁軍，泊還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帝令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見師厚，且言成事之日，賜勞軍錢五十萬緡，仍許兼鎮。慎交，燕人也，素有膽辨，乃說師厚曰：「乃說師厚，原本衍「既」字，今據文刪去。（影庫本粘籤）」「郢王殺君害父，篡居大位，宮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効。」師厚猶豫未決，謂從事曰：「吾於郢王，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慎交曰：「郢王以子弑父，是曰元凶。均王爲君爲親，正名仗義。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處！」師厚驚曰：「幾誤計耳！」乃令小校王舜賢至洛，密與趙巖、袁象先圖議。時有左右龍驤都在東京，帝僞作友珪詔，遣還洛下。先是，劉重遇部下龍驤一指揮於懷州叛，經年搜捕其黨，帝因遣人激怒其衆曰：「郢王以龍驤軍嘗叛，追汝等洛下，將盡坑之。」翌日，乃以僞詔示之，案通鑑考異云：梁太祖實錄：「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經營社稷，千征萬戰，爾等皆曾從行。今日先帝尙落人奸計，爾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像以示諸將，帝歔歔而泣曰：「郢王賊害

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爾等苟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卽轉禍爲福矣。」衆踊躍曰：「王言是也。」皆呼萬歲，請帝爲主，時友珪改元之二月十五日也。

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傅暉、案：原本脫「暉」字，今據通鑑增入。（舊五代史考異）朱珪等。十七日，象先引禁軍千人突入宮城，遂誅友珪。事定，象先遣趙巖齎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卽位於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厥東，命將出師，利於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冊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卽謁洛陽陵廟。」

是月，帝卽位於東京，乃去友珪僞號，稱乾化三年。詔曰：

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於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慎擇親賢，方膺寄任。（寄任，原本作「奇任」，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於在浚之郊，亦共理於興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于茲。嘗施惠於士民，實有勞於家國。去歲郢王友珪，常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於君親，欲竊窺於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宮禁，因以萊州刺史授於郢王友珪，纔覩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於內殿，却翻事於東

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寃恥兩深，欺誑何極。伏賴上玄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內難，獲勦元凶，既雪恥於同天，且免譏於共國。朕方期遁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繼嗣。寃憤既伸於幽顯，霈澤宜及於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云。

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睠，近雪家讎，案：原本脫「家」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舊五代史考異）

旋聞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羣情見迫，三讓莫從，祇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烝嘗寢廟，禋類郊丘，合徵文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古典，詳考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愧嘉名，中外羣僚，當體朕意。宜改名鎰。」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弘農郡王楊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鎮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綽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是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爲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

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內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開國侯袁象先案：原本濮陽作「博陽」，今據象先本傳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爲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食邑一千戶。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

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洛、徐、兗、鄆、滑之衆十萬討鎮州。庚戌，營於鎮之南門外。壬子，晉將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于鎮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迫滄州，張萬進懼，案：原本滄州作「涼州」，考歐陽史劉守光傳，張萬進乃滄州守將，今改。（舊五代史考異）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詔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聞姬周已還，並用通喪之禮；炎漢之後，方行易月之儀。歷代相沿，萬幾斯重，遂爲故實，難遽改更。朕頃遘家冤，近平內難，倏臨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遠而莫追，號感彌深而難抑。將欲表宅憂於中禁，是宜輟聽政於外朝，雖異常儀，願申罔極。宜輟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朝參，軍機急切公事，卽不得留滯，並仰晝時聞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國忌廢務多日，請依舊制。詔報曰：「朕聞禮非天降，固可酌於人情；事繫孝思，

諒無妨於國體。今以甫臨忌日，暫輟視朝，冀全哀感之情，用表始終之節。宰臣等累陳章表，備述古今，慮以萬幾之繁，議以五月之請。^{（三）}雖茲懇切，難盡允俞。況保身方荷於洪基，敢言過毀，而權制獲申於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輟至六月七日，無煩抑請，深體朕懷。」

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并路鎮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案：原本順化作「順侯」，今據通鑑注滄州爲順化軍改正。又青州，通鑑作平盧，考後文是時賀德倫爲平盧節度使，當從薛史作青州爲是。（舊五代史考異）

秋九月甲辰，以光祿大夫、守御史大夫、吳興郡開國侯姚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戶、福王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是月，晉王收幽州，執僞燕主劉守光及其父仁恭歸晉陽。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

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

故也。是日，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彥章爲澶州刺史，充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爲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

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起復，授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秋七月，晉王率師自黃澤嶺東下，寇邢、洛。案：原本「邢」作「鄆」，今據五代春秋「七月來侵邢州」改正。
（舊五代史考異）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於潭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

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蔣，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是時，蔣殷求救於淮南，楊溥遣大將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案：牛存節等克徐州，薛史本紀及蔣殷傳俱不書月，五代春秋及歐陽史皆作正月，通鑑作二月，據通鑑考異引朱友貞傳又作乾化四年十一月，疑皆屬傳聞之辭，當以薛史爲正。
逆賊蔣殷舉族自燔而死，於火中得其屍，梟首以獻。詔福王友璋赴鎮。

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

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賞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案：原本「逢」作「遠」，今據唐書列傳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爲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

初，師厚握強兵，據重鎮，每邀朝廷姑息，及薨，輟視朝三日，或者以爲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於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蠹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屬績，師厚卽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強，得肆其志，不如分割，使如身使臂，卽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之不爲楊師厚耶！若分割相、魏爲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列傳，宰相敬翔與趙巖、邵贊同議。薛史無敬翔名，通鑑從薛史。帝曰：「善。」卽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勳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爲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鎮。所分憂寄，允謂重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爲魏博親鄰；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於晉土，分頭常寇於魏封。旣須日有戰爭，案：原本脫「戰爭」二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舊五代史考異）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因奔命於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終日。其相州宜建節度爲昭德軍（三），以澶、衛兩州爲屬郡，以

張筠爲相州節度使。」

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是時，朝廷既分魏博六州爲兩鎮，命劉鄩統大軍屯于南樂，以討王鎔爲名，遣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彥章領龍驤五百騎先入於魏州，屯於金波亭。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于相州，并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檢察魏之帑廩。既而德倫促諸軍上路，姻族辭決，哭聲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謀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故設法殘破。況我六州，歷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嘗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於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放火大掠，首攻龍驤軍，王彥章斬關而遁。遲明，殺德倫親軍五百餘人於牙城，執德倫置之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最爲粗暴，膽氣伏人，乃率無賴輩數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勝紀。

帝聞之，遣使齎詔安撫，案通鑑：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

仍許張彥除郡厚賜，將士優

賞。彥等不遜，投詔於地，侮罵詔使，因迫德倫飛奏，請却復相、衛，抽退劉鄩軍。帝復遣諭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彥等奮臂南向而罵曰：「傭保兒，敢如是也！」復迫德倫列其事。時有文吏司空顓者，甚有筆才，彥召見，謂曰：「爲我更草一狀，詞宜抵突，如更敢違，則渡河擄之。」乃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爲閑。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惟希俯鑒丹衷，苟從衆欲，

須垂聖允，斷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謀，但慮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張彥又以楊師厚先兼招討使，請朝廷依例授之，故復逼德倫奏曰：「臣當道兵甲素精，貔貅極銳，下視并、汾之敵，平吞鎮、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討之權，試臣湯火之節，苟無顯効，任賜明誅。」詔報曰：「魏、博寇敵接連，封疆懸遠，凡於應赴，須在師徒。是以別建節旄，各令捍禦，并、鎮則委魏、博控制，澤、潞則遣相、衛枝梧。咸逐便安，貴均勞逸，已定不移之制，宜從畫一之規。至於征伐事權，亦無定例。且臨清王領鎮之日，臨清王，原本作「臨清生」，考舊唐書：魏博節度使

羅宏信封臨清王，今改正。（影庫本粘籤）

羅紹威守藩以來，所領事銜，本無招討。祇自楊師厚先除

陝、滑二帥，皆以招討兼權，因茲帶過鄴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體，寧吝施行。況今劉鄩指鎮、定出征，康懷英往邠、岐進討，祇令統帥師旅，亦無招討使銜。切宜徧諭羣情，勿興浮議，倚注之意，卿宜體之。」詔至，張彥壞裂，抵之於地，謂德倫曰：「梁主不達時機，聽人穿鼻，城中擾攘，未有所依。我甲兵雖多，須資勢援，河東晉王統兵十萬，匡復唐朝，世與大梁仇讎。若與我同力，事無不濟，請相公改圖，以求多福。」德倫不得已而從之，乃遣牙將曹廷

隱，原本作「延隱」，今據曹廷隱本傳改正。（影庫本粘籤）奉書求援於太原。彥使德倫告諭軍城曰：

「可依河東稱天祐十二年〔四〕，此後如有人將文字於河南往來，便仰所在處置。」

是月〔五〕，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

案：通鑑考異引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蓋保衡爲楊崇本

養子，故名彥康，迨殺其子彥魯而降梁，始復其本姓名也。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保衡。保衡，楊崇本

養子也。崇本乃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爲其子彥魯所毒。彥魯領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彥魯送款於帝，卽以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邠州節度使。

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是月，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彥威、諸軍都指揮使黃貴堅守捍寇，會救軍至，岐人乃退。

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於晉陽。是月，晉人陷德州。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案通鑑：晉人夜襲澶州，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

妻子。薛史王彥章傳亦云：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是澶州陷時，彥章未嘗在城也。是月，劉鄩自洹水潛

師由黃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值霖雨積旬，乃班師還。次宗城，遂至貝州，軍於堂邑。遇晉軍，轉鬪數十里，晉軍稍退。翌日，鄩移軍于莘。

八月，賀瓌收復澶州。

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彥章爲汝州防禦使，案：原本「汝州」作「許州」，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命使冊德

妃張氏。是夕，妃薨。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案通鑑友孜作友敬，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伏誅。是夕，帝於

寢殿熟寐，忽聞御榻上寶劍有聲，帝遽起視之，而友孜之黨已入於宮中，帝揮之獲免。案

清異錄：末帝夜于寢間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館」。（舊五代史考

異）壬子〔六〕，葬德妃張氏。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案：吳越備史作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歐陽史、五代春秋及

通鑑俱從薛史作十一月。（舊五代史考異）

十二月乙未，詔昇華原縣爲崇州靜勝軍，以美原縣爲裕州，以爲屬郡。以僞命義勝軍

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彥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

靜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內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溫，名昭圖。昭圖，華原賊帥也。

李茂貞以爲養子，以華原爲耀州，美原爲鼎州，僞命昭圖爲節度使。至是歸款，故有是命。

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

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案通鑑：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舊五代史考異）

以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遙領涇州節度使。

二月丙申，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罷相，守左僕射。涉累

上章以疾辭位，故有是命。是月，命許州節度使王檀、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汝州防禦使王彥章率師自陰地關抵晉陽〔七〕，急攻其壘，不克而旋。

三月，劉鄩率師與晉王大戰於故元城〔八〕，鄩軍敗績。先是，鄩駐於莘，帝以河朔危急，師老於外，餉饋不充，遣使賜鄩詔，微有責讓。鄩奏以寇勢方盛，未可輕動。帝又問鄩決勝之策，鄩奏曰：「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不悅，復遣促戰。鄩召諸將會議，諸將欲戰，鄩默然。一日，引軍攻鎮定之營，彼衆大駭，上下騰亂，俘斬甚衆。時帝遣偏將楊延直領軍萬餘人屯澶州以應鄩，楊延直，原本作「廷直」，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既而晉王詐言歸太原，劉鄩以爲信。是月，召楊延直會于魏城下，鄩自莘率軍亦至，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鄩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決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鄩自黎陽濟河奔滑州。己巳，制以鄩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人攻衛州，陷之，又陷惠州。

夏四月乙酉朔，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閩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餘如故。晉人陷洛州。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平之。時遣捉生軍千人戍楊劉，軍出宋門外。是夜，由水門復入，二鼓大譟，火發燭城，李霸與其徒燔建國門，不克。龍驤都將杜晏球屯鞠場，聞亂兵至，率騎擊之，亂軍退，走馬登建國門。晏球奏

曰：「亂者惟李霸一軍，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未明，晏球誅霸及其同惡，京師方定。是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汝州防禦使王彥章爲鄭州防禦使，依前先鋒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晉軍還太原。

六月，晉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將張溫率步騎五百人入于邢州，張溫，原本作「章溫」，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至內黃，溫率衆降於晉人。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自太原至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奔京師，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降於晉王。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餘如故。以左僕射楊涉爲太子太傅致仕。

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延資庫使，原本作「延貨」，考五代會要，五代承唐制，多以宰相兼領延資庫使，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九月，晉王還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奔。晉人陷貝州。案：歐陽史作晉人克貝州，

守將張源德死之。又，死事傳云：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源德聞河北皆平，有翻然之志，謀於衆，衆懼其歸罪，因殺源德。是源德之死，傳聞異詞，故薛史不取。（舊五代史考異）歐陽史本紀：二年九

月，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又，死事傳略云：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貞明元年，魏博節度使楊

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魏軍叛降晉，源德爲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殿本）

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云：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

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於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噉人爲糧，因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請衿甲持兵而見，已即解之，如何？」報曰：「無便於此者。」賊衆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殺之。與歐陽史異。今考歐陽史，多前後互異。如魏博軍亂，本紀作

元年，傳作三年；張源德死，紀作二年，據傳當在四年。紀、傳自相矛盾，恐不足據。薛史不載張源德事，附識於此。（孔

本）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瑯琊郡王王檀薨。案：五代春

（秋作盜殺鄆州王檀。舊五代史考異）

十月丁酉〔九〕，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敬翔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特進、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十月，晉王自太原至魏州。是月，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葛從周薨。

是歲，河北諸州悉入於晉。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五。

校勘記

〔二〕丁昭浦 殿本、通鑑卷二六八作丁昭溥。

〔三〕五月 彭本、廬本同。殿本、劉本作「五日」。

〔三〕昭德軍 「軍」字原無，據殿本及彭校補。

〔四〕天祐十二年 「二」原作「三」，據劉本改。按唐天祐四年爲梁所代，後唐沿用天祐年號，至此時當爲天祐十二年。

〔五〕是月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二一七作「四月」。按本卷上文「帝聞之，遣使齎詔安撫」，據注文已是夏四月間事，則此「是月」當爲「四月」。

〔六〕壬子 原作「壬午」，據殿本改。按二十史朔閏表，十月戊子朔，無壬午。壬子爲二十五日。

〔七〕汝州防禦使王彥章 「汝州」原作「鄭州」，據殿本改。按王彥章改鄭州防禦使在二年四月，見本卷下文及本書卷二一王彥章傳。

〔八〕故元城 「故」字原無，據殿本、冊府卷四四三補。

〔九〕十月 原作「八月」，據冊府卷一九九、通鑑卷二六九考異引薛史改。

舊五代史卷九

梁書九

末帝紀中

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勅爲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爲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案：原本脫「副」字，考新唐書百官志及五代會要，副大使爲藩鎮官爵，今增入。（舊五代史考異）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彥威爲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二月甲申，晉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祿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

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衛大將軍。

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禧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彥爲隨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璟、案：原本作「傳珪」，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舊五代史考異）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温州刺史錢傳璠、睦州刺史錢傳懿、（二）、寶州刺史錢傳瓘、（三）、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季、峯州刺史錢傳珣、案：歐陽史職方志有封州而無峯州，薛史前後俱作峯州，未知何據，今仍其舊。（舊五代史考異）巒州刺史錢傳琰、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璠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案：吳越備史載錢鏐諸子所加官勳階爵，失載傳璟，故十一人僅存其十。又其名間有異同，當以薛史爲得實。（舊五代史考異）

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牙、充左天武軍使劉彥珪爲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牙、隴州刺史吳鏐爲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內先鋒指揮使、守峯州刺史錢傳珣爲泗州刺史。

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祿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壬辰，以權知晉州

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

秋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翹，原本作「封堯」，今據封舜卿傳改正。（影庫本粘籤）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

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衍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賜名守進^{〔三〕}。

九月庚申，以遙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遙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冬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右武衛上將軍張筠權知商州軍州事^{〔四〕}。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戩，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恆。」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爲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吳藹爲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官告使不見于五代會要，疑有舛誤。考冊府元龜亦作官告，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是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

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璠爲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內皇牆使。

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權判戶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靜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晉王自太原復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溫琪爲右龍虎軍

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彥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內皇牆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彥章爲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五〕、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案通鑑：時論

平慶州功，故賀瓌進秩。

己巳，帝幸洛陽，爲來年有事於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時租庸

使趙巖勸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須行此禮，願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國家自劉鄩失律已來，府藏殫竭，箕斂百姓，供軍不暇，郊祀之禮，頒行賞賚，所謂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況晉人壓境，車駕未可輕動。」帝不聽，遂行。是月，晉人陷楊劉城，帝聞之懼，遂停郊禮，車駕急歸東京。案通鑑云：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

祀。癸酉，詔文武兩班，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並令御史司憲張袞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

留守。

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寇鄆、濮之境。車駕至自洛陽。

案：五代春秋作己卯，帝還東都。（舊五代

史考異）

庚辰，以蔡州刺史姚勅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靜難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黃貴爲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

二月，遣將謝彥章帥衆數萬迫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援楊劉城，彥章之軍不利而退。

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衍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

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穀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宣徽院，原本作「宣徽院」，考五代會要，宣徽院次于樞密院，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己酉，以銀青

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戶部鄭珏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以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蕭頤爲中書門下平

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爲翰林學士。案：專，同州白水人，貞固之父也。貞固，宋史有傳。（舊五代史考異）初，學士竇夢徵草錢鏐麻，貶蓬萊尉，帝召專入翰林，遣崇政使李振問宰相云：「專是宰臣蕭頃女婿，令中書商量可否？」中書奏曰：「宰相親情，不居清顯，避嫌之道，雖著舊規，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靈武節度使韓洙案：原本作「韓殊」，考韓遜傳，洙即遜之子，歐陽史雜傳亦作「洙」，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落起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戶，以光逢累上章請老故也。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鹽鐵使務。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胤爲吏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領濠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潁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爲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章彖爲右諫議大夫。

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

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勅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上以祕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以其父名祕故也。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謝彥章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

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詔爲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案：原本作「用敬」，考薛史晉列傳作周敬，歐陽史羅紹威傳亦作子周敬，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

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案：原本訛作「達徽」，今據十國春秋改。

正。（舊五代史考異）吳越王錢鏐之將也，遙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前上請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黃貴爲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爲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練使趙釐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

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郢州刺史。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晉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於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晉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晉王僅以身免。

九月丁丑，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溫昭圖加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祿大夫，行祕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勅爲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左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己酉，以安南靜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

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勅授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懷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領軍迫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面招討使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彥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構之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不和，亡無日矣。」案通鑑：賀瓌密譖謝彥章于帝，因與朱珪伏甲以殺彥章。

蓋賀瓌密奉帝旨也。

五代春秋、歐陽史皆以賀瓌專殺爲文，恐非事實。

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癸丑，詔曰：「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昨以寇戎未滅，兵革方嚴，所期朝夕之間，克弭烟塵之患，每於將帥，別注憂勞。而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忽構異圖，將萌逆節，賴朱珪挺施貞節，密運沈機，果致梟擒，免資讎敵。特加異殊之命，用旌忠孝之謀，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沛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惠王，原本作「忠王」，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鎮匡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誨，並落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瓌率大軍與晉人戰於胡柳陂，晉人敗績。是日既晡，復爲晉人所敗。初，晉人起軍將襲東京，乃下令軍中老弱悉歸於鄴。是月二十二日，晉王次臨濮，賀瓌、王彥章自行臺寨率軍躡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晉王領軍出戰，瓌軍已成列，晉王以騎突之，王彥章一軍先敗，彥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瓌領軍薄之，晉人大奔，自相蹈籍，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歿於陣。瓌軍乃登土山，列陣於山之下，晉王復領兵來戰，瓌軍遂敗。翌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

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

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徐州軍事。

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兗州管內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案：張守進歸晉，本紀繫於五年三月，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嘗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

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今以當日事勢考之，藩鎮反覆，向背無常，陰謀詭祕，姑示含容，討罪遣師，須有顯迹。蓋守進潛附于晉，自在四年秋，至削奪官爵，聲罪致討，則五年春事也。薛史采用舊聞，不加修飾，故語必徵實。若五代春秋以守進叛爲五年事，歐陽史又以劉鄩討之爲四年事，皆刪改成文，自爲臆斷，不如薛史之存其實也。

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璟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以艤艦戰艦橫於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艤艦，濟軍以援南城，瓌等退軍。

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勅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大忠義等

軍節度、鄜延管內觀察等使。是月，以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壬戌，以天驥院使李隨權知登州軍州事。

秋七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

八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瓌卒，輟視朝三日，詔贈侍中。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王彥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於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

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仍詔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

冬十月，晉王復至魏州。是月，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

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兗之功也。辛卯，王瓚帥師至戚城，遇晉軍，交綏而退。

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迫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石家才。案：通鑑石家才作石君立。

考薛史列傳，君立一名家財。既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五。

案：上文四年十二月已云晉人攻濮陽，陷之，至此復云晉人陷濮陽，前後重複。通鑑考異歷引薛史閻寶、李嗣昭傳及莊宗

實錄而斷之曰：去冬唐雖得濮陽，棄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參考事勢，當得其實。

校勘記

〔二〕錢傳懿 原作「錢傳琇」，據吳越備史卷一、十國春秋卷七八吳越世家及卷八三金華郡王元懿傳改。按元懿傳云：「元懿，字秉徽，初名傳璿，已又名傳懿，後更今名。」

〔三〕寶州 殿本、劉本同。吳越備史卷一、十國春秋卷七八吳越世家及卷八三餘姚侯傳權傳均作寶州。

〔三〕張萬進賜名守進 影庫本批校云：「案歐陽史不載賜名守進，吳縝纂誤云：『紀作張守進，劉鄩、劉處讓傳作張萬進，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蓋吳氏亦未詳考薛史也。」批校並謂「此條照副本訂正，補注『賜名守進』句下。」案影庫本原有粘籤云：「案吳縝纂誤云：『末帝本紀前作張萬進，後作守進，必有一誤。』」其所述與五代史纂誤原文不符，應從批校。

〔四〕右武衛上將軍 「右」原作「左」，據劉本、彭本改。按本卷下文：貞明四年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此處當作「右」。

〔五〕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西」原作「東」，據殿本、本書卷二三賀瓌傳、通鑑卷二六九改。

舊五代史卷十

梁書十

末帝紀下

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

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璟案：原本宣州訛作「亘州」，今據十國春秋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內艱故也。

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

夏四月己亥（二），制曰：

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仁壽，撫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

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愼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愼方來；而召雨徵風，蚩尤尙在。「蚩」字下原本脫「尤」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爨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輝（三）、潁、鄆、齊、魏、案：原本脫「魏」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三）。（舊五代史考異）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四）、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捐於賬籍。其有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已下，遞減一等。除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

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知匭使。案：原本「知匭」作「知匱」，考通典唐三省官有知匭使，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爲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鄭珏爲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頊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郎趙光胤爲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諒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衡州長史劉鵬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銳爲戶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吏部侍郎。

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詔曰：「應文武朝官，或有替罷多年，漂流在外者，宜令中書門下量才除授，勿使栖遲。或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額。

六月，遣兗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領軍攻同

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案歐陽史本紀：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程全暉。據薛史則程全暉奔還京師，未嘗見殺也。歐陽史列傳仍同薛史。五代春秋又作六年春事。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留後，表求節旄，不允。既而帝慮友謙怨望，遂命兼鎮同州。制命將下而友謙已叛，遣使求援於晉，故命將討之。

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案遼史：神冊五年九月，梁遣郎公遠來聘。即是年事也。

遼史載神冊元年，梁遣郎公遠來賀，薛史失載。（舊五代史考異）案遼史：神冊五年九月己丑朔，梁遣郎公遠來聘。

與薛史合。又天贊二年四月，梁遣使來聘，即龍德三年也，薛史不載。（孔本）晉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

王建及率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

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圖氏之教，自立一

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

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毋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

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爲賊所敗，陳、潁、蔡、潁、

蔡，原本訛作「潁蔡」，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毋乙爲天子，其餘豪首，各

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毋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並斬

於都市。

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閣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勅牒後，方可結入新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昭圖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討使。

二月己未，以權知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溫琪爲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案：通鑑作貞明六年事，與薛史繫龍德元年異。（舊五代史考異）依前檢校太傅。丙寅，以荆南節度使、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季昌，原本訛作「查昌」，今據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爲守

中書令，依前荆南節度使。庚午，以晉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玘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舉，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勒爲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虛言。臣今請明下制，勅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

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內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採者，並許編錄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會，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並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獲領監修，將贖素飡，輒干玄覽。」詔從之。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於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書省分司印一面。」從之。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案五代春秋：三月，趙人張文禮弑其君鎔。薛史及通鑑作二月。（舊五代史考異）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宰臣敬翔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爲不可，乃止。

三月丁亥朔，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自便，原本作「自使」，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道錄僧正並廢。」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父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鄆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

縣爲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縞請也。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案：歐陽史作三月，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案：原本「漢傑」作「衡傑」，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勅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

五月丙戌朔，制曰：

朕聞惟辟動天，惟聖時憲，故君爲善則天降之以福，爲不善則降之以災。朕以眇末之身，託於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艱難之運，所以致蒼生塗炭之危。兵革薦興，災害仍集，內省厥咎，蓋由朕躬。故北有犬戎猾夏之師，西有蒲、同亂常之旅，連年戰伐，積歲轉輸，虔劉我士民，侵據我郡邑。師無宿飽之饋，家無擔石之儲。而又水潦爲災，蟲蝗作沴〔沴〕，戒譴作於上，怨咨聞於下。而況骨肉之內，竊弄干戈，畿甸之中，輒爲陵暴。但責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蓋朕無德以事上玄，無功以及兆庶，不便於時者未能去，有益於民者未能行，處事昧於酌中，發令乖於至當，招致災患，引翼禍殃。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夙夜是懼，寢食靡寧，將勵己以息災，爰布澤而從欲。今以薰風方扇，方扇，原本作「方羽」，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旭日初昇，朔既視於正陽，歷宜更於嘉號。庶惟新之令，敷華夏以同歡，期克念之心，與皇王而合道。其貞明七年，宜改爲龍德元

年。應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遞減一等。德音到後，三日內疏理訖奏。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稅殘稅〔七〕，並放。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頒賜優賞，已從別勅處分。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復資。長流人各移近地，已經移者許歸鄉里。前資朝官，寄寓遠方，仰長吏津置赴闕。內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亡歿者並與封贈。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經陣歿將校，各與追贈云。

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權知兗州軍州事。丁亥，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賚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示諸軍知委。」

是月，兗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卒。

六月己亥，以都點檢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

秋七月，陳州朱友能降。庚子，詔曰：「朕君臨四海，子育兆民，唯持不黨之心，庶叶無私之運。其有齒予戚屬，雖深敦敘之情；干我國經，難固含弘之旨。須遵常憲，以示至公。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戶惠王友能，列爵爲王，頒條治郡，受元戎之寄任，處千里之封疆。就進官資，已登崇貴，時加錫賚，以表優隆。宜

切知恩，合思盡節，撫俗當申於仁政，佐時期効於忠規。而狎彼小人，納其邪說，忽稱兵而向闕，敢越境以殘民，侵犯郊畿，驚撓輦轂，遠邇咸嫉，謀畫交陳。及興問罪之師，旋驗知非之狀，瀝懇繼陳於章表，束身願赴於闕庭，備述艱危，覬加寬恕。朕得不自爲屈己，姑務安仁，特施貸法之恩，蓋舉議親之律。詢於事體，抑有朝章，止行退責之文，用塞衆多之論。可降封房陵侯。於戲！君臣之體，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愛。顧茲輕典，豈稱羣情，凡在臣僚，當體朕意。」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衡王友諒可封嗣廣王。

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攻德勝寨之北城，晉人來援，思遠敗於戚城。

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師襲魏州。時晉王方攻鎮州，故思遠乘虛以襲之，陷成安，而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云〕，晉將李存審〔李存審，原本脫「存」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極力拒守。

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

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潞州節度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先是，繼韜父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戰歿於鎮州城下，晉王欲以嗣昭長子繼儔襲父位。繼韜在潞州，卽執繼儔囚之，遣使來送款，仍以二幼子爲質。澤州刺史裴約不從繼韜之謀，帝命董璋爲澤州刺史，令將兵攻之。

夏四月己巳，晉王卽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

閏月壬寅，唐軍襲鄆州，陷之，巡檢使前陳州刺史劉遂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頤奔歸京師，皆斬於都市。

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彥章率舟師案：原本「舟師」訛「州師」，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千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併軍保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

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潛軍至博州，築壘於河東岸。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鄒口。

秋七月丁未，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鄒口復至楊劉。己未，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

八月，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營於王村，引軍自高陵渡河，復

臨河而還〔九〕。董璋攻澤州，下之。庚寅，唐帝軍於朝城〔一〇〕，先鋒將康延孝率百騎奔於唐，盡洩其軍機。命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屯守鄆之東境。

九月戊辰，彥章以衆渡汝，與唐軍遇於遞防鎮，彥章不利，退保中都。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於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皆爲唐人所獲。翌日，彥章死于任城。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遣張漢倫馳驛召段凝於河上，漢倫墜馬傷足，復限水潦，不能進。時禁軍尙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登建國門召開封尹王瓚，謂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繫卿方略。」瓚卽驅軍民登城爲備。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於臥內，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皇甫麟，歐陽史從薛史作「麟」。

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不忍，帝曰：「卿不忍，將賣我耶！」麟舉刀將自剄，帝持之，因相對大慟。戊寅夕，麟進刃於建國樓之廊下，帝崩。案五代會要：末帝年三十六。（舊五代史考異）麟卽時自剄。遲明，唐軍攻封丘門，王瓚迎

降。唐帝入宮，妃郭氏號泣迎拜。初，許州獻綠毛龜，宮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於市，旣而曰：「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

日，案：此句疑有脫衍，蓋當時傳會者析「王」字爲「二十一」，析「眞」字爲「十月一八」也。冊府元龜作或解云「瑱」字「二十一」，十月一八，知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今姑仍其舊。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初入東京，聞帝殂，慟然歎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於太社。案通鑑後唐紀：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薛史作張全義，當別有據。晉天福二年五月，詔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僚收葬。時右衛上將軍婁繼英請之，會繼英得罪，乃詔左衛上將軍安崇阮收葬焉。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五。

史臣曰：末帝仁而無武，明不照姦，上無積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權之臣爲輔，卒使勁敵奄至，大運俄終。雖天命之有歸，亦人謀之所誤也。惜哉！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五。

校勘記

〔二〕己亥 原作「丁亥」，據冊府卷二〇八、四九一及歐陽史卷三梁本紀改。按二十史朔閏表，貞明六年四月癸巳朔，無丁亥，己亥爲初七日。

〔三〕宋毫輝 「輝」字原無，據冊府卷四九一補。

〔三〕原本脫魏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魏」，殘宋本冊府卷四九一作「棣」。明本冊府誤作「掾」。

〔四〕泌 原作「沁」，殘宋本冊府卷四九一同，據劉本、明本冊府改。按泌州卽唐州，與上文襄州、鄧州下文隨州同屬山南道，見本書卷二梁太祖紀、卷一五〇郡縣志及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二。

〔五〕道錄僧正並廢 殿本、劉本同。彭校及冊府卷一九四作「諸道僧正並廢」。

〔六〕蟲蝗作疹 「疹」原作「殄」，據殿本改。

〔七〕夏稅殘稅 殿本同。劉本、彭本作「夏秋殘稅」。

〔八〕陷成安而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 劉本同，殿本無「而」字。按冊府卷二一七作「陷城安而還，遂急攻德勝北城」。通鑑卷二七一作「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

〔九〕復臨河而還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二一七「復」作「略」。

〔一〇〕朝城 原作「胡城」，據本書卷二九唐莊宗紀、通鑑卷二七二、冊府卷五七、一二六改。按朝城屬河北道魏州，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一一〕瑱 原作「瑱」，明本冊府卷一八二同，據殿本、劉本及本卷正文改。殘宋本冊府本條前作「瑱」，後作「瑱」。

舊五代史卷十一

梁書十一

后妃列傳第一

案：梁后妃傳，永樂大典闕全篇，其散見者僅得四條。今采北夢瑣言、五代會要諸書分註於下，以存當日之事蹟。

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追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二。

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嘗

小失色，朝夕視膳，爲士君子之規範。

帝嚴察用法，無纖毫假貸，太后言之，帝頗爲省刑。永

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七十。

案北夢瑣言云：梁祖父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

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扑責。善逐走鹿，往

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軍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

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

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置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前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爲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寧、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元貞皇后張氏，乾化中追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二。

案五代會要：太祖皇后張氏早

崩，開平二年，追封賢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冊曰元貞皇后。又，北夢瑣言云：梁祖魏國夫人張氏，陽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禮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亮、鄆，得朱瑾妻，溫告之曰：「彼旣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亮、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妣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妣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恆給其費。張旣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又，案五代會要所載，內職有梁太祖昭儀陳氏、昭

容李氏，歐陽史並見家人傳。

末帝德妃張氏。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冊

爲德妃，其夕薨。

又案歐陽史次妃郭氏傳云：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

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

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今案：末帝德妃張氏早薨，後與末帝同葬，而次妃郭氏，天福

中尙存。歐陽史不明言同葬者爲何妃，文昌雜錄誤以尙存者爲故妃張氏，蓋傳聞之失實也。今薛史梁后妃傳雖闕，參考

梁末帝紀及晉高祖紀，定爲德妃張氏同葬云。又案：五代史無外戚傳。五代會要云：梁太祖長女安陽公主，降羅廷

規（二），開平二年八月追封。長樂公主，降趙巖，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寧公主，降昭祚王氏，開平元年五月十一

日封。金華公主，開平二年十月封。真寧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長女壽春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

女壽昌公主，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今考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羅廷規尙安陽公主，又尙金華公主。薛史羅紹

威傳亦載開平四年，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是金華公主實歸羅氏，而五代會要不載，亦闕文也。

校勘記

（二）羅廷規「廷」原作「延」，據本書卷一四羅紹威傳、歐陽史卷三九羅紹威傳、舊唐書卷一八一羅

弘信傳通鑑卷二六五改。下同。

舊五代史卷十二

梁書十二

宗室列傳第二

案：梁宗室傳，永樂大典唯友寧、友倫、友裕三傳有全篇，餘多殘闕。今彙其散見者十五條，通鑑注引一條，其見冊府元龜者又得六條，謹考其事蹟前後，敘次如左。

廣王全昱，太祖長兄，受禪後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

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慇懃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歐陽史作領

嶺南西道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乾化元年，還睢陽，命內臣拜餞都外。王出宿至於偃師，仍詔其

子衡王友諒侍從以歸。冊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七。庶人篡位，授宋州節度使。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一。

貞明二年，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五代會要：全昱，贈尙書令，諡德靖。五代史闕文：全

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爲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曷

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爲！」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爲「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弑二君，弑一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卽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嗣耶！

案通鑑考異引王仁裕玉堂閑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向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受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眦睚，數日不止。與王禹偁所述微異。（舊五代史考異）

友諒，全昱子，初封衡王，後嗣廣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繼歷藩郡，多行不法。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九。坐弟友能反，廢囚京師。唐師入汴，與友能、友誨同日遇害。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友能，全昱子，封惠王，後爲宋、滑二州留後。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友能後以

叛廢，詳見末帝紀。又，通鑑云：龍德元年夏四月（二），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趨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友誨，全昱子，封邵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

指揮使。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九。

坐友能反廢，後爲唐兵所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六。

案通鑑云：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友誨，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

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

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云云。考通鑑以友諒等爲末

帝自殺，考異祇以事理度之，而不言所據何書。歐陽史仍從薛史。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亦云莊宗卽位，盡誅朱氏。度當

日事勢，梁末帝自中都告敗，救死不遑，未必遽誅兄弟，當以薛史爲得其實。通鑑所載，恐未足據也。

安王友寧，字安仁。

少習詩禮，長喜兵法，有倜儻之風。

太祖鎮汴，累署軍職，每因出

師，多命統驍果以從。

及擒秦宗權，

太祖令友寧輜送宗權西獻於長安，詔加檢校右散騎常

侍、行右監門衛將軍。

自是繼立軍功，累官至檢校司空兼翼、柳二州刺史。太祖駐軍岐下，

遣友寧領所部兵先歸梁苑，以備守禦。

屬青帥王師範搆亂，以關東諸鎮兵悉在岐、隴，

岐、隴，原本作「岐、隴」，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

欲乘虛竊發，自齊、魯至於華下，羅布姦黨，皆詐以

委輸貢奉爲名，陰與淮夷、并門結好。

會有青人詣裴迪言其狀，迪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

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蹄，斬首數千級。及昭宗歸長安，朝廷議迎駕功，友寧授嶺南西道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時青寇數千，越險潛伏，欲入兗州。友寧知之，伏兵於兗南邀之，大破賊衆，無得免者。自是兗壁危窘，友寧督諸軍進逼營丘，首攻博昌縣，月餘未能拔。太祖怒，遣劉捍督戰。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作朱溫自至，拔其城。據編遺錄，則劉捍自請督戰，溫未嘗親至博昌也。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友寧乃下俘民衆十餘萬，各領負木石，牽牛驢，於城南爲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築之，築之，原本作「業之」，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寇枉之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其邑人，清河爲之不流。及進迫寇壘，與青人戰於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日，有大白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密王友倫，幼聰悟，喜筆札，曉聲律。及長，好騎射，有經度之智，太祖每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九，爲宣武軍校。景福初，充元從騎軍都將，尋表爲右武衛將軍，漸委戎事。太祖征兗、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內黃，友倫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八議關，八議關，原本作「八識」，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卒。

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其後李罕之請以上黨來歸，爲晉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晉軍。唐朝加檢校司空、守藤州刺史〔四〕。天復元年，岐、隴用兵，晉人乘虛侵於北鄙。友倫率徒兵三萬，徑往礬山，晉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躡其轍，追至太原，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接戰。三年，昭宗歸長安，制授友倫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及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京師。歲餘，因會賓擊鞠，墜馬而卒。昭宗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歸葬於碭山縣。

開平初，有司上言曰：「東漢受命，伯升預其始謀；西周尙親，叔虞荷其封邑。故皇兄存，凋零霜露，綿歷歲時，恩莫逮於陟岡，禮方弘於事日。皇姪故邕州節度使友寧、故容州節度使友倫，頃因締構，俱習韜鈴，並以戰功，歿於王事，永言帶礪，合議封崇。」案五代會要：開平二年正月，追封皇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四年四月，追封皇兄存爲朗王。是朗王之封，實在安王、密王之後，據薛史有司上言，又似一時並封，未詳孰是。又，會要載：四年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爲潁王，皇叔義譚爲韶王，薛史闕載。於是存追封朗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邠王友裕，字端夫，太祖長子也。幼善射御，從太祖征伐，性寬厚，頗得士心。唐中和

中，太祖會并帥李克用攻圍華州，賊將黃鄴固守甚堅。俄有一人登陴大罵，克用令蕃騎連射，終不能中，命友裕射之，應弦而斃。大軍喜噪，聲震山谷，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遺焉。太祖鎮汴，表爲宣武軍牙校。及蔡賊殄滅，朝廷議功，加檢校左僕射，尋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兗、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案通鑑：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據薛史則友裕擊破朱瑾援師，斬獲甚衆，未嘗閉壁，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於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於山中。案：通鑑作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歐陽史從薛史作數騎。尋詣廣王於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貞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令權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化元年（丑），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領步騎數萬，經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將校乃謀旋師，尋卒於梨園，歸葬東京。開平初，追贈郴王。乾化三年，又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太祖養以爲子，受禪後封爲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六。

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於爲政。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八。友珪弑逆，並殺友文。末帝卽位，盡

復官爵。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

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

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通鑑注引薛史。受禪後

封郢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開平四年十月，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

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九。二年，弑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討

之，自殺，追廢爲庶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五代會要：郢王友珪，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

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僞改鳳曆元年。二月十七日（六），京城軍亂，侍衛袁象先率兵入宮，友珪自殺。少帝卽位，追

削爲庶人。又載：周廣順中（七），張昭修實錄，奏云：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

爲「元凶友珪」。案梁實錄今無考。

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禪後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洛陽緝紳舊聞記：梁祖

爲福王納齊王張全義之女。(舊五代史考異)

賀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禪後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禪後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卽位後封，後以反誅。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友

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俱作友敬，歐陽史與薛史同。案：友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俱作友敬。通鑑云：友敬目重瞳子，自

謂當作天子，遂謀作亂。使心腹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

陽史作友孜，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

校勘記

〔一〕龍德 原作「龍紀」，據通鑑卷二七一改。按龍紀，唐昭宗年號，龍德，梁末帝年號。

〔二〕關東諸鎮兵 「鎮」字原無，據冊府卷二九一補。

〔三〕營丘 原作「營兵」，據冊府卷二九九改。

〔四〕藤州 原作「滕州」，據劉本、歐陽史卷一三梁家人傳改。按太平寰宇記卷一五，滕在唐時爲縣名，又該書卷一五八，滕州屬嶺南道。

〔五〕光化 原作「光啓」，據通鑑卷二六一改。按光啓爲唐僖宗年號，此敍唐昭宗時事，當作光化。

〔六〕二月十七日 二「原作」三，據會要卷二、通鑑卷二六八改。

〔七〕周廣順中 殿本、劉本同。按會要卷一八：「顯德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此云廣順中，疑誤。

舊五代史卷十三

梁書十三

列傳第三

朱瑄，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攻剽販鹽爲事，吏捕之伏法。瑄坐父罪以笞

免，因入王敬武軍爲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案新

唐書及通鑑俱作曹存實，舊唐書、歐陽史與薛史同。率軍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

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案：舊唐書作崔君裕。據城叛，全晟攻之，殺

君預自爲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案：新唐書

作中和初，魏博韓簡東親曹鄆，與薛史異。考舊唐書韓允忠傳，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子簡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新唐

書本紀亦云，韓允中卒，其子簡自稱留後。是東親曹鄆實韓簡，非允中也。薛史似微誤。通鑑作中和二年，韓簡擊鄆

州，當得其實。全晟爲其所害。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晟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

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朱瑄傳云：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二）。據韓簡傳，全最死而君裕保其城，據朱瑄傳，則君裕爲全最所殺，二傳自相矛盾。新唐書本紀作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最死之（三），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與舊書韓簡傳同，惟崔用之名有異耳。薛史定從舊書朱瑄傳，通鑑與薛史同。瑄據城自固（三），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簡以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諸葛爽傳云：中和元年十一月，簡鄉兵八萬大敗。明年正月，簡爲牙將所殺。新唐書本紀云：中和三年二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韓簡。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誤作允中。歷考諸書，年月參差，姓名舛異，無可依據，蓋唐末典章散佚，故傳聞失實如此。朝廷以瑄爲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爲秦宗權所圍，士不解甲，危殆日數四。太祖以瑄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於瑄。光啓末，宗權急攻大梁，瑄與弟瑾率兗、鄆之師來援，大敗蔡賊，解圍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禮以歸之。先是，瑄、瑾駐於大梁，覩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於界上以誘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衆。太祖移牒以讓之，瑄來詞不遜，由是始構隙焉。

及秦宗權敗，太祖移軍攻時溥於徐州。時瑄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巢、權，原本脫「權」字，今據通鑑注增入。（影庫本粘籤）繼爲蛇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疆吏之踰法，可以理

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思之。太祖方怒時，溥通於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攻徐州，瑄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人耕，屬城悉爲我有。瑄乃遣人求救於太原，李克用遣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爲羅弘信所扼，援路既絕，瑄、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北，匿於民家，爲其所箠，并妻榮氏禽之來獻，俱斬於汴橋下。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三。案舊唐書云：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爲尼。與薛史異。

朱瑾，瑄從父弟。雄武絕倫，性頗殘忍。光啓中，瑾與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稱留後。及蔡賊鴟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兗州節度使。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爲間諜。及太祖攻鄆，瑾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

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掘塹柵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案：原本「齊州」作「濟州」，據通鑑及北夢瑣言改。

正。（舊五代史考異）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以徇於城下，語曰：「卿兄已敗，早宜効順。」瓊僞遣牙將瑚兒持書幣送降。（四）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瓊交語。瓊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箭，瓊單馬立於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款。」即令瓊往。瓊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祖乃班師。

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亮，瓊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於豐沛間，瓊之二子案：新唐書作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五）瓊無歸路（六），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案：新唐書作尹懷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爲師古所逼，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按新唐書：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瓊奔楊行密。行密表瓊領徐州節度使。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瓊率師以禦之，清口之敗，瓊有力焉。自是瓊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爲東南之患。

及行密卒，子涓繼立，以徐溫子知訓爲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溥僭號，知訓爲樞密使，知政事，以瓊爲同平章事，仍督親軍。時徐溫父子恃寵專政，慮瓊不附己，案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徐知訓初學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瓊有隙，夜遣壯士殺瓊，瓊手刃數人，埋于舍後。（舊五代史考異）貞

明四年六月，出瓊爲淮寧軍節度使。（七）案：原本「淮寧」作「懷寧」，今據九國志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知訓

設家宴以餞瑾，瑾事之逾遜。翌日，詣知訓第謝，留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事相公

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曰：「吾不奈朝饑，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

曰：「晚當過瑾。」瑾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愛妓桃氏案九

國志作妻陶氏。五國故事作愛姬姚氏（八）。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卮酒爲壽，初以名馬奉，

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知，願此盡歡。」瑾卽延知訓於中堂，出桃氏。

酒旣醉，瑾斬知訓首，案：五國故事作以手板擊殺之。馬令南唐書云：知訓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俄出瑾

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踣（九），遂斬知訓。（舊五代

史考異）示其部下。因以其衆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闔門矣，唯瑾得獨入，與衙兵戰。案九國

志翟虔傳云：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案九國志米志誠

傳：志誠被甲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暴其屍於市，盛夏無蠅蛆，徐溫令投之于

江，部人竊收葬之。溫疾亟，夢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溫乃爲之禮葬，立祠以祭之。永樂大典

卷二千三十一。案馬令南唐書云：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楊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

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

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舊五代史考異）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有加于

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

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廐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二〇），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鎰爭權（二一），襲殺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時溥，徐州人。初爲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蔡州，侵寇隣藩，節度使支詳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順，以節鉞授之。冊府元龜卷四百一十二。案：薛史時溥傳，永樂大

典原闕。今考冊府元龜引梁時溥一條，當係薛史原文，謹爲補入。又考舊唐書列傳云：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于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尙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

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賊，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殺，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饑甚，加之疾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實景福二年也。地入于汴。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合羣盜於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爲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太尉、平章事。

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爲帥。棣州刺史張蟾叛於師範，案：原本作「張儋」，今

據新唐書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爲平盧帥，師範拒命。張蟾迎安潛至

郡，同討師範。師範遣將盧弘將兵攻蟾，盧弘，歐陽史作盧洪，蓋避宣祖諱，今仍薛史之舊。（影庫本粘籤）

弘復叛，與蟾通謀，僞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遣重賂迎弘，謂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爲軍府所推，年方幼少，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爲難與成

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墳墓，亦唯命。」弘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爲，不爲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預謂紀綱劉鄩曰：「翌日盧弘至，爾卽斬之，酬爾以軍校。」鄩如其言，斬弘於座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衆，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張蟾，斬之。安潛遁還長安。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當時藩翰咸稱之。

及太祖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爲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案新唐書：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軍節度使。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是師範之通行密，因其將謀見代而始遣使也。歐陽史作因乞兵于楊行密，殊失事實，而薛史亦未詳載。遣將劉鄩

襲兗州，別將襲齊。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於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大呼，殺敬思，聚衆攻西城。時崔胤在華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旣而友寧爲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於淮南。

天復三年七月，太祖復令楊師厚進攻，屯於臨朐。師厚累敗青軍，遂進寨於城下。師厚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案：師厚之降，薛史與新唐書異，薛史則以爲兵臨城下而始降也。新唐書云：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于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尙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歐陽史云：弟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棧州，師範乃請降。亦微有不同。太祖許之。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至，縞素乘驢，請罪於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爲河陽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餞於郊，師範預焉。太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簡務暇，可復修華陰之故事。」建撝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須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譏之。及太祖卽位，徵爲金吾上將軍。

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爲王，友寧妻號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人人皆得崇封。妾夫早預艱難，粗立勞効，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橫屍疆場。冤讎尙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淒然泣下曰：「幾忘此賊。」卽遣人族師範於洛陽。先掘坑於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盛啓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坑屍於下，少長失序，恐有愧於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長依次於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太尉。

永樂大典卷

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始事徐帥時溥，爲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略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卽署爲軍校。知俊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爲左開道指揮使，案：原本作「關道」，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從討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於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於幕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案鑒戒錄云：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劉源曰：「此是冤氣所結，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源聞酒能忘憂，莫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叛城背主之事。（舊五代史考異）送款於李茂

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耶？」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爲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邪、鳳，終不爲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蓋劉捍悞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知浣，原本作「知院」，今據本紀及劉鄩傳改正。（影庫本粘籤）爲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爲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乃舉族奔於鳳翔，李茂貞厚待之，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圉之地。靈武節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率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案九國志云：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塗經長城嶺，梁將率精銳數萬躡其後（二）彥琦與知俊同設方略，擊敗之。（舊五代史考異）茂貞悅，署爲涇州節度使。復命率衆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案九國志王宗鐵傳云：岐將劉知俊等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驛，王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鐵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鐵與宗播襲之。會王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舊五代史考異）

既而爲茂貞左右石簡頤等間之，免其軍政，寓於岐下，掩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觀，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頤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於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

王建待之甚至，卽授僞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弘志以歸。桑弘志，原本「桑」作「欒」，今據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久之，復命爲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還，蜀人因而毀之。先是，王建雖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恆思身後。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又嫉其名者於里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圈，櫻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櫻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爲名，故以此構之。僞蜀天漢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於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僞位，以其子嗣禪尙僞峨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唐同光末，隨例遷於洛，卒。

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

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卽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竊發，原本作「竊法」，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爲李茂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中，茂貞表爲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太祖自鳳翔移軍北伐，駐旆於邠郊，命諸軍攻其城。崇本懼，出城請降。太祖復置爲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本姓名焉。及師還，遷其族於河中。案舊唐書：十一月乙亥，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于河中，以繼徽從軍。新唐書作辛未，與舊唐書異。

其後太祖因統戎往來由於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於別館。其婦素剛烈，私懷愧恥，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旄仗鉞，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今生無面目對卿，期於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含怒。及昭宗自鳳翔回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恥其妻見辱，因茲復貳於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爲國家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於此時畢命興復，事苟不濟，死爲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於太原。時西

川王建亦令大將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遣郴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於行，乃班師。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涇、秦、隴之師，會延州胡章之衆，合五六萬，屯于美原，列柵十五，其勢甚盛。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復歸於邠州，自是垂翅久之。乾化元年冬，案原本作「乾化四年」，今從歐史校正。爲其子彥魯所毒而死。

彥魯自稱留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爲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霍彥威爲邠帥，由是邠、寧復爲末帝所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蔣殷，不知何許人。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畜爲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旣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遷于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皆錄用焉，殷由是繼歷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案：蔣殷在唐末，爲宣徽副使，謫殺蔣元暉；遷宣徽使，誣害何太后。其罪與孔循等，薛史未及詳載。（舊五代史考異）殷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爲徐州節度使。乾化四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方，福王，原本作「福爲」，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殷自以爲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末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命牛存節、劉

鄒等帥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屍，梟首以獻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

張萬進，雲州人。初爲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於雞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嘗淫亂於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又遣使歸於晉。既而末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乞降。（案通鑑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萬進遣使奉表降於梁。辛丑，以萬進爲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爲順化軍，以萬進爲節度使。此傳疑有闕文。）（舊五代史考異）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兗州，仍賜名守進。（案：原本作「方進」，今據本紀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萬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於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潛謀內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史臣曰：夫雲雷構屯，龍蛇起陸，勢均者交鬪，力敗者先亡，故瑄、瑾、時溥之流，皆梁之吞噬，斯亦理之常也。唯瑾始以竊發有土，終以竊發亡身，傳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師範屬衰季之運，以興復爲謀，事雖不成，忠則可尙，雖貽族滅之禍，亦可以與臧洪遊於地下矣。知俊驍武有餘，奔亡不暇，六合雖大，無所容身，夫如是則豈若義以爲勇者乎！崇本而下，俱以叛滅，又何足以道哉！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校勘記

〔一〕襲殺君裕 「殺」字原無，據舊唐書卷一八二朱瑄傳補。

〔二〕天平軍節度使 「節度使」三字原無，據新唐書卷九僖宗紀補。

〔三〕據城自固 「固」原作「若」，據通鑑卷二五五考異引薛史朱瑄傳改。

〔四〕瑚兒 殿本、劉本同。北夢瑣言卷一六、歐陽史卷四二朱瑾傳、冊府卷九四三作胡規。

〔五〕閻寶 原作「閻實」，據殿本、劉本改。本書卷五九有閻寶傳。

〔六〕瑾無歸路 「路」字原無，據冊府卷四三八補。

〔七〕淮寧軍 殿本、劉本同。通鑑卷二七〇、馬令南唐書卷八徐知訓傳、九國志卷二朱瑾傳「淮寧」作「靜淮」。

〔八〕五國故事作愛姬姚氏 九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九〕以笏擊踣 「踣」原作「蹈」，據殿本、劉本、馬令南唐書卷八徐知訓傳改。

〔一〇〕骨目 殿本、劉本、顧廣圻校本五代史補（以下簡稱五代史補）卷一同。舊五代史考異作「骨月」，按「月」卽「肉」。

〔一一〕張鎬 影庫本粘籤云：「張鎬，九國志作張灝，與五代史補異，今姑仍其舊。」

〔一二〕將謀見代 「代」原作「伐」，據劉本、彭本、舊五代史考異改。

〔一三〕華州城東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三七四「城東」作「東城」。

〔一四〕因大呼 「大」字原無，據冊府卷三七四補。

〔一五〕梁將 原作「梁師」，據九國志卷七李彥琦傳改。劉本作「梁帥」。

〔一六〕原本作乾化四年今從歐史校正 按歐陽史卷四〇楊崇本傳作乾化四年，通鑑卷二六九同。

舊五代史卷十四

梁書十四

列傳第四

羅紹威，案舊唐書：紹威，字端己。

魏州貴鄉人。父弘信，本名宗弁，初爲馬牧監，事節度使

樂彥貞。光啓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橫，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譟攻之，從訓出

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於龍興寺，逼令爲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建爲留後。先是，弘信

自言，於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案：弘信遇白鬚翁，

本篝火狐鳴之故智，舊唐書作隣人相告，新唐書作巫者傳言，疑皆屬傳聞之誤。薛史以爲弘信自言，當得其實。既而

文建不洽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弘信卽應曰：「白鬚翁早以命我，可以君

長爾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弘信爲留後。朝廷聞之，卽正授節旄。

乾寧中，太祖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於

魏，屯於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懼，乃歸款於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案：弘信攻李存信，舊唐書與薛史同。新唐書則云：李存信侵魏芻牧，弘信已不平，既而李瑋復壁莘，弘信厭其暴，及聞梁王遣使相告，乃迴戈攻瑋也。與薛史異。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於弘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亮、鄆，慮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遇之。」故弘信以爲厚己。其後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王。案舊唐書：弘信先封豫章郡公，進封北平王。光化元年八月，薨於位。

紹威襲父位爲留後，案舊唐書：紹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朝廷因而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邑，紹威獨營太廟，制加守侍中，進封鄴王。

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賈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案吳縝歐陽史纂誤云：魏博

自田承嗣專據，至羅紹威時，共一百五十餘年，歐陽史作二百年，誤。蓋歐陽史仍薛史之誤也。（舊五代史考異）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

紹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於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於洹水，洹水，原本作「桓水」，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與王師戰於內黃，大敗之，乘勝追躡。會從周亦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附。

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太祖兵強天下，必知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爲外援。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於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伏兵仗於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於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勳同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餘人，遲明盡誅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爲之一空。翌日，太祖自內黃馳至鄴。案：原本作「至葉」，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

〔考異〕時魏軍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遇保於高唐，六州之內，皆爲勍敵，太祖遣諸將分討之，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逼，然尋有自弱之悔。

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二〕，紹威飛輓饋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疊跡重軌，不絕於路。又於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備、軍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邢、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以興復唐室爲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號扶天啓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倏架於地，泝流西立於舊址之上，張設綈繡，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鑰、備洒掃皆有闕人，紹威曰：「此類皆宮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獲三十餘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萬戶。

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斲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傳云：「紹威馳簡獻替，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竭忠力一人而已！」又引莊宗實錄曰：「紹威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未半歲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其紀載互異如此。竊謂紹威有謀慮，得梁主信任宜也。然以梁主雄險，而紹威又因盡誅牙軍有自弱之悔，則此時猜忌，諒亦有之，未可

偏廢其說。(殿本)會紹威遘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撫案動容，顧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強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仍命其子周翰監總軍府。案通鑑考異云：紹威厚率重斂，傾府庫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卽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溫益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却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盾。案梁祖性多猜忌，使妓妾爲間，乃作賊之故智。厥後恩禮不衰，特因紹威已死，外示包容耳。(舊五代史考異)及訥至，輟朝三日，冊贈尙書令。紹威在鎮凡十七年，年三十四薨。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攻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案太平廣記引羅紹威傳云：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意，壞裂抵棄，自擘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舊五代史考異)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名於天下。紹威遣使賂遺，敘南巷之敬，隱乃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讌詩云：「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雨脚，原本作「雨脚」，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雖深於詩者，亦所歎伏。

紹威子三人：長曰廷規，位至司農卿，尙太祖女安陽公主，又尙金華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繼爲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傳云：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軍節度留後，尋檢校

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季曰周敬，歷滑州節度使，別有傳。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居於宋州元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七十八）

五代史補：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韉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韉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趙犇，其先天水人，案：歐陽史作其先青州人。（舊五代史考異）代爲忠武牙將，曾祖賓，祖英奇，父叔文，案：原本訛「叔父」，今據新唐書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皆歷故職。犇幼有奇智，齟齬之時，與隣里小兒戲於道左，恆分布行列爲部伍戰陣之狀，自爲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羣兒皆稟而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弱冠有壯節，好功名，妙於弓劍，氣義勇果。郡守聞之，擢爲牙校。唐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北征，收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浹月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衆。本道錄其勳，陟爲馬步都虞候。

乾符中，王僊芝起於曹，濮，案原本作「僊芷」，今據新、舊唐書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犇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

動。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犇知軍州事。其帥卽以狀聞，於是天子下詔，以犇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久爲仇讎，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珣爲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釐、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犇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

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尙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加司空，進潁川縣

伯。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潑水，潑水，原本作「潑水」，今據通鑑改正。（影

庫本粘籤）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陳人懼焉。犇恐衆心攜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

武素稱義勇，淮陽亦爲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羣寇，建功立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祿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而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衆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接戰，每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僊營，如宮闕之狀，又修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無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

然人心益固。犇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犇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獻捷於行在。

五年八月，除犇爲蔡州節度使。於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中原，陷二十餘郡，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案：原本作「大德」，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蔡州平，朝廷議勳，以犇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由是中原塵靜，唐帝復歸長安，陳、許流亡之民，襁負歸業，犇設法招撫，人皆感之。犇兄弟三人，時稱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於宛丘縣之先域，累贈太尉。

犇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太祖立生祠於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案張方平樂全集陳州祭太尉趙公文云：有唐之季，大盜移國，封豕長蛇，踐食區夏，生民塗炭，城邑邱墟。公於爾時，獨保孤壘，攻圍幾年，洛中百戰，陳之遺黎，竟脫賊口。兄弟二人，繼登將相，並有功德，著於此

邦。而其像貌，晦於闇室，邦人不知，久不克享。某祇膺朝命，再來領藩，惟公忠烈，能捍大患，寫之績素，神氣凜然。乃建祠堂，式薦時事。蓋陳州故有趙犖畫像，至方平時復修之也。（孔本）

長子麓，位至列卿。

次子霖，改名巖，尙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衛尉卿、駙馬都尉。二年九月，權知洛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月，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內皇牆使。案原本作「皇城」，考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皇城使爲皇牆使，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三年七月，出爲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連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卽位，用爲租庸使、守戶部尙書。巖以勲戚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尙公主，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棕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巖恥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綱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巖踰垣而逸。素與徐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旣至，韜斬巖首送京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

昶，字大東，犖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犖爲陳州刺史，以昶爲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擁衆萬餘據項城縣，昶與兄犖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以報孟楷之役，又與蔡寇合從，凶醜百萬，棲於

陳郊，陳人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於闔閭，闔閭原本作「闔閭」，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凶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衄，以至重圍數月，士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攀、昶爲首焉。及攀遙領泰寧軍節度，以昶爲本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攀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

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案上篇趙攀傳云：蔡州平，以攀爲忠武軍節度使。據此傳，則昶爲忠武節度使，宗權未滅，二傳自相矛盾。見通鑑考異。朝廷賞勳，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於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圍解之後，恆曰：「梁王之恩，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輓供億，無有不至。乾寧二年寢疾，薨於鎮，年五十三。追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

珣，字有節，犖季弟也。案：新唐書以珣爲犖子，據歐陽史及通鑑皆以珣爲犖弟，與薛史同，新唐書誤。幼而剛毅，器宇深沉。旣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略。及犖爲陳州刺史，以珣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掘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懼。珣與二兄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珣以祖先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發，乃夜縱心營之士，遷柩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珣卽創意制度，自調弦筈，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珣兄弟拉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犖薨，昶爲忠武軍節度使，珣遷爲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珣知忠武軍留後。

珣公幹之才，播於遠邇，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疎，每歲壁壘摧圯，工役不暇，珣遂營度力用，俾以甃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珣博通前古，以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考古制，崇飾廟貌，爲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鄧艾，原本作「鄧義」，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決翟王河以溉稻梁，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珣兄弟節制陳、

許，繼擁旌鉞，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

天復元年冬，韓建爲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珂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時太祖統軍岐下，珂輸輓調發，旁午道途。俄而昭宗還長安，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珂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扈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遂歸淮陽。未幾，薨於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

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巖皆族誅。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

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珙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由是爭爲蒲帥，瑤、珙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案：舊唐書「忠」作「蟲」。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爲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旣而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

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於渭北，昭宗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於陝焉。

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隣封，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綯案：原本作「何緯」，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於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救於李茂貞，茂貞不答。珂勢窮蹙，即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案新唐書：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四）。

（舊五代史考異）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案歐陽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及珂出迎於路，握手歔歔，聯轡而入。乃以存敬守河中（五），珂舉家徙於汴。後入覲，被殺於華州傳舍。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四十九。

珙，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重霸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并施〔六〕，鞭笞剝斮，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璠自稱留後，因是陝州不復爲王氏所有。〔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四十九。〕

史臣曰：紹威始爲唐雄，據魏地，當土德之季運，倡梁祖以強禪，在梁則爲佐命也，在唐則豈得爲忠臣乎！趙犖以淮揚咫尺之地，抗黃巢百萬之衆，功成事立，有足多者。巖、穀非賢，遽泯其嗣，惜哉！王珂奕世山河，勢危被擄，乃魏豹之徒與！〔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四十九。〕

校勘記

〔二〕浮陽 原作「孚陽」，據殿本、劉本改。按太平寰宇記卷六五河北道一四滄州清池縣條云：本漢浮陽縣，以在浮水之陽，故名。隋改爲清水縣。

〔三〕儼斂綱商其徒如市 「綱商」原作「網商」，據劉本及彭校改。「徒」原作「徙」，據殿本、劉本、冊府卷三〇七改。

〔三〕又與蔡寇合從「與」字原無，據冊府卷三六〇補。

〔四〕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忘」原作「念」，「僞」原作「爲」，據劉本、新唐書卷一八七王重榮傳改。

〔五〕存敬原作「居敬」，據本卷上文及舊唐書卷一八二王重榮傳、新唐書卷一八七王重榮傳改。

〔六〕五毒並施「並」原作「將」，據劉本改。

舊五代史卷十五

梁書十五

列傳第五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叔豐，世爲牙校。初，秦宗權之據蔡州，招合亡命，建隸爲軍士，累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監軍楊復光起兵於蔡，宗權遣其將鹿宴弘赴之，建與里人王建俱隸宴弘軍，入援京師。賊平，復光暴卒。時僖宗在蜀，宴弘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南山，因攻剽郡邑，據有興元，興元，原本作「興亦」，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宴弘自爲留後，以建爲蜀郡刺史〔二〕。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啗以厚利，建時懼爲宴弘所併，乃率所部歸行在，令孜補爲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污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

熟，乃漸通文字。俄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

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舉兵赴闕，迫昭宗請以王珙爲河中帥，害大臣於都下。河中王珂召晉軍以爲援，及晉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討李茂貞，爲茂貞所敗，車駕幸渭橋，翊日，次富平。將幸河中，建奉表迎駕，俄自至渭北，懇乞東幸，許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宮掖，每花朝月夕，遊宴西谿，與羣臣屬詠歌詩，歔歔流涕。建每從容奏曰：「臣爲陛下修營大內，結信諸侯，一二年間，必期興復。」乃以建兼領修創京城使，建自華督役輦運工作，復治大明宮。

四年二月，有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案：通鑑作防城將張行思等來告，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建囚八王於別宅，放散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捧日都頭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衛之士盡矣。八月，建以兵圍十六宅，通王以下十一王並遇害於石堤谷，以謀逆聞。又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者也。案新唐書昭宗紀：正月乙酉，韓建以兵圍行宮，殺扈蹕都將李筠。二月，韓建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禕、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三）、嗣延丞戒丕、嗣丹王元。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以殺李筠爲二月事（三），以殺馬道殷、許巖士爲八月事，蓋本於舊唐書昭宗紀，宜可徵信云。建尋兼同州節度使。光化元年，升華州爲興德

府，以建爲尹。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冊拜太傅，進封許國公，并賜鐵券。

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迫天子幸鳳翔，建亦預其謀。太祖聞之，自河中引軍而

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遂移軍迫華州，建懼乞降。太祖責以脅君之罪，建

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卽誅巨川。案北夢瑣言：韓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封書檄，皆巨

川爲之。」因斬之。通鑑所采卽本於北夢瑣言，與薛史同。新唐書李巨川傳云：巨川詣軍門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

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是巨

川之死，亦由于敬翔之譖，不僅爲韓建所賣也。太祖與建素有軍中昆弟之契，及見其怒驟息，尋表建

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宮

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建躡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僞若顛仆卽去。建私謂

太祖曰：「上與宮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圖王爾。」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

及受禪，徵爲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宮使。三年，

郊祀于洛，以建爲大禮使。建爲上宰，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爲性剛嚴，羣下將迎不暇，

待建稍異，故優容之。九月，冊拜太保，罷知政事。案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十月，詔曰：太保韓建，每月

旦、十五日入閣稱賀，卽令赴朝參，餘時弗入見。示優禮也。四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

仍令中書不議除替。案五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敕：許昌雄鎮，太保韓建，朕用以布政，民耕盜止，久居其位，庶

可勝殘矣。宜令中書門下不計年月，勿議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通鑑從薛史。時年五十八。

子從訓，昭宗在華時授太子侍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爲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併命。

乾化三年，追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三千六百七十五。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趨捷，力兼數人。少學爲儒，不成，又落髮爲僧，以其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乃擲鉢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爲盜。案北夢瑣言云：罕之卽其僧名。會黃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及賊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錄其功，表爲光州刺史。歲餘，爲蔡賊秦宗權寇迫，不能守，乃棄郡歸項城，收合餘衆，依河陽諸葛爽，爽署爲懷州刺史。光啓初，僖宗以爽爲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之爲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寇兇燄日熾，兵鋒不敵。中和四年，爽表罕之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是歲，李克用脫上源之難，斂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罕之有衆三千，以聖善寺爲府。聖善寺，原本作「聖喜」，今據新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光啓

元年，蔡賊 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罕之對壘數月，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焚燒宮闕，剝削居民。賊既退去，鞠爲灰燼，寂無雞犬之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於市西。

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劉經推爽子仲方爲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罕之部曲有李瑋、郭瑯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誅瑯，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於澠池，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爲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廐，罕之激勵其衆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衆奔竄，追斬殆盡。罕之進逼河陽，營於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遣將張言案張言後名全義。率師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修好，經知其謀，言懼，引衆渡河歸罕之，因合勢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爲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其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爲盟，永同休戚，如張耳、陳餘之義也。罕之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

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爲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於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於播植，軍儲不乏。言輸粟於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能應，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修貢行在，多爲罕之邀留，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

文德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擊河陽，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爲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克用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禦皆竭，張言遣其孥入質，且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存節赴之，逆戰於流河店〔四〕。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于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內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樵汲，卽爲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邑人立柵於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爲李摩雲。案洛陽緝紳舊聞記云：罕之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爲李摩雲寨。（舊五代史考異）

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

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師以拒邠鳳，營于渭北，天子以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之爲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按新唐書：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

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所載爵位，較薛史爲詳。歐陽史仍薛史之舊。罕之自以

功多，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陽失守，來依巨蔭，歲月滋久，功效未施。比年以來，倦於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卽歸老菟裘，幸也。」寓爲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蓋寓懼其佗圖，亟爲論之。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則颺去，實懼翻覆毒余也。」毒余，原本作「毒餘」，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

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路帥薛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衆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狀聞於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爲佗盜所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李嗣昭討之，罕之執其守將馬漑、伊鐸、何萬友，案：伊鐸，歐陽史作伊鐸。沁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顯案：歐陽史作遣子順。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案新唐書：全忠表罕之昭義軍節度使。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卒於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顯以舟載柩，歸葬河陰縣。開平二年春，詔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七。

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也。歷職爲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

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曄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案新唐書本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曄（五）。蓋行襲既殪孫喜，遂自據其郡也。薛史作中和間事，與唐書異。歐陽史仍從薛史。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

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貞遣養子繼臻竊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卽以行襲爲節度使。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是金州初賜軍額本名昭信，至哀帝時，避朱全忠祖諱，乃改稱戎昭也。薛史於金州初賜軍額卽作戎昭，蓋仍梁實錄之舊，未及考正。

及太祖義旗西征，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分命矯詔，欲徵江、淮兵屯於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詔勅送於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荆、

襄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於均、房，預收復功。案新唐書昭宣帝紀：二年五月，王建陷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奔於均州。六月，行襲克金州。舊唐書哀帝紀：二年十二月，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埋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爲武定軍。是行襲因金州嘗被陷，乃改治均州也。薛史不載。遷匡國軍節度使。案舊唐書哀帝紀：三年四月丙申，勅曰：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金州置戎昭軍，割均、房二州爲屬郡。比因馮行襲叶贊元勳，克宣丕績，用獎濟師之效，遂行割地之權。今命帥得人，酬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南東道收管。據此則戎昭軍額廢于天祐三年，故行襲改鎮許州也。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懾。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襲請入覲，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厚，原本作「殊學」，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冊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曰忠敬。

行襲性嚴烈，爲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內嘗大蝗，尋有羣烏啄食，不爲害，民或艱食，必有稽穀。稽穀，原本作「魯穀」，據廣韻云：稽，禾自生也。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出於壠畝。雖威福在己，而恆竭力以奉於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誌，當時目爲「馮青面」。長子勗，歷蘄、沁二州刺史。次子德晏，仕至金吾將軍。永樂大典卷四百三。

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爲州校。父惟最，案歐陽史作惟勗，考新唐書亦作惟最，今仍其舊。（舊

五代史考異）有功於唐朝，遙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蔭，累職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案通鑑：德昭由雄毅軍使爲左神策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闕官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闥，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胤，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忠義。有以事諭德昭者，案通鑑云：德昭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戡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戡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案：新、舊唐書俱作周承誨、董彥弼，據薛史則承誨自姓孫，彥弼乃從實後改之名也。通鑑從唐書，歐陽史從薛史。奮發應命，誓圖反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捕右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內，聞外喧，大恐。德昭馳至，扣閤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而承誨、從實俱以馘獻，昭宗悲而嘉之。於是丞相崔胤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討姦，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闥。」卽日議功，以德昭爲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錫賚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比。

其年十一月，闕官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並變節，爲中官所誘，始欲

驅擁百僚，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於街東，免爲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鬪雞紗，委令制輯。於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度留後。將赴任，復徇民請，留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於別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徵赴闕。開平四年，拜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卽位，俾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軍，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於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

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爲「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爲李茂貞所養，後闖官之敗，俱戮于京師。唯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趙克裕，河陽人也。祖、父皆爲軍吏。克裕少爲牙將，好讀書，謹儀範，牧伯皆奇待之。累居右職，擢爲虎牢關使。光啓中，蔡寇陷河陽，克裕率所部歸於太祖，隸于宣義軍。太祖東征徐、鄆，克裕屢受指顧，無不如意。數年之內，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

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於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案新唐書本紀：景福元年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據通鑑則克裕之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新唐書所紀，疑非事實。入爲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及太祖爲元帥，以克裕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復統六軍。兗州平，命權知泰寧軍留後。數月，暴疾而卒。開平初，追贈太保。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張愼思，清河人。自黃巢軍來歸，累授軍職，歷諸軍都指揮使。從平巢、蔡、兗、鄆，皆著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光化中，加檢校右僕射，權知亳州。天復三年，昭宗還長安，以從太祖迎駕功，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尋除汝州防禦使。天祐元年，授左龍武統軍。其冬，除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明年十一月，權知徐州武寧軍兩使留後。太祖受禪，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二年，除宋州刺史，未幾，復拜左金吾大將軍。三年冬，除蔡州刺史，蔡州，原本作「孽州」，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貪貨大失民情，詔追赴闕。未幾，扈從北征還，以疾臥洛陽之私第。馭家不肅，爲其子所弑。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史臣曰：韓建遇唐朝之衰運，據潼關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務斷喪宗枝，雖有阜俗

之能，何補不臣之咎。罕之負驍雄之氣，蓄嚮背之謀，武皇比之呂布，斯知人矣。行襲勵納忠之節，德昭立反正之功，俱善其終，固其宜矣。克裕而下，無譏可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校勘記

〔二〕以建爲蜀郡刺史 「蜀郡」，殿本同，劉本作「屬郡」。按通鑑卷二五六謂鹿晏弘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

〔三〕嗣覃王嗣周 「嗣周」下原有「王」字，據彭校及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通鑑卷二六一考異刪。

〔三〕以殺李筠爲二月事 「二月」原作「正月」，據本卷正文、殿本考證、舊唐書卷二〇昭宗紀改。

〔四〕流河店 殿本同，劉本作沅河店。按本書卷五五康君立傳謂：「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於沅河」。歐陽史卷二一葛從周傳作「敗晉兵於沅河」。

〔五〕呂曄 原作「李曄」，據本卷正文改。殿本、劉本正文及舊五代史考異作呂煜，劉本注文誤作「李曄」，新唐書卷九僖宗紀、通鑑卷二五六作呂曄。

舊五代史卷十六

梁書十六

列傳第六

葛從周，案：玉堂閒話作葛周。（舊五代史考異）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從周少豁達，有智略，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於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七月，從太祖屯兵於西華，破蔡賊王夏寨。案：原本作「五夏」，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太祖臨陣馬蹕，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鬪，傷面，矢中於肱，身被數槍，奮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迴馬轉鬪，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澠水。諸將並削職，唯擢從周、延壽爲大校。其從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淝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

太祖遣郭言募兵於陝州，有黃花子賊據於溫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於滎陽，

尋佐朱珍收兵於淄、青間。時兗州 齊克讓軍於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呂全眞。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阬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擄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瑋寨，瑋自溺而死，又於赤堁。赤堁，通鑑作赤岡，考薛史前後皆「堁」，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於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擄刺史丘弘禮以歸。與兗、鄆軍遇於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擒都將鄒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瑄戰，擄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於陳、亳間，獲都將石璠。

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案：梁祖本紀作帝遣朱珍領大軍渡河，此傳作從周從太祖濟河，與本紀異。
（孔本）李罕之引井人圍張全義於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井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以功，原本作「以助」，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於吳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於淮南，略地至廬、壽、滁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十艘。

大順元年八月，并帥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於

馬牢川，卽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於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筠以郡降。從討兗州，破朱瑾之軍於馬溝。景福二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兗之兵於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

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太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案通鑑：十二月，朱瑄、朱瑾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

是河東實遣師來援，非從周詐言也。此蓋規知兗人告急，乘并師尚未至，乃揚言已至，多方以誤之耳。又，本紀作十二月，此作十月，辨正見本紀。卽引軍趨高吳，夜半却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

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

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洹水，原本作「逗水」，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於陣，并帥號泣而去。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會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

敗，遽班師。案九國志侯瓚傳云：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滑河。與薛史異。歐陽史兼采九國志。光化

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并軍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於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於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賁金鐵、慕容騰百餘人。

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

攻館陶門。館陶，原本作「館姚」，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

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鄩郎

等。翊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人討

李罕之於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

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

陽〔三〕，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玄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

來赴，不可外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廩，力屈糧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

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從周逆戰於乾寧軍老鵝堤，大破燕軍，斬

首三萬，獲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

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案玉堂閒話云：葛公威名著于敵中（三），河北諺云：「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舊五代史考異）獲其將王郃郎、楊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爲兗州節度使。

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軍會於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偃師縣毫邑鄉之別墅。案：原本作「別墅」，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卽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齎旌節就別墅以賜之。貞明初，卒於家。案：偃師縣有葛從周神道碑云：十月三日，歸葬於偃師縣毫邑鄉。碑以貞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建。（舊五代史考異）冊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二百九）

謝彥章，許州人。幼事從周爲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於大盤中，布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爲騎將。末帝嗣位，用爲兩京馬軍都軍使，累與晉軍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

事，時人義之。彥章後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賀瓌，原本作「賀懷」，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案：原本作「西京」，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

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瓌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於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辦，唯彥章有焉。將略之外，好優禮儒士。與晉人對壘於河上，恆褰衣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爲用。及其遇害，人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胡眞，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爲名將，隨

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眞時爲元從都將，案舊唐書：中和二年，朱溫與大將胡眞、謝瞳來降。通鑑云：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眞、謝瞳勸溫歸國。薛史謝瞳傳載瞳說溫之辭，胡眞傳不言其勸溫歸國，與通鑑異。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尙書，頻從破巢、蔡於陳、鄭間。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徵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進言，陽穀令。父實，亦有宦緒。少倜儻，好兵術。唐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人棄家投黃巢，頗以勇略聞。巢陷長安，遂署爲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丘，時太祖在汴，奉詔南討，巢黨日窘，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讜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劇職。

光啓二年，與蔡將張存戰于盧氏。三年夏，又與蔡將盧瑋戰於雙丘，復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皆敗而殲之。翌日，宗權遣將張咥來寇，列寨于赤堽。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案：飛戈，歐陽史作飛矢。卽拔馬却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於高丘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於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摩壘來迫，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

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其後從太祖伐鄆，副李唐賓渡淮，咸著奇績。

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顯來斫寨，歸霸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人大敗。及太祖整衆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弇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弇之功，爾其二焉。」大順中，郭紹賓拔曹州，歸霸率兵數千守之。俄而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於金鄉，瑾大敗，擒賊將宗江等七十餘人，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晉軍戰於洹水，生獲克用愛子落落。復與燕人戰於內黃，殺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官至檢校左僕射。

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顧其城，遂移軍攻洺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洺，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錫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禦邠、鳳之寇，邠、鳳，原本作「汾」，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敗之。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驍衛上將軍，充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尋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卒於位。詔贈太傅。

梁末帝德妃張氏，卽歸霸女也。末帝嗣位，以歸霸子漢鼎、漢傑並爲近職。漢鼎早亡，

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張歸厚，字德坤，

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歸厚祖興，父處讓。

薛史歸厚傳不言其父、祖名號，當是歸霸

從弟。少驍勇，有機略，尤長於弓槊之用。中和末，與兄歸霸自巢軍相率來降，太祖署爲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尙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光啓三年春，與秦宗賢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晔以數萬衆屯於赤墘，歸厚嘗與晔單騎鬪於陣，晔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乘徐壘如行坦途，甚爲諸將歎伏。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尙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徑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瞋目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

大順元年，奏加檢校兵部尙書，又命統親軍。是歲，郴王遷寨（四），未知所往，忽逢兗、鄆賊寇甚衆，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案：原本作「厲子馬」，考通鑑注，廳子都係當時軍旅之名，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直突之，出沒二十餘合，賊大敗將北，而救軍雲至，歸

厚卽綴賊苦戰，請太祖以數十騎先還。時歸厚所乘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鬪漸退，賊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張筠、劉儒飛騎來迎，然謂已歿矣。歸厚體被二十餘箭，尙復拒戰，筠等旣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喪戎馬，何足計乎！」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賚，恩旨甚厚，尋遷中軍指揮使。

景福初，從太祖伐鄆，帝軍不利，太祖爲寇所逼，歸厚殿馬翼衛，左右馳射，矢發如雨，賊騎千百，披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案：原本作「郭從周」，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禦晉軍，軍，原本作「晉君」，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於洹水，殊績尤著。詔加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洺州，咸以功聞，太祖錄其勳，命權知洺州事。是郡嘗兩爲晉人所陷，井邑蕭條，歸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覩其緝理之政，大喜，賞之。

天復元年冬，眞拜洺州刺史，加檢校左僕射，尋授絳州刺史。三年秋，改晉州刺史，仍檢校司空。唐帝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時晉軍五萬來攻，郡中戎士甚寡，歸厚極力拒守，并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鄩等討平之。秋，軍還，授亳州團練使。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於位。詔贈太師。子漢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霸、歸厚同歸於太祖，得署爲牙校。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於近境，頗得行人之儀。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并軍於洹水。光啓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於內黃，積前後功，表授檢校工部尙書。大順初，攻討兗、鄆，命歸弁佐衡王友諒屯單父（五），軍聲甚振，尋爲齊州指揮使。屬青帥王師範叛，遣將詐爲賈人，挽車數十乘，匿兵器於其中，將謀竊發，歸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寧。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搖，有本郡都將都將，原本作「郁將」，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康文爽等三人欲謀外應，卽時擒獲誅之，人心遂定。歸弁又罄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遙領愛州刺史。從征荊、襄迴，轉檢校左僕射。

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魏之郡邑多叛，歸弁與諸將等分布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於高唐高唐，原本作「高堂」，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攻賊太猛，飛矢中於臆，太祖嘉之，命賜銀鞍勒馬一疋（六）、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晉州。冬十一月，眞授晉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受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救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寢疾，卒於滑州之私第。子漢融。（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史臣曰：從周以驍武之才，事雄猜之主，而能取功名於馬上，啓手足於牖下，靜而言之，斯爲賢矣。彥章蔚有將才，死於讒口，身旣歿矣，國亦隨之，惜哉！歸霸昆仲，皆脫身於巨盜之流，宣力於興王之運，由介冑而析珪爵，可不謂壯夫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校勘記

〔一〕河東實遣師來援 原作「河東實遣救河東」，據殿本考證改。

〔二〕浮陽 原作「孚陽」，據殿本、劉本、彭校改。

〔三〕葛公威名著于敵中 殿本、劉本作「葛侍中鎮堯之日，威名著于敵中」。

〔四〕是歲郴王遷寨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三六〇作「是歲，郴王友裕領諸軍屯於濮州之境。十一月，太祖率親從騎士將合大軍，會郴王遷寨」。

〔五〕衡王友諒 「友諒」原作「友謙」，據劉本、冊府卷三六〇改。按本書卷一二宗室傳云：「友諒，全昱子，初封衡王，後嗣廣王。」

〔六〕賜銀鞍勒馬 「銀」字原無，據冊府卷三六〇補。

舊五代史卷十七

梁書十七

列傳第七

成汭，淮西人。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案新唐書云：入

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

亡匿久之，及貴，方復本姓。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二十。

唐僖宗

朝，爲蔡州軍校，領本郡兵戍荆南，帥以其凶暴，欲害之，遂棄本軍奔於秭歸。一夕，巨蛇繞

其身，幾至於殞，乃祝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解去。後據歸州，招輯流亡，練

士伍，得兵千餘人，沿流以襲荆南，遂據其地，朝廷卽以旄鉞授之。

永樂大典卷五千九百四十。

是時荊州經巨盜之後，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撫輯凋殘，勵精爲理，通商訓農，勤於惠養，比及末

年，僅及萬戶。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七。

汭性豪暴，事皆意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

爲識者所鄙。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九十八。

初，禮、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雖加延接，而猶快快。嘗因對酒，語及其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二〕，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三〕。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八。累官至檢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汭出師以援鄂，淮寇乘之，以火焚其艦，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汭沒於王事，上表於唐帝，請爲汭立廟於荆門，優詔可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七。

案：成汭傳，永樂大典闕全篇，今就散見六條，編次如右。

五代史補：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章，長于

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讎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

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

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又云：「成爲本姓〔三〕，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

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

之外，仍祝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祝，得非相輕之

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其

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

杜洪者，江夏伶人。案新唐書：洪，鄂州人。鍾傳者，豫章小校。案新唐書：傳，洪州高安人。唐光

啓中，秦宗權凶焰颺起，屢擾江、淮，郡將不能城守。洪、傳各爲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使，

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案新唐書：光啓二年，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中和三

年，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及爲楊行密所攻，洪、傳首尾

相應，皆遣求援於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大破淮寇于武昌，二鎮稍寧。及行密乘勝急攻

洪、鄂，洪復乞師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納率荆、襄舟師以赴之。未至夏口，納敗溺死，淮人

遂陷鄂州，洪爲其所擒，被害于廣陵市，時唐天復二年也。案九國志劉存傳：存急焚鄂州城樓，梁援兵

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

洪父子，斬于廣陵市。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請爲洪立廟于其鎮，優詔可之。太祖卽位，詔贈太

傅。先是鍾傳卒於江西，其子繼之，案九國志秦裴傳：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

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城陷，擒匡時以獻。歐陽史采用九國志，新唐

書延規作匡範，與九國志異。尋爲楊行密所敗，其地亦入于淮夷。永樂大典卷四百九十一。五代史

補：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泗

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于啓事以投之。十啓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

賓佐曰：「此啓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

院，精究術數，大爲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田頴，本揚府之大校也。案九國志：頴字德臣，廬州合肥人。朱延壽，不知何許人。案九國志：延

壽，廬州舒城人，與新唐書同。唐天祐初，楊行密雄據淮海，時頴爲宣州節度使，延壽爲壽州刺史。

頴以行密專恣跋扈，嘗移書諷之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踰越者，譬如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猛注，澶漫遐廣，終爲涸土，不若恬然順流，淼茫無窮也。況東南之鎮，揚爲大，塵賤刀布，阜積金玉，願公上恆賦，頴將悉儲峙，具單車從。」行密怒曰：「今財賦之行，必由於汴，適足以資于敵也。」不從。時延壽方守壽春，案九國志：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直頴之事，密遣人告于頴曰：「公有所欲爲者，願爲公執鞭。」頴聞之，頗會其志，乃召進士杜荀鶴具述其意，復語曰：「昌本朝，奉盟主，在斯一舉矣。」即遣荀鶴具述密議，自間道至大梁。太祖大悅，遽屯兵于宿州以會其變。不數月，

事微洩，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案新唐書：行密妻，延壽姊也，遣辯士召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次悉兵攻宣城，頴戎力寡薄，棄壁走，不能越境，爲行密軍所得。案九國志：行密別

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顏委舟師于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于行密。十二月，顏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延壽飛騎赴命，邇揚州一舍，行密

使人殺之。案五國故事云：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日果相覩！」延壽惶

駭。遂叱壯士執而殺之。（舊五代史考異）案九國志：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新唐書從九國志，當得其實。薛史

以爲邇揚州一舍而見殺，五代史補又以爲行密自奮鐵槌殺之，疑皆屬傳聞之誤。

其後延壽部曲有逸境至者，具言其事。又云：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今若得兵柄，果成大志，是吉凶繫乎時，非繫於吾家也。然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屬（四），阜私帑，發百燎，合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永樂大典卷四千八百五。

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

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瘡，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爲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輩幼小（五），苟不諱，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至（六）。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之，正中

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卽時升堂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稱兩目失明者（七），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趙匡凝，案新唐書：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權爲列校，當宗權強暴時，表爲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德諲審宗權必敗，乃舉漢南之地以歸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誓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德諲爲副，仍領襄州節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

匡凝以父功爲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匡凝自爲襄州留後，朝廷卽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烏巾，原本作「烏中」，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上微覺有塵，卽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橫楚，其方嚴也如是。光化初，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

趙璠越墉來降，隋州刺史趙匡璘臨陣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凝懼，遣使乞盟，太祖許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鄂州，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唯匡凝昆仲雖強據江山，然盡忠帝室，貢賦不絕。

太祖將期受禪，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匡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削匡凝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爲師厚所敗，匡凝乃燔其舟，單舸急棹，沿漢而遁于金陵。後卒於淮南。案新唐書云：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九），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于賊，今敗乃歸我邪！」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歐陽史云：行密厚遇匡凝，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遣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初，匡凝好聚書，及敗，楊師厚獲數千卷于第，悉以來獻。

匡凝弟匡明，字贊堯，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爲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繡、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凝表爲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荆門。匡明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永樂大典卷一萬六

千九百九十一。

張佖，不知何郡人也。案九國志：佖，京兆長安人。乾寧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復爲秦宗權行軍

司馬。後與劉建峯據湖南，推建峯爲帥。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期

歲未尅，而建峯爲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是時，佖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

軍卽所奉也。」佖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案九國志：建峯將吏推佖爲帥，佖

將入府，常所乘馬忽爾蹏齧不止，正中佖髀。佖謂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爲之。」與薛史異。新唐書劉建峯傳從九

國志。乃謂將吏曰：「佖才能不如馬公，況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亦不疑，稟

命而至。佖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佖卽趨下率衆扞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

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甚德佖。開平初，殷表佖爲朗州永順軍節

度使，累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案九國志：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治

所。詔贈特中。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雷滿，按新唐書：滿字秉仁。武陵洞蠻也。始爲朗州小校，唐廣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

時朝廷以高駢爲節度使，駢擢滿爲裨將，以領蠻軍。駢移鎮淮南，復隸部曲，以悍獷趨健知

名。中和初，擅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沿江恣殘暴，始爲荆人大患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蕩驅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卽以澧朗節度使授之。

案歐陽史云：滿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

新唐書則云：詔授朗州兵馬留後，俄進武貞軍節度使。與薛

史微有互異。累官至檢校太傅、案：新唐書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又嘗

於府署濬一深潭，構大亭於其上，每隣道使車經由，必召讌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卽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底，徧取所擲寶器，戲弄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誕如此。

及死，子彥恭繼之，案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以逐彥威。蠻蜚

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

王命。太祖詔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將倪可福統之，下澧州，

與潭兵合。先是，滿壅沅江，以周其壘，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彥恭

食盡兵敗，間使求救於淮夷。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於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

州，彥恭單棹遁去。

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云：彥恭沒溺于江。通鑑從紀年錄作奔廣陵。歐陽史與通鑑同。

馬殷擒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闕，皆斬於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永樂大典卷二

千七百三十一。

史臣曰：成汭、鍾、杜、田、朱之流，皆因否運，雄據大藩，雖無濟代之勞，且有勤王之節，功雖不就，志亦可嘉，若較其誠明，則田頔、延壽斯爲優矣。匡凝一門昆仲，千里江山，失守藩垣，不克負荷，斯乃劉景升之子之徒歟！張佖有讓帥之賢，雷滿辱俾侯之寄，優劣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三十一。

校勘記

〔二〕令公 原作「今公」，冊府卷九三九同。據殿本、劉本、彭校改。下文「令公何不加兵」同。

〔三〕汭赧然而屈 殿本此下注云：「案以下有闕文。」據冊府卷九三九，其下云：「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落髮，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慚恥。」

〔三〕本姓 「姓」原作「性」，據殿本、劉本、舊五代史考異、五代史補卷二改。

〔四〕遂集家屬 「家」原作「愛」，據殿本、劉本改。

〔五〕男女輩幼小 原作「男女卑幼」，據五代史補卷一改。

〔六〕倍道而至 「至」原作「去」，殿本作「行」，據五代史補卷一改。

〔七〕吾所以稱兩目失明者「稱」字原無，據五代史補卷一補。

〔八〕泌州原作「沁州」，據劉本、本書卷二梁太祖紀改。按：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泌州與襄、唐、隋、鄧諸州均屬山南道；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沁州屬河東道。

〔九〕燔州新唐書卷一八六趙德諱傳同。殿本、劉本、舊五代史考異作「燔舟」。

舊五代史卷十八

梁書十八

列傳第八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楊，案：楊，原本作「錫」。考舊唐書張楊傳云，字公表，當以從「衣」爲是，今改正。唐僖宗朝，累爲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藹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巡官。未幾，以畿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僖宗在蜀，大寇未滅，大寇，原本作「大熟」，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急於軍費，移鹽鐵於揚州，命李都就判之，奏爲轉運巡官。駕還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毀過禮。服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屬昭宗初還京闕，皇綱寢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轉戶部侍郎，仍依前充職，尋出爲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兼判戶部。

時柳璨在相位，擅權縱暴，傾陷賢雋，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冤就死，縉紳以目，不敢竊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啻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士人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天祐四年，天子以士運將革，天命有歸，四月，命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僚，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位。開平二年春，暴卒於位，詔贈右僕射。

文蔚沈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案舊唐書云：文蔚弟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北夢瑣言云：張楊尙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壁魚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是得疾者別自一人，非濟美也。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子鑄，周顯德中，位至祕書監。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聳，其與游者皆一時英妙，藉甚於文場間。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天子幸石門，

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於行在，罷之。旋除中書舍人，再踐內署，內署，原本作「內書署」，以文義求之，「書」字當係衍文，今刪去。（影庫本粘籤）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宗自鳳翔還京，大翦闢寺，貽矩尚爲韓全誨等作畫讚，悉紀于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議禪代之事。貽矩至，盛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厚。受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進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又遷弘文館大學士，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在任綿五載，案歐史梁本紀：貽矩以開平元年同平章事，至乾化二年薨，統計貽矩居相位共六年。歐史唐六臣傳：貽矩爲梁相五年，卒。尚仍薛史之誤。然亦無顯赫事跡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癘，旬日卒于東京。詔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

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父同，唐撫言作父同文，薛史與歐陽史合，今存其舊。（影庫本粘籤）仕唐，官至容管經略使。策少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吉千，原本作「吉大」，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

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遣啓書室，取魏志展讀，一不失所啓，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案唐摭言云：張策自少從學浮圖，法號藏機，彙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凝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凝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鴻詞。崇凝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又，北夢瑣言載趙崇凝之辭曰：「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于御籬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薛史以爲自屏郊藪，無仕進意，與摭言諸書異。（孔本）方出爲廣文博士，改祕書郎。

王行瑜帥邠州，辟爲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婢肩輿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爲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鄭滑支使，尋以內憂去職。制闕，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爲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爲掌記。

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卽奏爲掌記，兼賜金紫。案北夢瑣言云：朱令公軍次于華，用張潛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張策本與張潛有分，攜印而降，協潛之謀。是梁祖之喜張策，由張潛有先入之言也。天祐初，表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館修

撰，俄召入爲翰林學士，案唐燕言云：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倚之爲謀府（二）。策極力媒孽崇凝，竟罹冤酷。（孔本）轉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修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卽日肩輿歸洛，居於福善里，修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牋表三十卷，存於其家。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審權，原本作「省權」，今據新、舊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寧中，邠、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已，賜死於臨臯驛。曉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沈跡自廢者將十餘載。案：歐陽史作自廢十餘年，吳縝纂誤據景福二年讓能死，乾寧四年崔遠判戶部，光化三年崔遠罷相，相隔止八年。曉爲崔遠判戶部所舉，不得云自廢十餘年。（舊五代史考異）

光化中，宰相崔胤判鹽鐵，奏爲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弘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爲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嵇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以鋪席鋪席，原本作「補席」，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就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爲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制誥，俄又召爲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舍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承旨，應作「奉旨」。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承旨爲奉旨。至後唐，始復爲承旨。薛史、梁書承旨與奉旨前後互見，通鑑亦然。蓋當時雜採諸書，未及改從畫一也。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明年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案：杜曉入相之歲，歐陽史紀作三年，傳作二年，吳縝已辨其誤。（舊五代史考異）仍判戶部。庶人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卒。末帝卽位，詔贈右僕射。

曉博瞻有詞藻，時論稱之。兄光父，案新唐書表：光父，字啓之。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喙縱詬，或揮挺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案北夢瑣言云：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及典秩尚書，志氣甚遠，一旦非分而沒，咸冤惜焉。豈三世爲相，道忌太盛歟！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袞，集州刺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

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卽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卽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聲相聞，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案通鑑考異引張昭遠莊宗列傳：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卽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

溫大悅，自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舊五代史考異）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賜緋。從平兗、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授揚府左司馬，揚府，原本作「陽府」，考歐陽史作揚府，蓋卽揚州都督府之省文，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賜金紫。乾寧中，改光祿少卿充職。天復中，授檢校禮部尙書，遙領蘇州刺史。昭宗自岐下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叶贊功臣。

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鄜、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嘆賞久之。乾化元年，進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尙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

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巒坡。金巒，歐陽史、通鑑俱作「巒」，唯五代會要與薛史同，今仍從原文，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爲學士者稱「金巒」以美之，今殿名「金巒」，從嘉名也。案：原本脫「名」字，今從職官志增入。（舊五代史考異）置大學士，始以翔爲之。案：五代會要云：以「金巒」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深沉，有經濟之略，起中和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案：歐陽史作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蓋仍薛史之文。吳縝纂誤云：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遇弒，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舊五代史考異）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恆達旦不寢，唯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及太祖大漸，召至御床前受顧託之命，且深以并寇爲恨，翔嗚咽不忍，受命而退。案：通鑑：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勅。蓋即敬翔所受之命。戊寅，太祖被弒，命未及行，故薛史亦不爲詳載。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爲宰相。友珪以翔先朝舊臣，有所畏忌，翔亦多稱病，不綜政事。

末帝卽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翔愈不得志。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

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縷統衆，於今十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賀瓌，原本作「環」，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環」，新、舊唐書、歐陽史及通鑑皆作「環」，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所宜詢於黎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驚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効試。」

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使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

及晉主陷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車坊。案：原本作「中」，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嘆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

晉仇讎，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并其族被誅。

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鄒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案編遺錄，通鑑考異引之。書錄解題云：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弑逆，大書特書，不以爲愧也。其辭亦鄙俚。（舊五代史考異）

翔妻劉氏，父爲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爲巢將尙讓所得，巢敗，讓攜劉降於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於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臥內，翔情禮稍薄，劉於曲室讓翔曰：「卿鄙余曾失身於賊耶，以成敗言之，尙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卿門第，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恃太祖之勢，

案：原本下有缺文。

太祖四鎮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

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近代婦人之盛，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於

翔。當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四。

五代史補：敬翔應

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

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

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

大悅，以爲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眞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略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爲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

光化三年十一月^{〔三〕}，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舍於州邸，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姪希貞來計大事，案：原本作「希直」，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巖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案：通鑑考異疑李振之拒希貞爲誤，謂李振若已立異，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反正乎！今考梁祖紀亦云「李振自長安使迴」，當時季述懼汴梁兵力，固不能阻李振之往來。薛史所書，宜可徵信。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爲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彝範卽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

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洛，遽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

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案：原本脫「奉本」二字，據本傳增入。（舊五代史考異）副介支彥勳詐齎上皇詔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闔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濬，寓於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勳可立。」太祖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勅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案舊唐書昭宗紀：崔胤與前左僕射張濬告難于全忠。張濬傳亦云：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薛史作張濬黨于季述，爲梁祖所拒，與舊唐書異。乃定策繫僞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卽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反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穹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

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歲尙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馳騎，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卽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於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論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讎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私怨，原本作「私怨」，今據文改正。（影唐本粘籤）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翌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

振爲青州留後，未幾，徵還。

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獎升^(四)，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人士目爲「鴟梟」。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五)，譖殺大臣裴樞、陸扆等七人於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洎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尙書。庶人友珪篡立，代敬翔爲崇政院使。末帝卽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爲所間，謀猷獻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末，閑居私第將期矣，晉主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六。

史臣曰：文蔚、貽矩，皆唐朝之舊臣，遇梁室之強禪，奉君命以來使，狎神器以授之，逢時若斯，亦爲臣者之不幸也。抑不爲其相，不亦善乎！杜曉著文雅之稱，張策有沖淡之量，咸登台席，無忝士林。敬翔、李振，始輔霸圖，終成帝業。及國之亡也，一則殞命以明節，一則視息以偷生，以此較之，翔爲優矣。振始有濁流之言，終取赤族之禍，報應之事，固以昭

然。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校勘記

〔二〕太祖頗倚之。「倚」原作「奇」，據唐撫言卷一一改。

〔三〕光化 原作「光啓」，據通鑑卷二六二改。按劉季述廢昭宗事，在光化年間，光啓，唐僖宗年號。

〔三〕王不能討 「王」字原無，據彭校及本書卷二太祖紀補。

〔四〕朋附者 「朋」原作「明」，據殿本、劉本改。

〔五〕柳璨 原作「柳燦」，據殿本改。舊唐書卷一七九，新唐書卷二二三皆有柳璨傳。

舊五代史卷十九

梁書十九

列傳第九

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爲騎軍，初隸於龐師古爲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爲指揮使，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案舊唐書：光化元年七月，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鄧等州。考薛史康懷英傳云：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趙匡凝傳云：太祖遣氏叔琮伐之，匡凝懼，乞盟。是役也，實以勝歸，而薛史言其失利，疑別有據。歐陽史作攻襄陽戰數敗，因薛史原文而增益其辭，與舊唐書異。降爲陽翟鎮遏使，尋又捍禦晉軍於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

天復元年春，領大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使。明年，

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間。案：原本作「襄陽」，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遊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衆，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侵軼。

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爲鄜州留後，尋眞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及昭宗東遷，徵爲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案：舊唐書哀帝紀：叔琮貶貝州司戶。歐陽史作流嶺南，不言其地。考當時賜叔琮等死，其勅云：「謫據遐方，安能塞責？」若貝州近在河北，不得云遐方也。當從薛史作白州爲是。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化二年，詔許歸葬。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朱友恭，壽春人，本姓李，名彥威。卅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憐之，因畜爲己子，賜姓，初名克讓，後改之。案通鑑云：友恭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時初建左長劍都，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渚，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陷其壁，獲賊將瞿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武瑜，盡收其衆，以功爲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爲武寧軍留後。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洛陽宮。既而太祖自河中至，責以慢於軍政，貶崖州司戶。案北夢瑣言云：朱全忠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爲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考歐陽史、通鑑俱作友恭，而北夢瑣言作友諒，殊誤。仍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王重師，潁州長社人也。案：歐史潁州作許州。材力兼人，沈嘿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稍之妙，冠絕於一時。唐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脫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隸於拔山都。案：原本作「拔山」，歐陽史作「拔山」。當時軍旅皆以都名，如黑雲都、銀鎗都、效節都、橫衝都之類。今從歐陽史改正，并

增入「都」字。（舊五代史考異）

拔山都，原本作「拔山」，歐陽史作「拔山」。考當時軍旅以都名者，如黑雲都、銀槍

都，則取衣服器用爲號；如效節都、橫衝都，則取古人嘉名爲號。拔山都，當是取史記拔山蓋世之義。原本疑有脫誤，今

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每於軍前効用，頗出儕類。文德中，令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

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指揮使，奏授檢校右僕射。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齎、

魯間凡經百餘戰，由是威震敵人。尋授檢校司空，爲潁州刺史。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

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互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於軍次，諸將或

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

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

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尋知平盧軍留後，加檢

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天祐中，授雍州節

度使，加同平章事。數年治戎卹民，頗有威惠。開平中，爲劉捍所搆，太祖深疑之，然未有

以發其事。案通鑑：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怒其貢奉不時，召重師入朝。是重師之得罪，由貢奉不時，

與薛史異。無何，擅遣裨將張君練縱兵深入邠、鳳，君練敗北。太祖聞之，怒其專擅，因迫而

斬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案：通鑑不載張君練縱兵之事，惟云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

之帝，曰：「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此傳未經詳載。據劉知俊傳，太祖云：「王重師得

罪，劉捍悞予事也。」與通鑑合。此傳不載，蓋史家前後省文。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盪決。及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於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

始尙讓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黃巢敗，珍與并帥李克用追至冤句而還。尋從太祖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以功加秩。光啓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將。於是軍焦夷，敗蔡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潁，繚宋、亳、滑、濮間，與蔡賊交戰，屢伏襲殺，不知其數。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乘其墉，滑州平。滑州下原本衍「刺史」二字，今據文刪去。（影庫本粘籤）時

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於孫師陂以邀珍，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恐懼。兵至乾封，與淄人戰於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

大獲兵衆。其後破盧瑋、張晙及朱瑄、朱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

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於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案：通鑑作

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舊五代史考異）

案通鑑云：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

代總其衆。館驛巡官敬翔曰：「朱珍未可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懼，使人追止之。與薛史異。（孔本）密令唐賓察

之，二將不相下，因而交諍。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

罪，俾還於師。復以踏白騎士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擄

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於內黃，敗樂從訓

萬餘人，案通鑑考異云：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舊五代史考異）

案：通鑑作樂從訓來告急，遣都指揮使朱

珍等分兵救從訓，與此傳異。（殿本）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於臨黃，魏軍有豹子軍二

千人，戮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於河溺死

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雨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

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於豐南吳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

及蔡賊平，珍比諸將功居多。

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廄以候巡撫，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恃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

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案：歐陽史作珍自縊死。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床擲之，乃退。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也。初事汴將楊彥洪爲騎士。好拳勇，未弱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閱戎旅，觀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銜者，多命取之，必鷹揚颺卷，擒馘於萬衆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入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爲踏白將。

時巢、蔡合從，太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掩奪，衆莫敢當。尋領軍襲蔡寇於鄭，都將李唐賓馬蹶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與蔡人鬪，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迫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爲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邊境肅然。思安爲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

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擄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率諸軍伐路，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右曰：「李思安當敵果敢，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爲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圯，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州司戶，尋賜死於相州。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案通鑑：乾化元年九月丙午〔二〕，至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獲嘉，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尋長流思安于崖州，賜死。據薛史，則思安賜死即在相州，未嘗至貶所，與通鑑異。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黃巢軍，隸於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爲牙將，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矯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旣不利，季筠爲晉人所擒。克用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典戎事。季筠在并門凡四稔。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謂季筠與李存孝並賜死，蓋傳聞之誤。景福二年，晉軍攻邢臺，季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於郊，兩軍酣戰之際，季筠出陣，飛馬來歸，

太祖大加獎歎，賞賚甚厚。時初置廳子都，最爲親軍，命季筠主之，旋改統親騎，又遷將中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甚安之，因相與立碑以頌其績。太祖受禪，改鄭州刺史，尋主兵於河中，爲都指揮使。時并人寇平陽，季筠接戰於洪洞，大克，拜華州防禦使。又繼領龍驤等諸軍騎士，累官至檢校司空。栢鄉之役，季筠臨陣前却，太祖亦未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親伐鎮、定，駐於相州，因閱馬，怒其馬瘦，與魏博軍校何令稠、陳令勳同斬於纛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黃文靖，金鄉人。少附於黃巢黨中，巢敗，歸於太祖，累署牙職，繼遷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路。會晉軍十餘萬近逼垣寨，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闔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其年冬，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丘，至光州。光州，原本作「先州」，今據十

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而還。

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於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

禦之。至沙河，敗晉軍五千餘騎，遂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晉人戰於邢州之北，擒蕃將賁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

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太祖受禪，復爲蔡州刺史，入爲左神武統軍，又改左龍驤使。乾化元年，從太祖北征，因閱馬得罪，命斬之。文靖驍果善戰，諸將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爲中軍都校。兗州平，署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權鹽務。天復中，太祖迎駕在岐下，以規權知洽州〔三〕。昭宗還長安，詔授皇城使。及東遷，以爲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爲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堤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園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之，規得罪，賜死。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李讜，河中臨晉人。少時遊秦、雍間，爲人勇悍多力，甚有氣誼。唐廣明初，黃巢陷長安，讜遂得仕於其間，巢以讜爲內樞密使，案：新唐書黃巢傳及通鑑皆言巢以費傳古爲樞密使，不載李讜，疑與傳古先後授僞官也。蓋讜曾委質於宦者，出入於宮禁間，巢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旣敗，讜

乃束身歸於太祖，署爲左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兗、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郴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於盟津，乃令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案唐書李存孝傳云：李讜收軍而遁，存孝擊至馬牢川，俘斬萬計。此傳不載，蓋前後省文。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於河橋。永樂大典一萬三百八十八。

李重胤，案：重胤，原本作「重裔」，蓋薛史沿避諱舊例，今改畫一。宋州下邑人。狀貌雄武，初在黃巢黨中，推爲剛鷲。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尙讓、李讜等率衆至繁臺，與太祖之軍相拒。及巢寇漸衰，乃率衆來降。太祖素識之，拔用不次，署爲先鋒步軍都頭。與胡眞援河陽，逼懷州。重胤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讜率騎軍至陝，應接郭言，迴次澠池，破賊帥黃花子之衆，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重胤以步兵攻下三寨，擄獲甚多。太祖大舉伐宗權，俾重胤以滑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蕭二邑，轉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從郴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重胤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與李讜於是與李讜，原本脫「與」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並戮於河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太祖，初爲隊將，從討巢、蔡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預破兗、鄆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關，居實與葛從周、葛從周，原本脫「從」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於內黃。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遙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用軍於潞州，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鎮，尋除澤州刺史。居實拳勇善戰，頗立軍功，在郡以戎備不理，詔追赴闕，暴其翫寇之罪而斬之。

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五百十七。

史臣曰：叔琮而下，咸以鷹犬之才，適遇雲龍之會，勤勞王室，踐履將壇，然俱不得其死，豈不惜哉。得非鳥盡弓藏，理當如是耶？將梁祖之雄猜，無漢高之大度歟？乃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唯光武一人而已矣。語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叔琮、友恭從之，何也？既爲盜跖所噬，豈免成濟之誅，臨終之言，益彰其醜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五百十七。

校勘記

- 〔二〕乾化元年九月丙午 原作「開化元年丙午」，據通鑑卷二六八改。
- 〔三〕潯州 殿本同，劉本作洛州。

舊五代史卷二十

梁書二十

列傳第十

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黃巢陷長安，遂投跡於太祖，泊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於巢，僞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擇福，原本作「澤輻」，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乃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將軍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達，下爲庸才所制，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翌日遂定策，戮僞監軍使，僞監軍使，夏文莊集作魏監軍使。考黃巢僞號爲齊，不當爲魏。蓋因「僞」字聲轉而

訛，今仍從原文。（影庫本粘籤）悉衆歸順於河中。王重榮表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唐僖宗大悅，召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爲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州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蜀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徠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宮副使，加檢校工部尙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幕，表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瞳在滑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贈司徒。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司馬鄴

案：通鑑考異引實錄作司馬鄴，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

字表仁，其先河內溫人也。祖

德璋，仕唐爲杞王傅。父謹，左武衛大將軍。鄴資蔭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天復初，

韓建用爲同州節度留後。

案：韓建傳作判官司馬鄴。

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引兵入關，前鋒至左

馮翊，鄴持印鑰迎謁道左。

太祖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下，

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說其帥馮行襲，俾堅攀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

事。開平元年，拜右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駟者迂迴萬里，陸行則

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達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於登、萊。

而揚州諸步多賊船，案：原本作「諸走」，考容齋隨筆云：步者，水旁之名。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故多損敗。鄴在海逾年，漂至耽羅國，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三）。捍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於淄、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於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於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鎔危懼，送款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案：梁祖下鎮、定，服中山，舊唐書作光化三年九月，新唐書作十月，薛史又總繫于六月以後。據通鑑自六月舉兵，至九月始定中山也。

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於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卽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翌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師

範於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

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爲御營使。大軍次昂車，昂車，原本作「昂申」，考通鑑注云：「昂車，懷州地名。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斥候來

告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纔踰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啗捍將校，遂爲部下所執，送於知俊。知俊繫捍歸於鳳翔，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卽位，又贈太尉。

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數揚命令，勤幹涖職，以至崇顯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王敬蕤，潁州汝陰人。世爲郡武吏。唐乾符初，敬蕤爲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蕤遂代之監郡。俄眞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衆寨于州南，敬蕤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衆，凌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蕤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

及淮人不恭，太祖屢以軍南渡，路由州境，敬蕤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爲沿淮上下都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于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蕤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眞拜武寧軍節度使。案：文苑英華載授敬蕤武寧軍節度制有云：襲淮流之積寇，挺潛山之雄姿，勇實兼人，智能周物。蓋因清口之役而加秩也。天復二年，入爲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於其第。

敬蕤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合兵，以輔興王之運，有足稱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父泰，黔中觀察使。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爲都統，兼諸道鹽鐵使，兵賦在己，朝廷優假之，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遙領華州刺史。光啓中，以駢命謁晉公王鐸于鄭。俄而州陷於蔡，劭爲賊所得，使人守之，戒四門曰：「無出高大夫。」劭伺守者稍惰，稍惰，原本作「稍惰」，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佯爲乞食者，過危垣，取殍者衣，全身易服，得佗兒抱之行，出東郊門。人以爲丐者，不之止。及稍遠，棄所抱兒，

疾趨至中牟，遂達于汴。太祖以客禮遇之，尋表爲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數年，辟爲宣武軍節度判官，在幕下頗以氣直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留後。唐昭宗之鳳翔，太祖迎奉未出，劾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詣丞相府以議其事，行至高陵，爲盜所害。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馬嗣勳，濠州鍾離縣人。世爲軍吏。嗣勳有口辯，習武藝，初爲州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壽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鎮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張遂俾嗣勳持州印籍戶口以歸於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復攻濠州，張遂遣嗣勳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案九國志李簡傳：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手攀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新唐書楊行密傳與九國志略同，惟「遂」字新唐書作「遂」，嗣勳無所歸，卽署爲元從押牙、副典客，頗稱任使。

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案新唐書本紀：乾寧三年，楊行密陷光州，劉存死之。九國志柴再用傳：乾寧中，從朱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事。梁兵寇光州，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與薛史異。又，九國志：吳有兩劉存，其一卽光州刺史，其一陳州人，後爲馬殷所害。又從李彥威復黃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案新唐書本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章死之。九國志馬珣傳：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于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而退。薛史作光化元年，與諸書互異。

瞿章，原本

作「翟章」，今從新唐書、九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敗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歸，得其助軍貲實甚多。

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軍至華之西，使嗣勳入見，韓建卽時同出迎謁。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爲外援。時安陽公、主初卒於魏，太祖乃遣嗣勳率長直官千人，實兵仗于橐中，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殪之。嗣勳重傷，旬日而卒。開平中，累贈太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憚。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蹙之間，顯有奇略，由是頻立殊効。光啓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爽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河橋，原本作「何橋」，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大順二年，爲諸軍都虞候，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尙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以爲

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
滄侵凌魏郡，復以存敬爲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浮陽，樹數十柵，圍
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潛軍擊之於乾寧軍南老鴉堤。是日，燕人大
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慎交已下一百餘人，獲馬萬餘蹄。案舊唐書：光化二年三月，張存敬率師援魏
州，大敗燕軍，仁恭父子僅免。薛史作三年事，與舊唐書異。

其年秋九月，引軍收鎮州，存敬勒衆涉滹沱河，師人鼓行而進，逢鎮之遊兵數千，因逐
之，直入鎮之雍門，收鞍馬牛駝萬計。翌日，鎮人納質而旋。尋爲宋州刺史，踰年，甚有能
政。復擁衆伐薊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
戰，枕屍數十里，中山開壁請降。

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卽
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陶建釗，原本作「建鉅」，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降晉州刺史張漢瑜，二
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爲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
州刺史。將之任所，寢疾，踰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追贈太保，乾化
三年，又追贈太傅。

子仁愿，晉天福中，仕至大理。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太祖鎮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

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烏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烏馬，馳騁於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四）！神王，原本作「神全」，考歐陽史作神王，冊府元龜引薛史與歐陽史同，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案通鑑：開平二年，帝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爲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丘，爲土豪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李儼拒之。（五）。九國志朱景傳：梁祖聞景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丘，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丘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此事薛史及歐陽史皆不載。

太祖受禪，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

過天津橋，有老人案：歐陽史作民梁現。

案：崔沂傳作市民梁現。（舊五代史考異）悞衝其騶道者，排

之，落橋而斃，爲御史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案：通鑑作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

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案：相州，歐陽史作襄州。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

加檢校太傅。及太祖遇弒，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卽涕泗交流。

末帝嗣位，遙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

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三十。

史臣曰：案：原本有闕文。存敬有提鼓之勞，彥卿偶攀鱗之會，俱爲藩后，亦其宜哉！永樂

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三十。

校勘記

〔二〕通州刺史「州」字原無。按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通州屬山南西道，天寶元年改爲通川郡，乾

元元年復爲通州。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通州，通川郡。」據補「州」字。

〔三〕宣武軍大將 殿本同。劉本、彭本作「大將軍」。

〔三〕以駢命遏晉公王鐸于鄭 殿本同。劉本、彭本「遏」作「謁」。

〔四〕真神王也 殿本、劉本同。永樂大典卷一八二〇七作「真神將也」。

〔五〕李儼 殿本、劉本同。通鑑卷二六七作史儼。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梁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沿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兗州，入中都，寨于梁山，敗朱瑄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汝陽，與朱瑄、朱瑾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

本紀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

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

案：文苑英華有授龐從武寧平南節度改名

師古制，張玄晏之辭也。中云：「自委之留事，頒我詔條，惠愛行於鄉閭，威望揚于士伍。是宜錫以旗幢，進其官秩，奄有

徐夷之四境，爰撫大彭之故都。」是師古先爲留後，繼授節度也。通鑑止作留後，誤。官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於清口，寨地卑下，案玉堂閒話云：龐從會軍五萬于清口，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舊五代史考異）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案九國志侯瓚傳：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士皆飲冰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鬪志未決。朱瑾與瓚率五十騎潛濟淮（二），入自壘北，舞槊而馳，雷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是清口之戰，因雪夜不備而敗也。薛史以爲決淮上流，與九國志異，新唐書楊行密傳兼用之。須臾，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於敗，師古沒於陣。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霍存，洺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黃巢中已爲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於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其後破王夏寨，擊殷鐵林，並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

時蔡賊張晁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案：王虔裕傳作秦宗賢。（舊五代史考異）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瑋、張晁，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案：原本作「昭樓」，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太祖怒

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隕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唯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石君和，原本作「軍和」，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等五十人。案歐陽史云：存代李唐賓攻時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舊五代史考異）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旣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景福二年春，太祖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曰：「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亮之衆合戰於石佛山下，大敗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

初，朱珍、李唐賓之歿，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遙領韶州牧，又改賀州，後用爲權知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歎。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苦耶！諸君其思之。」他日語

又如是。累贈官至太保。

子彥威，後唐明宗朝爲青州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符道昭，淮西人。

案：歐陽史作蔡州人。（舊五代史考異）

性強敏，有武略，秦宗權用爲心膂，使

監督諸軍。後爲騎將，尤能布陣，勇聞於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颺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潛者，薛潛，原本作「雪潛」，今從歐陽史改正。（影

庫本粘籤）

支孽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潛。潛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佐攻興

元軍不利，復奔於岐。宋文通愛之，養爲己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超儕伍。後

爲巴州刺史，又奏爲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於岐下，道昭頻領

騎士敢鬪戰，屢爲王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案通鑑：李繼昭出降於全忠，復姓

符，名道昭。據薛史則道昭在岐，自名繼遠，非繼昭也。

通鑑疑傳寫之訛。（舊五代史考異）

昭宗反正，奏授秦州

節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三」，不克而還。

先是，李周彝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寵冠霸府。及道昭至，以爲右

司馬，使與周彝同領寇彥卿、南大豐、閻寶已下大軍伐滄州。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

前有魏博將山河營。山河營，原本作「山阿」，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指揮使左行遷，聞府中有變，

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彥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潭、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

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有摧失，而周彝、彥卿犄角繼進，連以捷告，護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爲首，太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於堂陽。太祖受禪後，委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焦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軍。唐中和末，從至大梁。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於板橋，收秦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乾寧中，奏加檢校刑部尙書，太祖賜名懷玉。破朱瑾於金鄉南，擒宗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

乾寧四年，龐師古失利於清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沂州，原本作「忻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頃之，王師範以青州

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從大軍迎駕於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案：歐陽史作右羽林統軍。（舊五代史考異）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殺於隧中，晉軍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已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擁殺下城。晉軍既退，出家財以賞戰士。歲中，晉軍又至，懷玉領兵敗之於洪洞。三年，制授鄜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練兵繕壁，人頗安之，加檢校太傅。

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拒命，遣兵襲鄜州，懷玉無備，尋爲河中所擄，囚於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懷玉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郭言，太原人也。家於南陽新野，少以力穡養親，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衆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

言性剛直，有權略，勤於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於浚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宗

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十旅，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虢，招召丁壯，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遷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掩襲蔡寇，斬獲掠奪，不可勝紀，宗權以茲敗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郵傳，自汴、鄭迄於潼關，去奸恤弱，甚得其所。

光啓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赴維揚以制置爲名，時言爲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案通鑑云：時溥以師襲之，言力戰得免。梁祖紀亦作

不克進而還，與傳異。

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略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

大挫東人之銳。太祖錄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

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於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乃退。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

一百六十。

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尙讓之寇繁臺也，唐賓與李讜、霍存並爲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虔裕來降。時黃巢壓于陳郊，乃命唐賓摩其西闔焚焉。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

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略等，而驍勇絕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於治軍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璠也，唐賓亦沿淮與郭言犄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澶州，下內黃，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堙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於吳康，案原本訛「吳唐」，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珍亟遇之，未能却，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興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爲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弔祭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家於楚丘。少有膽勇，多力善射，以弋獵爲事。唐乾符中，諸葛爽聚徒於青、棣間，攻剽郡縣，虔裕依其衆。及爽歸順，乃以虔裕及其衆隸於宣武軍。太祖鎮汴，四郊多事，始議選將征討，首以虔裕縮騎兵，恆爲前鋒。及太祖擊巢、蔡於陳州，虔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孽既遁，虔裕躡其迹，追至萬勝戍，賊衆饑乏，短兵纔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日縱侵掠，陳、鄭、許、亳之郊頻年大戰，虔裕掩襲攻拒，凡百餘陣，勦戮生擒，不知紀極。秦宗賢寇汴南鄙，太祖令虔裕逆擊於尉氏，不利而還。太祖怒，命削職，拘於別部。踰年，邢州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遣使來乞師，太祖先

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亮、鄆，未及救援，案通鑑考異云：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亮、鄆也。傳誤。

未及救援，原本作「未幾」，今從通鑑考異所引薛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於太原，尋爲所害。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繫虔裕送

劉康父，壽州安豐縣人也。以農桑爲業。唐乾符中，關東羣盜並起，江、淮間偏罹其苦，因爲巢黨所掠。康父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父枕戈擐甲，夷險無憚。其後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亮、鄆，所向多捷，尤善於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尋遷密州刺史，案：原本訛「宣州」，今據新唐書昭宗紀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政甚簡靜。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於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踰萬，康父率老弱守陴，自別領少壯，日與接戰於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父爲賊所害。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王彥章，字賢明，案：歐陽史作字子明。

鄆州壽張縣人也。

案：歐陽史作鄆州壽昌人。

通鑑從薛史作壽

張〔四〕。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鎗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左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

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案通鑑：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是當時澶州之陷，因刺史他出而掩其不備，非彥章力不能守也。歐陽史極推重彥章，而載澶州事不詳，蓋未博考。晉王遷其家於晉陽，

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卽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

龍德三年四月晦^{〔五〕}，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北城，原本作「博城」，今據歐陽史改正。〕析屋木編棧，置步軍於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鬪，流矢雨集，或舟楫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

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於東路守捉，案：歐陽史從家傳作保鑾士五百人，又作畫像記，極辨舊史領數千人以往之非。今考通鑑云：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

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是彥章所將且不止薛史所云數千矣。又考通鑑，李嗣源敗彥章于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使彥章所將止於五百，是師徒盡喪，單騎遁還，不應尙能再戰也。彥章忠于所事，百折不回，不幸爲監軍張漢傑所制，力竭而亡，非戰之罪。歐陽史必欲減其兵數，恐轉非實錄。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

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就擒。

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興，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邈佖烈乎？」邈佖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旣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彥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

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居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鷄小兒，何足顧

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太師，原本作「太尉」，歐陽史作太師，考薛史晉高祖紀亦作太師，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搜訪子孫錄用。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爲小校。德倫少爲滑之牙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留後，遷平盧軍節度使。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於別館，盡殺其部衆，爲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頤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德倫卽以符印上晉王。案

通鑑：晉王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軍！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舊五代史考異）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爲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殺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七。

校勘記

〔二〕率五十騎潛濟淮 「五十」，殿本、劉本、舊五代史考異同。九國志卷一侯纘傳、通鑑卷二六一作「五千」。

〔三〕遣兵援送 殿本、彭本同，劉本作「遣兵援宋」。

〔三〕堂陽 原作「唐陽」，據劉本改。按堂陽屬河北道冀州，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漢書卷二八地理志注引應劭曰：「在堂水之陽。」

〔四〕通鑑從薛史作壽張 八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五〕龍德三年 「龍德」二字原無，據本書卷一〇末帝紀補。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

梁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爲李罕之部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鐸、何綢等來降，何綢，原本作「何細」，考歐陽史作何綢，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太祖署爲忠武軍牙將，繼歷軍職，累遷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

唐天復三年，從太祖迎昭宗於岐下，李茂貞以勁兵出戰，爲師厚所敗。及王師範以青州叛，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淮賊王景仁以衆二萬來援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數百級，授齊州刺史。將之任，太祖急召見於鄆西境，遣師厚率步騎屯於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於臨朐。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是師範不復敢戰。

師厚移軍寨于城下，師範力屈，竟降。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於襄陽，命師厚統前軍以進，趙匡凝嚴兵以備。師厚至穀城西童山，刊材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攜妻子沿漢遁去。翌日，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六月甲申，勅：「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山南東道復置于天祐三年，而薛史于二年八月已云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蓋史家追書之。卽令南討荊州，留後趙匡明亦棄軍上峽，不浹旬，併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板築，周十餘里，郛郭完壯。

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無何，劉知俊據同州叛，師厚與劉鄩率軍西討，至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知俊聞師厚至，卽西走鳳翔，師厚進攻，至長安。時知俊已引岐寇據其城，師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自西門而入，賊將王建驚愕，不知所爲，遽出降。制加師厚檢校太尉。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阮之險，案原本「阮」作「阮」，考通鑑注云：「蒙阮在汾水之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卽此處也，今改正。」（舊

五代史考異）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云：生擒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

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阮，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二軍各言勝捷，其互異如此。通鑑定從薛史及梁實錄。

四年二月，移授陝州節度使。

五年正月，王景仁敗於柏鄉，晉人乘勝圍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陽。師厚受詔以兵屯衛州，晉軍攻魏州，不克而退，師厚追襲，過漳河，解邢州之圍，改授滑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強，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車駕還，師厚屯魏州。

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案歐陽史云：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與薛史異。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于府門。友珪卽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幾，鎮人、晉人侵魏之北鄙，師厚率軍至唐店，破之，斬首五千級，擒其都將三十餘人。是時師厚握河朔兵，威望振主，友珪患之，詔師厚赴闕。師厚乃率精甲萬人至洛陽，嚴兵於都外，自以十餘人入謁，友珪懼，厚禮而遣之。

及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深陳款効，且馳書于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卽位於東京，首封師厚爲鄴王，

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先是，鎮人以我柏鄉不利之後，屢擾邊境，師厚總大軍直抵鎮州城下，焚盪閭舍，移軍掠藁城、束鹿，至深州而歸。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鎮。廢朝三日，贈太師。

師厚純謹敏幹，深爲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槍効節軍凡數千人，案清異錄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楊師厚時，銀槍効節都皆采於此。（舊五代史考異）皆選摘驍銳，縱恣豪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向時河朔之俗，上元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釭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遊。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擢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鎮。旣而所樹親軍，果爲叛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牛存節，字贊貞，案：原本作「替貞」，夏文莊集引薛史又作「潛眞」，今據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青州

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負。唐乾符末，鄉人諸葛爽爲河陽節度

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洶洶，當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於太祖。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寇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與之鬪，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獲孳畜甚衆。太祖擊蔡賊於板橋、赤堁、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諸將於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

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軍圍張宗爽於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饑餽不至，村民有儲乾樵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汧河，

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

罕之引衆北走。又預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

黎陽，收臨河，至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殲仆蔽野。太祖深所歎激，謂有神兵之助。

大順元年，改滑州左右廂牢城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遏後都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二年四月，下徐州，梟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二年，授檢校工部尙書。三年夏，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十二月，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北，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旣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輦破其西甕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四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

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於清口，諸軍退至淝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諸將釋騎步鬪，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並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陰，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案舊唐書昭宗紀：葛從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淝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據舊唐書，存節以先渡得免，而薛史以爲存節遏其後，蓋傳聞之異。五年，除亳州刺史，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趣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

光化二年，罷歸，復爲左衛都將兼馬步教練使。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法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於道。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改滑州左衛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鬪，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賚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冬，罷軍，署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四年，太祖受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其秋，攻潞州，以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

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於上黨，晉

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虎、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埤者已縱火鼓噪，以應外軍，刺史保衡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鬪，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于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案：存節自潞州行營入爲統軍，留駐洛下，其後來城之敗，存節未嘗在軍中也。歐陽史迺云：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還救澤州。通鑑考異已辨其誤。（舊五代史考異）

太祖屢歎賞之。五月，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十月，授絳州刺史。

三年四月，除鄜州留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叛，尋授同州留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存節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井人、岐人來迫州城，或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淡，由是人馬汲濯有餘。案：夏竦集引薛史作存節鑿八十餘井，味皆甘淡，病渴具消。疑引薛史而稍有移易也。衆以爲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

退。尋加同平章事，詔赴闕，末帝召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扼淮濱，邊境安之。

其冬，蔣殷據徐州逆命，存節方以大衆戍潁州，得殷逆謀，密以上聞，遽奉詔與劉鄩同討之，頓於埭上。淮賊朱瑾以兵救殷，距宿之兩舍，聞存節兵大至，卽委糧棄甲而遁，竟平徐州。詔加太尉。夏中病渴且瘠，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案陽留卽楊劉，見通鑑考異。又考李重進碑作楊留，蓋地名通用。以張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厲。病革，詔歸汝陽，翌日而卒。將終，戒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冊贈太師。存節武驚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深爲末帝所重，而木強忠厚，有賈復之風焉。永樂大典卷八千八百六十一。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尙讓、李讜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淝河、八角，遷踏白都副將。

光啓二年，從胡眞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胡眞至陝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

從擊秦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於孫師陂，獲其將孫用和、束詡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胤追賊馬蹟，爲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

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劍以歸，補衝山都虞候。

案：原本作「衡山」，今從歐陽史改正。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

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

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

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効，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州，檀以偏師收

復密郡，案永陽志云：張訓守密州刺史，朱全忠至青州，訓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

訓曰：「不可。」乃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遺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王檀攻密州，數日乃敢入城。（舊五

代史考異）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右僕射（三），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築羅城（三），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

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於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敵騎所迫，檀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

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齎詔慰諭，賜絹千疋、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

末帝卽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犄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嚴、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李嚴。王開關以獻。開關，原本作「門關」，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卽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

先是，檀招誘羣盜，選其勁悍者置於帳下，以爲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爲備，遂爲所害，時年五十一。案：歐陽史作五十八。（舊五代史考異）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冊贈太師，諡曰忠毅，忠毅，原本作「思毅」，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葬於開封縣之臯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鄴城也，綰數萬之甲兵，擅六州之輿賦，名既震主，勢亦滔天。逮其喪亡，須議分割，由茲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校勘記

〔一〕師厚受詔以兵屯衛州。「衛州」，劉本、彭本同。殿本作魏州。

〔二〕檢校右僕射。「右僕射」，殿本、劉本同。永樂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作「左僕射」。

〔三〕乃率丁夫。「丁」字原無，據永樂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補。

〔四〕檀密上表。殿本、劉本同。永樂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無「密」字。

舊五代史卷二十三

梁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也。祖綬，密州戶掾，累贈左散騎常侍。父融，安丘令，累贈工部尚書。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爲留後，朝廷命崔安潛。崔安潛，原本作「守潛」，今從新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鎮青州，州人拒命。棣州刺史張蟾將襲師範，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攻棣州，弘反與蟾通，僞旋軍以襲師範。師範知之，設伏兵以迎弘，旣而享之，先誡鄩曰：「弘至卽斬之。」鄩如約，斬弘於座上，同亂者皆誅之。師範以鄩爲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攻下棣州，殺張蟾，朝廷因授師範平盧軍節度使。光化初，師範表鄩爲登州刺史，歲餘，移刺淄州，署行軍司馬。

天復元年，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於岐下。李茂貞與內官韓全誨矯詔徵天

下兵入援，師範覽詔，慷慨泣下，遣腹心乘虛襲取太祖管內州郡。所在同日竊發，其事多

泄，唯鄆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初，鄆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兗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

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鄆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

案金華子云：鄆以大竹藏兵仗。與薛史異。

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案金華子云：鄆入據子城，甲兵精

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悍，人情不附，鄆因而撫治，民皆安堵。（舊五代史考異）太祖命大將葛從

周攻之。

案：金華子作亮帥張姓，疑傳聞之誤。

時從周爲節度使，領兵在外，州城爲鄆所據，家屬悉

在城中。鄆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鄆以板輿請母

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爲其

主，爾其察之。」從周獻欬而退。鄆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悉出之於

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從周攻圍既久，鄆無外援，人

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鄆之守兵禁之不可，

鄆卽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

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惑，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姦，

卽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王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鄆，俾之革面，革面，原本

作「薰面」，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

鄆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卽以城池還納。」天復三年十一

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行軍司馬劉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卽出城聽命。

案：劉鄩叛附于梁，新唐書昭宗紀作十月丁丑，與薛史作十一月異。（舊五代史考異）太祖嘉其節槩，以爲有李

英公之風。案：原本訛「殷公」，考新唐書李勣封英國公，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

鄩既降〔二〕，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卽素服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鄩曰：「纍囚負罪，請就繫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耶！」旋授元從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以羈旅之臣，驟居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未幾，表爲鄆州留後。

是時，邠、岐之衆，屢寇其境，鄩禦捍備至，太祖以其地遠，慮失鄩，卽令棄郡引軍屯於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鄩爲元帥府都押牙，執金吾如故。開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軍，依前諸軍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陝，命鄩西討，卽奮取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爲佑國、同州軍兩

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以鄆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邇寇境，鄆練兵撫衆，獨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內艱，友珪命起復視事。末帝卽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詔鄆歸闕，授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寇河朔，鄆奉詔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禦之而退。

九月，徐州節度使蔣殷據城叛。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鄆與鄆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僞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鄆逆擊破之。貞明元年春，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

三月，魏博楊師厚卒，朝廷分相、魏爲兩鎮，遣鄆率大軍屯南樂，以討王鎔爲名。旣而魏軍果亂，囚節度使賀德倫送款於太原。六月，晉王入魏州，鄆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鄆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案：通鑑作晉王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而薛史以爲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蓋當時梁、唐二史，各有誇張掩飾，故所紀互異如此。通鑑所載，當是據唐實錄。是月，鄆潛師由黃澤西趨太原，將

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藹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卽整衆而旋。魏之臨清，積粟之所，鄆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

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鄴乃取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鄴邀擊却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

八月，末帝賜鄴詔曰：「閭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

滋，退保河壩，久無鬪志。昨東面諸侯，奏章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擄，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剪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鄴奏曰：「臣受國深恩，忝茲閭政，敢不枕戈假寐，罄節輸忠。作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鷄，止於旬時，再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犄角，又欲絕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纔及宗城，

原本脫「城」字，今據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

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

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視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勍敵，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宜，焉敢坐滋患難，臣心體國，天鑒具明。」末帝又遣使問鄴決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鄴曰：「將軍蓄米，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鄴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機，與白面兒共謀，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

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鄆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鄆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鄆軍奄至，上下騰亂，殺獲甚衆。少頃，晉軍繼至，乃退。

二年三月，鄆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鄆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三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鄆拒之而退。及鄆歸闕，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於鄆，鄆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亳州，原本作「高州」，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屬淮人寇蔡、潁、亳三郡，鄆奉命渡淮，至霍丘，大殲賊黨。五年，兗州節度使張萬進反，北結晉人爲援，末帝遣鄆攻之，鄆爲兗州安撫制置使。是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潛應王師，遂拔其城，梟萬進首以獻。十一月，制授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六年六月，授河東道招討使，與華州尹皓攻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鄆討之。其年九月，晉將李嗣昭率師來援，戰於城下，王師不利，敗兵走河南，橋梁陷，溺死者甚衆，鄆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先是，鄆與河北朱友謙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鄆遣使齎檄與友謙，諭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

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鄒，遂搆其罪，言鄒逗留養寇，俾俟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歸洛，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云：憂患發病卒。《通鑑》從《薛史》。時年六十四，詔贈中書令。

子遂凝、遂雍別有傳。《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賀瓌，字光遠，濮陽人也。曾祖延，以瓌貴，贈左監門上將軍。祖華，贈左散騎常侍。父仲元，贈刑部尚書。瓌少倜儻，負雄勇之志，遇世亂入軍。朱瑄爲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拔爲小將。唐光啓初，鄆州三軍推瑄爲留後，以瓌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及瑄與太祖構隙，瓌受瑄命，數領軍於境上。

乾寧二年十月，太祖親征兗、鄆。十一月，瑄遣瓌與太原將何懷寶率兵萬餘人以援朱瑾，師次待賓館。待賓館，原本作「待賓館」，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斷我糧運。太祖偵知之，自中都引軍夜馳百餘里，遲明至鉅野東，與瓌等接戰，兗人大敗。瓌竄於棘塚之上，大呼曰：「我是鄆州都將賀瓌，願就擒，幸勿傷也。」太祖聞之，馳騎至塚前，遂擒之。并獲何懷寶及將吏數十人，徇於兗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瓌一人，釋縛，置之麾下，尋署爲教練使，奏授檢校左僕射。瓌感太祖全宥之恩，私誓以身報國。

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平荆、襄，授荆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爲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左衛上將軍，充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右龍虎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邢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尋加檢校太傅，有頃，轉左龍虎統軍。案歐陽史：太祖卽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據薛史，瓌遷統軍不繫年月，歐陽史特以太祖時左龍虎統軍有袁象先而揣度言之耳。

貞明二年，慶州叛，爲李繼陟所據，瓌以本官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案：原本訛「張節」，今據通鑑考異改正。（舊五代史考異）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瓌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尋授北面行營招討使。四年春，晉人取楊劉城據之。八月，瓌與許州節度使謝彥章領大軍營於濮州之行臺村，對壘數月。一日，晉王以輕騎挑戰，瓌與彥章發伏兵奮擊，晉王僅以身免。先是，瓌與彥章不協，是歲冬十二月，復爲諸軍都虞候朱珪所搆，瓌乃伏甲士，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案：玉堂閒話作侯溫，疑傳聞之訛。（舊五代史考異）案：玉堂閒話：梁朝與河北相持之際，有偏將侯溫者，軍中號爲驍勇，賀瓌爲統率，專制忌克，以事殺之。考侯溫裕作侯溫，蓋傳聞之誤。（孔

本）以謀叛聞。是月，瓌與晉人大戰於胡柳陂，晉人敗績，臨陣斬晉將周陽五。既晡，瓌軍亦敗。案歐陽史：瓌陣無石山，日暮，晉軍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據薛史：莊宗紀與王建及傳，乃是山爲晉軍所奪，晉軍下山擊瓌軍，瓌大敗，與歐陽史異。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四月，瓌率大軍攻其南柵，以鰲、鱗戰艦阨其中流，晉人斷我鰲、鱗，濟軍以援南柵，瓌退軍於行臺。尋以疾卒，時年六十二。詔贈侍中。

長子光圖，仕後唐，爲供奉官。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康懷英，兗州人也。本名懷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驍勇事朱瑾爲列校。唐乾寧四年春，太祖旣平鄆，命葛從周乘勝急攻兗州，時朱瑾在豐沛間搜索糧餉，留懷英守其城，及從周軍至，懷英聞鄆失守，乃出降。太祖素聞其名，得之甚喜，尋署爲軍校。

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於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於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擄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翌日，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盪逆黨，眞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獎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

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三〕。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夜鬪，戰酣，發伏以擊之，岐軍大敗。秋八月，鄜帥李周彝屯軍於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俄而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於岐軍之東北，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驚動諸軍，獨以二千餘人抗數萬之衆，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餘創，岐軍不勝而退。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

是歲，淮人聞青、兗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卽以懷英爲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五十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

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以伐潞州。將行，太祖謂懷英曰：「卿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鋒，動無遺悔，至於高爵重祿，我亦無負於卿。夫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韓信所謂『漢王載我以車，衣我以衣，食我以食，食人之祿，死人之憂』，我每思韓信此言，眞忠烈丈夫耳！如丁會受我待遇之恩，不謂不至，懷黃拖紫，裂土分茅，設令木石偶人，須感恩義，一朝反噬，倒戈授人，苟有天道明神，安能容此。大凡辜恩負理，忠良不爲。我今掃境內委卿，

卿當勉思竭盡。況晉人新得上黨，衆心未協和，以十萬之師，一舉可克，予當置酒高會，望卿歌舞凱旋。」懷英惶恐而退。六月，懷英領大軍至路，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懼太祖之言，期於必取，乃築壘環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爲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卽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爲陝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招討使。

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圖靈武，太祖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案歐陽史云：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據通鑑：懷英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英等乃得過。懷英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英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蓋懷英過長城嶺之險，已爲邀擊，後又敗於昇平也。四年春，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命爲河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軍戰於白徑嶺，敗歸於陝。末帝嗣位，以岐軍屢犯秦、雍，命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中，卒於鎮。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王景仁，案：景仁本名茂章，避梁諱改焉。詳見通鑑注。廬州合淝人。材質魁偉，性暴率，無威儀，

善用槩，頗推驍悍。在淮南累職爲都指揮使，楊行密僞署宣州節度使。行密死，子渥自立，忌其勇悍，且有私憾，欲害之。案新唐書楊行密傳：渥求茂章親兵不得，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

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與薛史異。

景仁棄宛陵，以腹心百人歸吳越王錢鏐，鏐辟爲兩府行

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十二

月，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請也。所載官爵，與薛史異。吳越備

史作景仁領寧國軍節度使，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

鏐以淮寇終爲巨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

闕，面陳水陸之計，請合禁旅。太祖異禮待之，頒賜殊厚，顧曰：「待我平代北寇，當盡以王

師付汝南討。」於是留京師，每預丞相行列。

劉知俊之叛也，從駕至陝，始佐楊師厚西入關，兵未交，知俊棄馮翊走，進寇雍、華，降

王建、張君練，頗預戰有功，太祖嘉之。時鎮、定作逆，朋附蕃醜，遂擢爲上將，付步騎十萬，

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與晉軍戰於柏鄉，王師敗績，太祖怒甚，拘之私

第。然以兩浙元勳所薦，且欲收其後効，止落平章事、罷兵柄而已。

案歐陽史：景仁及晉人戰，大

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與薛史異。

數月，復其

官爵。

末帝卽位，復用爲南面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以兵萬餘人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案：歐陽

史作戰於霍山。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擒賊將袁藜、王彥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爲殿軍，故不甚衄，瑾亦不敢北渡。案九國志朱景傳：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是景仁實以敗歸，傳云師不甚衄，蓋梁史爲景仁諱言也。及歸，病疽而卒。詔贈太尉。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毅見稱，懷英以驍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虛言哉！然鄩之據兗州也，盡誠於師範，比跡於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校勘記

〔一〕鄩既降 「既」原作「卽」，據殿本改。

〔二〕樓煩 原作「婁煩」，據殿本、劉本、彭校改。

〔三〕漢谷 原作「漢谷」，據劉本、本書卷二梁太祖紀注文改。通鑑卷二六三作莫谷，注云：「莫谷卽漢谷，在奉天城北。」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

梁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李珣，字公度，隴西 燉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愷，有大節，見唐史，父穀，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珣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滑臺，原本作「體臺」，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穀居賓席，鐸見珣，大賞歎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琪當臘雪以單褰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遷祔。而珣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不能興，大爲時賢所歎。憂闋，再徵爲御史，以瘠不起。成納之鎮荊州，辟爲掌書記，踰時乃就。

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納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珣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

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汭性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沈於江，朗人、潭人遂入荊渚，一如所料。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爲掌記，入爲左補闕。又明年，太祖爲元帥，以襄陽貳於己，率兵擊破之，趙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珽爲天平軍掌書記。（天平，原本作「天申」，今據新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眞書記也。」

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卽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爲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除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珽在任期歲，衆庶以寧。入爲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

未幾，以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以爲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於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珽，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珽爲匡國軍留後，尋徵爲左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侍立於行殿，太祖顧曰：「此何故名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案：歐陽史改小黃爲「下黃」。困學紀聞引漢書地

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以五代史記爲誤改也。（舊五代史考異）

小黃，歐陽史作「下黃」。考困學紀聞云：五代通

錄李昉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殿本）故

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案：原本作「郡尉」，今據漢書地理志及歐陽史改

正。（舊五代史考異）理外黃，有故墟，今在雍丘。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留。」太祖稱

獎數四。

及庶人友珪篡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案：歐陽史作侍講。（舊五代史考異）內討之日，

軍士大擾，珽其夕爲亂兵所傷，卒於洛陽（三）。珽性孝友，與弟珙有敦睦之愛，爲搢紳所稱。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案：歐陽史有裴迪、韋震傳，今原文已佚，無可采補。（殿本）

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案：新唐

書、通鑑與薛史梁紀皆稱朱瓊爲齊州刺史，惟盧曾傳作防禦使，疑有舛誤。

瓊降，預其謀，與之皆來。瓊沒，

太祖辟爲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貢直，又不能取容於衆，每勳府讌語稍洽，曾率然糾正，

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

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於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

洩，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於齊之別墅。俄而王師範起兵叛，

太祖促召曾謂之曰：「子能緩頰說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囚之，送於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曰：「喪我骨肉，殺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孫隲，滑臺人。嗜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啓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隲爲言，卽署本職，主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奏官自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至兵部尙書。太祖御天下，念潛龍時，隲奉其主，好問往來數十返，甚錄之。開平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滿歲，遷左散騎常侍。隲雅好聚書，有六經、漢史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定，得暇卽朝夕耽翫，曾無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將議北巡，選朝士三十餘人扈從，二月甲子，車駕發自洛陽。禹中，次白馬頓，召文武官就食，以從臣未集，駐蹕以俟之，命飛騎促於道，而隲與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等累刻方至，太祖性本卞急，因茲大怒，並格殺於前墀。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十。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云：賜自盡。通鑑從莊宗實錄作撲殺之。（舊五代史考異）

張儁，字彥臣。祖、父咸有聞於時。儁少孤，自修飾，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唐廣明中，黃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其生。儁亦晦跡浮泛，不失其道。及僖宗還京師，由校書郎、西畿尉登朝爲御史、補闕、起居郎、起居郎，原本脫「郎」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司勳員外、萬年縣令，以事黜官峽中，將十年。太祖卽位，用宰臣薛貽矩爲鹽鐵使，儁與貽矩同年登第，甚知其才，卽奏爲鹽鐵判官，遷職爲禮部郎中，兼職如故。乾元二年二月，扈從後至，與孫隣、張衍同日遇禍於白馬頓。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張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兵間。衍樂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遂令應辭科，不數上登第。唐昭宗東遷，以宗奭勳力隆峻，衍由校書郎拜左拾遺，旋召爲翰林學士。太祖卽位罷之，特拜考功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衍巧生業，樂積聚，太祖將北伐，頗以扈從間糜耗力用繫意，屢干託宰執求免是行，太祖微聞之，又屬應召稽晚，與孫隣等同日遇禍。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杜荀鶴，池州人。

案辛文房唐才子傳：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

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

旣擢第，復還舊山。

案唐才子傳：荀鶴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爲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

喜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放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又，唐新纂云：「荀鶴舉進士及第，東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是則荀鶴之受知於梁祖舊矣，不待田頔之箋問而始被遇也。時田頔在宣州，甚重之。頔將起兵，乃陰令以箋問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頔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已所不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七百三十。案唐才子傳：荀鶴以天祐元年卒。北夢瑣言又作梁受禪後，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未詳孰是。

羅隱，案唐才子傳：隱字昭諫。（舊五代史考異）餘杭人。案：澗泉日記作新城人。詩名於天下，尤長

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爲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案唐新纂：羅隱初爲吳

令，後以羅紹威薦，爲錢鏐所辟。據薛史，則隱自歸里卽爲鏐從事，後復爲紹威薦也。與新纂異。開平初，太祖以

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錢塘。案澗

泉日記云：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奏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中。三

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於定山鄉。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舊五代史考異）有文集數卷行於世。（永樂大典卷

五千六百七十八。

案唐才子傳云：隱所著讖書、讖本、淮海寓言、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啓事等，並行于世。（舊五

代史考異）

五代史補：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

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

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

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

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

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

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敍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

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

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

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曹唐，郴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

卷，皆敍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

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閬元寺三學院，一旦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

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

入，踰闕，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仇殷，不知何郡人也。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於象緯歷數，藝術精密，近無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遣密王友倫以兵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行乎？」曰：「其十四日過禹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號令軍中，人負藁二圍，置千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叛，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不克攻。開平中，殷一日朝罷，過崇政院，使敬翔直閣，翔問之曰：「月犯房次星，其逼若綴，是何祥也？」曰：「常度耳。」殷欲不言，既過數步，自度不可默，乃反言曰：「三兩日當有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陝府奏同州劉知俊閉關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師也，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敗於柏鄉矣。案北夢瑣言云：柏鄉狼狽，梁祖亦自咎曰：「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薛史以爲太祖遽遣使止之，與北夢瑣言異。殷所見觸類如是，不可備錄。然而畏慎特甚，居常寢默，未嘗敢顯言。縱言

事跡。唯其語音、不可盡曉，以故屢貽責罰。後卒於官。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四。

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洩甚濁，僧曉微侍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効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失調護，脈代扎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洩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案，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六百九。

校勘記

〔一〕深以爲憂「以」字原無，據彭校補。

〔三〕琯其夕爲亂兵所傷卒於洛陽。劉本同。影庫本批校云：「琯其夕爲亂兵所傷」句，與原本異。
殿本作「琯爲亂兵所傷，其夕卒于洛陽」。

